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160804 001

20160804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60804 001



表石公瀟碧堂集序



夷陵友弟雷思霈何思謨
六經之外別有世界者蒙莊似
易荀卿似書與禮左丘明似春
秋屈原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
古之人能於六經之外崛起而



自為文章今迺求兩漢盛唐於
一字半句之間何其陋也而道
學先生更自酸腐見獨創神情
之句輒推而遠之曰文士家語
見根極理道之談輒三讓而避
之曰異端家語於乎何其小視

六經耶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
誠不能動人強咲者不歡強合
者不親夫惟有真人而後有真
言真者識地絕高才情既富言
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
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欲言



有心中了。而舉似不得者其
筆之妙與舌之妙令人豁目解
頤鼓舞而不能已言人所不能
言雖千古未決之公案與其不
可摹之境難寫之情片言釋之
如風雨數千言不竭如江河言

人所不敢言則世所幾平忽作
神聖世所神聖忽作幾平理不
必古所恒有語不必人所經道
後世而有知其解者人證我也
後世而無有知其解者我證吾
也石公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



同床各夢不相干能作如是語
故能作如是詩與文如山之有
雲水之有波草木之有華種
色千變萬態未始有極而莫
知其所以然但任吾真率而已
昔人見先輩質其文曰兩漢也

復質其詩曰盛唐也夫兩漢之
文而已非我之文也盛唐之詩
而已非我之詩也石公之文石
公之自為文也明文也石公之
詩石公之自為詩也明詩也設
有一人烏稱之曰子真兩漢子



真盛唐其人色喜又復有一人
焉稱之曰子文一代之文也子
詩一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
之矣其人喜更萬倍由此觀之
不能自成一家言而藉古人以
文其短是強咲強合之類也使

其必古之人而後可則彌為一
代作者遂掩前良何以其喜更
倍也石公胃中無塵土氣慷慨
大畧以翫世涉世以出世經世
婁節高標超然物外而涇渭分
明當機沉定有香山眉山之風



諸所著作或古人所有石公不
必有或古人所無石公不必無
出入兩君子之間而要以性命
之學證大智慧具大舜才驚王
之測水乳罔象之探玄珠則石
公獨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也

石公楚人也今所刻有瀟碧堂
集若干卷儻所謂蒙莊屈宋之
外又別立世界者耶

門人薛明益書



吳郡車鑄刻



漢碧堂集總目

卷之一

詩

遊石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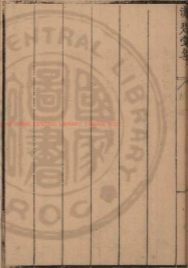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二首

雨中坐方平第旃檀館即事

看梅 二首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首四

送蜀僧往南海



坐王官谷朋石館同程君之分得石字
和官谷館字

法華菴看月江走袖移栢樹 五首

柳浪館 二首

王閣然館中看梅余家塾也 二首

雨久初晴

風柳

柳 三首

祇園理藏完 三首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題伯學齋居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和王以明山居韻 八首

別程彥之歸吳

洋溪湖潮沈青平 二首

柳浪館月中泛舟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岳陽舟中同緒上人語

漢陽逢丘長孺

二首

舟中逢周行可

坐王章甫水明樓

過赤壁

赤壁懷子瞻

寒香

卷之二

詩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天池寺

大林寺寶樹

二首

題天池後巖

山中逢老僧

七首

文殊臺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別于歸

宗道上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三首



過歸宗寺

瀑布

夜卧青玉峽看月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三首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采石蛾眉亭

三首

白門逢焦弱侯座主

二首

侯師之水軒

二首

逢中懷大兄詩

戲題道士泐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為別

漢陽蕭仲子黍知山亭清話

寄黃諭德平倩兼中玉泉之約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

城歸義寺別法然念及大姑自云明

歲二三月當還出籠不遠因大笑而

別今大姑與兄俱逝矣哀哉

五首



將抵家園作 二首

舟中偶成 二首

卷之三

詩

齊中偶同諸友作時執

冬盡

除夕觀諸公飲

除夕偶題 二首

壬寅元日

初正偶題

人日同度門登足上玉泉 二首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雪霽看月和度門柏時將發玉泉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三首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故及之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竹枝詞 十二首



荆州前苦雪引

荆州後苦雪引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春江引

示度門

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

時矣仍次其韻

放言效白

五首

食荀時方正月

七首

卷中見已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二首

舟中與諸上人談已友滿雪松事詩以

記之

哭劉尚書晉川

苦雪戲作

卷之四

詩

新買得画舫將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十首

期蘇泂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

以大人病瘡歸于其行也詩以訊之
花朝和坡公韵

又是日新晴

又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

暢為花解朝復以自解云耳同惟長

先生作 三首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借遊者僧寶

方泠雲尹生也

荆門道中 二首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習家池

習池道中

大堤女

天柱峰謁帝

南巖

席耳巖逢不二和尚

題紫霄太子巖



七星巖

八壇臺觀 二首

七真洞贈道者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遊玉虛巖

陸中偶述

秋日柁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純之見過

得蓮字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藕塘

山居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偕道趨之馬

上感舊有作

玉泉寺同黃平倩庶子賦

關公祠

智者洞用平倩韻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定



龍灣市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饒遂復動葷韌
爾有作用是諸袖不獨鮮啣兼亦志
愧云爾

生女

除夕有感

元日書懷二首

柳浪初正

偶成

擬將

偶作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

以別之三首

卷之五

詩

遊石洲二首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

以送之



代送徐觀察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五首

月下

月下偶成

雜章

夏五雨不止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賦得風雨亦來過

戲題十姊妹花

早秋晚行入寺

秋夜獨坐看月

柳浪襟詠

三首

題灑州沈大夫加恩冊

謝魯印山惠舟兼荅來什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
以報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中秋寸月同散木作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柳浪雨中時觀朋多自場中歸

兩弟自文戰歸

偶成

和散木韻八首

再和散木韻八首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

用散木韻八首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

仍用散木韻跋前約也八首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又九日偕諸姪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

王回登高孟溪劇飲

和散木登高之作

贈陳正夫

寄小修



卷之六

詩

村居樓題

二首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

二首

再和散木韻

二首

山中舊齋

集沈青平齋限韻

二首

齋中閒夜小集

二首

歲暮書懷得風字

二首

次岑字韻

二首

荅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小竹林蠟梅盛開葉贈主人

水仙花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和僧韻因贈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

袖在側

穀日小集五弟春艸堂得穀字限韻



和殺字韻

看梅用前韻

代廣陵姬用前韻

集五弟春艸堂

看紙席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浣溪性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二首

賦得漢上落花

余友黃鶴生與所驅相去二舍為置符

以召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

其事作詩詠之

二首

清明

雨中集龔名卅平遠樓

借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請衲子出紙

索書戲得猪字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
屋者皆被落因及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四弟梅橙館即事

和散木韻 二首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散木方鯨誓不要詩以朝之仍用前韻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竹香 二首

喜小修至自燕

竹林限四韻 二首

竹林為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

易主矣余頻年興作故後半以自箴

仍用前韻

偶成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甲辰午節觀競渡 二首

偶成

湖上碧酣樓落成

暑中舟行入村舍僧冷雲及明教居士



初入村居

二首

七月六日

山中

山中限韻

吳生貧甚所遭輒奇詩以送之

二首

卷之七

詩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

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舟中望黃山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連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

成四偈示同行諸衲

秋夜宿德山絕頂觀月前此看月江上

頂有善卷壇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

矣感念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咲舉

觥相樂遂大醉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四首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二首

德山簡劉憲使二首

德山適入諸巖壑

荅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

山不將住故末句云云用博一笑次

葛聊為解嘲亦可作一段公案也二首

德山聞長嫂去世傷念伯脩感而有作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

御兄

荅君御諸作四首

九日登高河嶽山

夜入桃源縣月中

望綠蘿山有懷紅綠蘿年兄

題桃源縣

入桃花源二首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二首

穿石

水心崖

桃花源和靖節韻

桃花流水到十首

托龍君超為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四首

送寒灰入峯上兼訪陳遇卿四首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

弟登高二聖寺用扇頭韻二首

服卿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

卿再至遂用韻贈之

唐堯胤自責竹塹訪用君御韻奉贈唐

昨歲出關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唐從責竹

來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

繩之王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



齊頭得成字

簞簞谷七夕露坐

卷之八

詩

送唐克流赴上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邵伯

學王閣然王連玉劉純之方平第飭

其上得清字

聞省城急報

閏九月菊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琰王尚父小酌

月下坐小閣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郝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過法華練若

夜話清梵閣限韻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和五弟韻

過田衣在鶴墅

看諸反夾二首

初冬夜同却公瑛龔散木聞譚

風林纖月落四首

夜話春州堂限韻三首

喜蘇潛夫至柳浪座上限韻二首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郡人來言楚宗事久未得音感賦二首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

雨中集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

十仄

賦得裙拖六幅滿湖水

賦得歡場害馬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集小修簪簪谷偶成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兩餉松蘿



茶

大石居小集送蘇潛夫得風字

代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王四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侵曉

三弟來云四病且革以為戲也急往

觀之四奄然逝矣遂為長律哭之

送和公瑛南下

和東坡聚星堂韻

甲辰初度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州堂得文字

又次三弟韻

立春日偶題

梅花

卷之九

詩

乙巳元日



外甥毛雲花燭詩時年甚小

人日自笑

寄黃平倩庶子

二首

寄曾長石太史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

雷電大作衆皆辟易余興益豪至子

夜乃休

二首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荅之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苦雨

乍晴述懷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

遂有三峽之約

新晴

送惟長先生歸定途中偶成

曾退如太史迓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

家令門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

其末

二首



泛舟便河 二首

送蘇洛夫社上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四首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夏日同龍君超傳仲執蕭季星龔散木

彭長卿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

河得橋字

又和龍君超韻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龍君超徵集章臺以看花臺為韻偕遊

為林伯雨傳仲執劉元質蕭季星崔

晦之小脩 三首

陶不遜以容城論丁內艱婦漢中至故

邑殤其令子遂瘞焉於其行也詩以

送之 二首

七夕偶成 二首

病起新霽見月乙巳中秋夕也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尚父謝道人



小集偶成

送君超兄還武陵 二首

龍堂招投觀影殿精絕入解前此未有

汪師中龍君超皆有作 三首

醉崑口占示凡公警衆道人

當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蓋諸勝 二首

登遊遊塚有感作示凡公警衆道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

答之

代青溪道士見招

讀經羅漢贊為黃竹石題

送雪照還吳

又代作

慕島投林和張明教 三首

乙巳初度口占 二首

乙巳除夕

卷之十

詩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脩李澄之王
尚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
門法師得心字時度門難後至此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歛復北上有

姬在燕也

鴈字十一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諸衲見過

吳江進之十首有序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二首

魯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

有詩見示次韻答之

魯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二首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

併以為嘲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嚴母
余不信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

借有疾且求消息于余余謂小修曰
必無他詩以志之

西僧來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
果之魯入却歌以送之

附險韻詩

初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法華菴同諸開士限韻

又次前韻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菴中閱經示諸開士用前韻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谷限韻

別王以明用前韻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敷何

社中遂以為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

各四韻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二首

雪霽後仍用前韻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

韻 二首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

古詩悲之

卷之十一

叙

序高氏家範集

叙魯太史集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陶孝若枕中藝引

謝于楚歷凶草引

識伯脩遺墨後

壇經節錄引

賞心集引



郝公琰詩叙

張茂才時執小引

吳長統行卷引

卷之十二

叙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送劉學博序

送浙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送葉使君還朝序

壽洪太母七十序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卷之十三

記

入東林寺記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由天池踰舍蟠嶺至三峽澗記

開光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鐵廬山記後

遊德山記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由涿羅山至桃源縣記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卷之十四

碑

荊州脩復北城碑記

東門護城堤記

新修鐵公堤碑記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席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卷之十五



誌

余大家柩葬墓石記

少溪秉公墓石志

詹大家壙記銘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司馬孺人墓銘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

葬墓石銘

舒大家誌石銘

慈谿錢君墓石銘

卷之十六

蹟

聖母塔院蹟

板橋施茶蹟

南都天界寺募田蹟

廬山募緣小引

梵路蹟



補藏疏

衆香林疏

題供僧籍

募建青門菴疏

諸天寺募疏

題王路菴疏

公安二聖寺重脩天王殿疏

募作板橋

題請藏疏引

普光寺疏

菩提寺疏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題光中鳩村小冊

募修吳氏橋小引

題承天寺募冊

題龍堂寺僧募冊



禪堂募參引

書檀度和尚艸卷引

鬢僧銅塔冊

衆香林冊

雙田寺冊

卷之十七

雜錄

題出世大孝冊

題澄公冊

謙雪照澄卷末

題寒灰老衲冊

雲影字解

紀夢為心光書冊

識通禪冊後

為寒灰書冊寄鄒陽陳玄朗

贈小僧習之說

明教說

題鄭節婦倚後

卷之十八

尺牘

黃平倩庶子

顧升伯修撰

李湘洲編修

龔惟學先生

又

何容部本江

雷元亮郡丞

黃平倩

陶周聖宮諭

蕭允升庶子

馮尚書座主

荅王以明

荅陶周聖

王則之宮諭

王百穀

荅徐見可太府



又

與歌中丞拜臺

王百穀

袁無涯

卷之十九

尺牘

答陶周望

蕭允升祭酒

顧升伯官允

金給諫

羅雲連

陶孝若

黃平倩

與友人

答沈何山儀部

答吳本如儀部

劉行素儀部

李湘洲司業



曾退如編修

荅費太府

荅董玄宰太史

荅薛左轄

荅李爾卿

與李杭州

與王百穀

潘茂頌

蘇潛夫

陶周望祭酒

荅錢雲門邑侯

與蔡嘉興

荅陶周望祭酒

與曹進士平子

荅曾選如

錢邑侯

汪觀察

袁無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卷之二十

德山暑譚

薰曆戊申殊勾吳
袁氏書種堂校梓



瀟碧堂集總目

瀟碧堂集卷之一

詩

避石洲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御閱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
蕩琳球雲燦復霞
濺頭頭螺甲青點點妖唇
茜殷殷瑪瑙雲絲
絲交背面風沙誰刻畫
霜雪幾陶煉暴精萬餘
年今始歎光絢卿人陋
莫知醫客遠難見付之



卷之二十

德山暑譚

薰曆戊申殊勾吳
袁氏書種堂校梓



瀟碧堂集總目

瀟碧堂集卷之一

詩

避石洲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御閱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
蕩琳球雲燦復霞
濺頭頭螺甲青點點妖唇
茜殷殷瑪瑙雲絲
絲交背面風沙誰刻畫
霜雪幾陶煉暴精萬餘
年今始歎光絢卿人陋
莫知醫客遠難見付之



蠻貊兒鑿火激流電辟如傾國人埋沒在鄉縣
靈壁與將樂下質得高薦荔枝未登科百果爭
播豔開卷讀雲林續作石潭傳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脫屐入春麓拾芳携翠籠一番洗竹雨幾陣報
花風薪老知茶忌鬢長論藥功疎黃穰碧菓一
林石楠紅

二

為樂常燒竹貧僧每貯糧觀心三點字疊膝一

繩床譜石增新樣和香煮舊方黃柑栽未幾已
得五拳長

雨中坐方平第旃檀館即事

栢屏藤格徑森疎闌外蔬畦十畝餘坐客始聞
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瓶中熟結香尤老兩
後山茶韻不如本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話
清虛

看梅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老幹瘦枝



蒼髮許總無花萼也輸他

二

自剃青苔自掃塵
經沈縷對幽人不須更盡
維摩詰恰有梅花為寫神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一鑿烟雲費百春
蕨巖粘壁碎魚鱗
青山也曉茶毘法要作涅槃堂裏人

二

不轉空輪轉火輪
一番金碧盡成塵
世情若也

同燒却好作瞻風撥艸人

三

蒼主鬚眉依舊青
檀那施得幾星星
錫瓶且免輸山子
措背何須喚古靈

上人為寶方落髮師

四

袖衣吹澈綠楊風
貪拾春江石子紅
乞得黃家石浪字
可能將去扁盧空

金時方為寶方乞黃於德石浪與題

送蜀僧往南海

一踏我肩二十春
冰花破處石鱗鱗
憑將徧吉



書一紙傳與東洋打坐人

坐王官谷朋石館同程彦之分得石字

林家梅米家石苟家香謝家屐鶴瘦帶道家松
老入詩格竹子一萬梢十里屯秋碧雜花四五
種聊作琅玕後貯雪點梅湯和香燒笋炙一分
供調御一分待幽客

和官谷館字

雲以竹為鄰雪以梅為館君看竹多處無陰雲
亦滿將雪近柳條柳意自疎緩一種漠漠器盡
屬寒花管儘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冷澹足生
活不向晴處暖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栢樹

竹皮屋子檜條籬繁葉濃花景不宜乞得趙州
栢樹于當窻亂掃兩三枝

二

一番霜雪一番姿鐵幹銅膚自小時和葉和梢
幾尺五幾年長出杜陵詩

三



自操禪榻畫庭莎寬處須容一笠過
試較沙彌長幾許眉尖上下不多

四

閒拈栢葉攪胡茶供奉方情老作家
不似破頭山道者會他傳代古袈裟

五

眉如霜葉骨如巖破袖何曾畏早寒
夜坐連雲春帶雨如今真作畫圖看

柳浪館

偏將藍縷浸春顏風柳鬢鬚九尺鬢
鶴過幾迴沉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
閒疏滯業通鄰水擬典黃居作小山
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纔得兩三間

二

一春博得幾閒顏欲買湖居先買閒
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韻也遭刪
鑿磨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盡遠山
客霧屯烟青箇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王閣然館中看梅余家塾也

乞得馬家雙玉鬢清姿濯濯桂籬間幽香偶逐
寒風去帶却書聲過別山

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千枝萬朵亞隣牆東風若過
黃梅節吹得先生醋甕香

雨久初晴

梅花吐冷魄竹子舒烟尾睡影落寒簷微微苦
甲起向虛置楷床卧聽鳩婦喜發蠶爨古灰一

片沉心死乍聞鄰塾言兒童攤潤紙乳鳥背窻
啼花間掠紅紫

風柳

夏后傾城喜羊家通體腰蝶魂拋冷絮驚夢惱
娼條幾日青門道當時紅版橋閒思與閒恨種
種逐烟銷

柳

晴江灩灩鴨頭綠半管春情半別離不知陶老
綠何事也向東籬挿幾枝



牽愁牽緒弱烟中銷却東鄰焚燠紅欲把無鹽
比西子老髯時復立春風

二

少年容易起悲酸每為春條惹肺肝而今老
煙灰滅只作遮蘿映水看

祇園理藏完

貝葉重分甲乙科殘編無柰蠹蟲何因君一問
阿難老強記如何得許多

二

書却何須怨祖龍南寮師弟社師公元宵夜月
春燈粟半入兒童火爆中

三

叔得殘函萬紙餘更尋高閣作精廬何人却出
銀鈎手晴取琳琅次第書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相逢各自歎秋姿長憶春郊走馬時細竹也來
成老節推松何意見霜皮眼中幾度消寒水鬢

脚公然長禿髭十五歲年看又過不知誰是蠟
梅枝

時嘯梅成開

題伯學齋居

竹子只數梢早有干雲勢齋居足丈餘迂迴有
餘地閒花不用多一林兩株臙閉戶炙洗心石
眼通雲氣卷中秋水波畫裏春山意晞影生浪
紋衣光沈冷翠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婦

莫塵山上亭如蓋紐取蒲梢作衣帶綵烟綵雨

名羅窓墨樹濃山寫生繪農家閒記月毛生賈
舟怕見江猪拜足處皆將琴箸行誰求不得刀
鱗賣雲脚纒封馬蹟山輕雷忽過吳淞界湖州
萬戶入青煤七十二峰如鏡大舖槽一枕釣竿
眠不覺風波在船外派派烟嵐刺眼眉折折雲
山鎖心肺誓將白水洗纓塵何用浮雲生肌疥
為君屈指開元年高冠大叢幾人在一灣艇子
一竿絲不學成都先生卦

和三以明山居韻



蠟屐先春試新詩
信日吟為花常駐
馬有字即題襟
竹老雲辭去
廊空月到深
將何伴幽冷水
響與柯音

二

自候烹茶火
閒開看竹窓
方情四五衆
花事兩三椿
古注多題什
隣翁也姓龐
虛空繫得否
無起亦無降

三

小石含山意
柔風寓冷情
卷終香字復
禪起夜

綿鞋茅水策
新品注花帶
列名晴沙看
鷗母引得小雛行

四

飽食長腰米
高揮過頂枝
閒尋施藥地
細剖松花解
霧眼添燈暈
雲瓢挂瘦師
山齋通夜雨
勝

斷子藥詩

五

細鳥藏窓葉
幽花緩靜枝
楓心生翠管
冶習露春詩
為髮添塵胃
因寒罷講期
會真真可去
何



事併除癘

六

深得如霜室層層畫岳罔僧胎少室履躬買嶺
南玉任何花爭發林深鳥盡趨趨時先貯釀莫
遺濁米沽

七

撥却閒生事孤清亦可風半痕離林月一影沒
池鴛種菊防沙蟲加綿濾水蟲近郊多麥隴青
鬣好桑豐

幾日窮彫鏤嗒然一遇之辟如風與水相織怒
成漪夢清雲入肺吟定髮生岐好挾飛仙去深
山伴種芝

別程彥之歸吳

無成何用出昭關眼底濃華閱幾般陸品携來
尋白水謝家將去八名山緇寮乞作分梳儼練
恰蓋歸櫛果灣七十二峰青朶朶嵐光只在屋
榻間



湖天望

洋溪湖朝沈青平 沈來湖中

家湖頭客湖尾深盡淺量魚子大婦得白鯉
小婦得赤鯉天乾富馬滂富鮮驅兒牧豕荻根

下

二

湖頭船湖尾屋丈人把火壻叔目朝舖乾藍裙
暮膾鮮鮓螺頭蚌子送婦歸

柳浪館月中泛舟

烟樹濕莪莪殘缸紅隱紅池容通國水柳散一

楓風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窓漁梵冷童
子印香終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山深影獨翔端月似水涼石入分泉鉢華生流
蕪叢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若過湘君去琅
玕截許長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散髮長吟穀水邊吹烟唾月小遊仙也知紫閣
雙扉夢不破青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拋竹屐還



僧時一上花船無心更看紅衫去學得寒灰古
木樨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撫子碧絲繩官程亦伴僧每聞靜者語似飲熱
時冰隙月衝簾愧高雲謝纈增七番經過地話
盡一認燈

漢陽逢丘長孺

不是頻遊地如何亦遇君相看唯惜充所問不
離雲白俗增言韻黃蕉織水紋冶心今較可漱

爰委細裙

二時長裙伴赴武場

解譯穿花嚮學被細葉水詩于七字長面較別
時肥起石當江立腥鷺沾水飛他時蒲社飲倍
感友朋稀

舟中逢周行可

若是滕元發長舸破浪來入羣躊躇疲顧水影
慧慧黃石曾窺真稠林每亂才通侯畫地取筠
管亦何哉



坐三章甫水明樓

密光設色淺深間萬瓦鱗鱗鑿碧灣孤塔自來
當洒口高僧相過說廬山常時杯底從黃鶴每
就堂中乳白鵬南柱精藍青比比蒲團纒得箇
人閒

過赤壁

驛石奔雲滾幾春黃泥坊底射洄鱗周郎事業
坡公賦遶與黃州作主人

赤壁懷子瞻

夜深清拍姆楊枝驚起潄江白鷺鷥過客爭洗
赤壁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脩菜石
榻剛存乳母碑見欲鑄金範老子柳浪湖上拜
新祠

寒香

寒香窸窣上屏紗活火烹泉石碾茶溪翠柳烟
爭麝疊雪條風幹互欹斜旋開麪社通蓮社痛
飲向家又灶家禪榻歸來清似洗醉看紅猷吐
膏花



吳士冠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粹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滿碧堂集卷之一

章鏞錫

滿碧堂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窮天刺冷翠濃雨洗幽青濕雲坼西嶺坐見武
昌晴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巖竇列宗雷石
梵徹天清想像醉五柳顛頽望釜鑄曠心聞法
語啼兒畏錦綉達哉遠師鑑禮法憐裸裎客兒

滿碧堂集 卷二



吳士冠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粹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滿碧堂集卷之一

章鏞錫

滿碧堂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窮天刺冷翠濃雨洗幽青濕雲坼西嶺坐見武
昌晴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巖竇列宗雷石
梵徹天清想像醉五柳顛頽望釜鑄曠心聞法
語啼兒畏錦綉達哉遠師鑑禮法憐裸裎客兒



維百醒不以易一醒千二百歲後白蕪無根榮
蓮宗啟末社唐子慚道盲掬流澆塵貌寒潭吹
古脛山僧如石瘦蓮堂空幾楹

天池寺

山以雲為鄰雲窮山身見石貌呈巧心瘦妍競
奇變暄涼隔下天葛絳易柔練一石一狂呼前
石辭為殿萬仞瞰呀雲倏縷倏飛片撫松坐枯
入一往謝塵習

大林寺實樹

鐵幹銅膚四十圍隔峰猶自望孫枝塗雲抹日
空山裡曾見東林行道時

二

瘦石鱗鱗帶碧絲百盤無地不青枝人間那得
西方種問取嘉州合眼師

題天池後嶺

社將天事問脩人碧玉蒼波委比倫而今萬仞
峰頭立休舊圓空掛斗辰

山中逢老僧



潘君堂集
擬把蒼烟付老閒廿年形影不離山窓前一樹
盤空老曾是天台松子還

二

一抹青烟沉遠巒禪心汰得似冰寒開山間水
都休却付與瞻風袖子看

三

念珠策得定功成絕壑松漪夜夜行說與時賢
却不省依稀記得老陽明

四

一壺長關谷底泉兒孫閱過幾霜顛松根夜壁
時來往不省人間有睡眠

五

愛把蒼竿攬月滿山風吹頂不曾寒竹林寺裡
尋常去乞得西僧梵本看

六

課得西崖杉栢成山中知面不知名少時曾學
叔雲法擬把一囊送我行

七



坐破松巖不記年
衲衣長是裹
窓烟天池寺裡
猶嫌近更住
天池絕巖邊

文殊臺

芙蓉萬尺花如鐵
秋窓畫灑紅霞屑
螺頂仙人騎杖來
天衣曉帶雪山雪
帝遣神丁量海洗
繡綉斑駁生平厖
一萍吹作潯陽城
半七疏為九江水
高青直上一萬重
綠瞳笑啟金泥封
烟重雲滑不可去
怒鞭白雀惱張公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以手摩蒼霞
終古搏秋碧
栒取九江流
繞空洗雲魄
茫茫竹林人
斑花生古額
坐斷滄海烟
日月如窮客
引領見長眉
及至化苔石
一往踰青林
鬢鬢如雲白

明空住柳浪
五月附余舟
南下列于蹄
宗道上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青池白石每談空
銷却寒缸幾炷紅
記取柳浪湖上柳
夜禪聽盡碧綠風



碧溪影裡一僧歸
溪得雲光上袖衣
記取柳浪湖上水
綬綬風起鷺鷥飛

三
石罅話盡晚寒烟
閣別春芽自煮泉
記取柳浪湖上月
隔花呼起放生船

過歸宗寺

墨池秋水石苔寒
晉碣唐書野火殘
一丈艸青緋殿裏
爭教赤眼不心酸

瀑布

寒空日夜摩幽綠
霧縠龍綃披幾束
銀灣截斷牽牛人
鞭起眠龍駕天轂
帝宮酒暖澆愁春
雲汁茫茫瀉清淥
夜寒霜重玉女驕
袖裏金匡向地覆
湘娥手挈瀟湘來
雪颯雲魂聞不足
炎官不到落星城
六月人間呵凍玉

夜卧青玉峽看月

渴虹飲石夜蛟哭
寒肩霏霏灑蘄竹
一灣淨月趁斜巒
隨向窈窕宮
寫幽獨
鷓鴣絃斷盡
鐵槽平石韵高寒
譜不足
頭毛索索
眉人長
幾時買斷青

崖腹五更涼夢泊孤雲以手捫天如蒼玉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夜深蕉帽帶寒漸隔水青梧辨露枝問取無心
老衲子幾人消得幻琉璃

二

夜泉香銀石鱸紅聽盡寒松帶雪風算取人間
幾月子江心甌面復幾中

三

青山不改黛螺春孤閣娉婷是女神一鬢秋光

半匣水人間多少熱忙人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石路突寒松柔嵐被遠封白波千里舶青巖六
朝鐘雲老蛟遷窟窓晴雨洗峰文心喻烟水吞
吐幾重

采石蛾眉亭

空江石壁瘦鱗鱗膩綠頰斑酣冶春掃取山光
為黛粉儘教蕩子作仙人

二



擬將松檟作家鄉
明月橫烟夢幾場
况是蛾眉消得
虎爭教白也不即當

三

是處烟嵐掛齒唇
懶將時事費心神
青山也許人酬價
學得雲間是主人

白門逢焦弱侯座主

十年一拜鄭康成
搔首青山獨自行
醒即讀書倦即枕
不將無事換公卿

二

赤軸猶如水瀉瓶
艸顏書盡萬梢青
而今老矣都休却
日課襟花兩卷經

侯師之水軒

架書狼藉粉蟲殘
六月文紗澱水寒
塵卻如花舊拍板
茶瓶相對白蕪盤

二師之年譜
老事四方之學

卷葉塞來多少時
形言眼語亦能知
白頭聞得無生事
學把胡珠喚老師

途中懷大兄詩



十宵九入夢明明知已逝識得中陰未審寄
何住前者四月初恍忽上切利光容若平昔天
眼緊遊戲伸紙與我讀奇文千餘字夢中了了
知醒後都不記曾聞釋子言天樂稍濃膩若非
道種深未免天色醉起兄初生時大姑垂奇瑞
麗人躍空飛姑也承以袂若旅思樂宅返促亦
何異但恐冶心多減却道人氣少自念慳嗚鴉
泉奔渴驥一卧三年齒肌消如寒蛸從茲稍譚
仙習靜學觀莫朝坐一絛香慕禪半幅被闔門

杜色聲精神轉強貌蒙莊不去手卓有出塵志
幾年客金馬漸識宗門事乞差既里還刺苦相
摩礪且尋復昏披研惟空有諦有如群嬰兒探
手量躡翅突聞物格言石火掣飛燧感魔難暫
穢狂使方為厲挈疑過龍湖息求而得刺一自
直東華先鷄每戒睡日夜抱一編形神俱焦瘁
眼澀如有沙舌乾無厚味國本既艱危臣也難
為退余時官開局第也負書至每當聚首時言
必窮幽達毒語攻沉痾當撥無迴避俱悟昔時

非馳馬馱狂書淨侶借殺人結期向北寺下真
即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
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披與應勞永縛人如
鳥罽便欲脫簪綬指彼青山誓或假或僊沐次
第作歸計余也先羣飛入山選幽翠結茆四五
間日月躬歸幟夢魂搃不及逝也一交臂獲親
頭觸石聚眾空里肆海內學道人千里緘酸淚
弟也冒雪行十日走泉駒不忍見京華何況舊
邸第寡婦一屋聲天地為陰曠立後以祈年履

象方小替傳聞四月終白旆出淮泗余也借諸
衲奔帆如雲駛念公聞我來迨至潁陽際十日
抵瓜儀南北舟相次肝腸傷一割石火迭相謂
富貴竟何成顛毛不如薙十載無生學劈蓮微
見蒼痛呼隔聞塵天高日西墜前者滿去華夢
中忽見示生平四良友君家得其二賴茲切摩
力今亦生善地信我同心人冥墨亦相締祠之
柳浪館兄與白蘇四天上雅醅樂勉來一豎義
破曠出精金剗却知見業携手入蓮邦沙劫為

兄弟

戲題道士欲

小孫詩真山初作假山看

道士名兒其顛真石壁貌假山陽戶開北面東
流水西還來石蛾眉小姑鬢蒼瘦爭似老黃冠
江漢手覆三迴乾古風遺尾青闌干

無念同余起先伯修賦此為別

瘦石如何比老顏纔留筋骨在人間一舟破袖
蕉明哭義葉寒帆學士還病久思歸黃栢爛泉
年夢上戒壇山江西湖北頗來往學得心閒似

水關

漢陽蕭仲子叅知山亭清話

平平數點山因水發妖倚鱗鱗萬室瓦以山增
奇豔簷際織波紋益裡落霞片風牆對岸出人
影隔江見是日雲態繁薄陰與晴戰漏光縷水
花淨眼生微眇三山五湖舫只此大江面幾人
厲霜刃割盡關塵習無髮可留青何繩堪繫雷
為問橋皮仙江渚幾迴變

寄黃翰德平倩燕中玉泉之約



宦情擬上武牙灘
世味真吞栗棘丸
腕上千珠胡語熟
秋來一影射堂寒
面慈每覺遲心易
肌疥當思忍癢難
柁木如蒼茶似掌
藍堆山色倩誰看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漢陽山上聞樂少
漢陽城中人又老
娟眉雪齒競浮榮
我人頭上無青艸
荒墳如粟秋山下
嗷嗷鬼母訴長夜
山中老矣頭陀行
白骨堆中起
猶含漢陽城如掌
大壯士激矢穿城過
試登高

關數行人潤帽青衫凡幾箇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却城
歸義寺別淡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
月當還出籠不速因大笑而別今大姑與
兄俱逝矣哀哉

別時猶如帶餘談
夾殺風生滿面灰
屈指來年二三月
大姑舍笑長孫來

二

伏感雖然學聖流
難辭真慟到肩頭
獨形獨影



空舟裡自說因緣自解愁

三

聞說南中也破顏幾迴夢上九華山而今恰走
南中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四

鏡他白髮倍蒼年那得三朝無惡緣一刻未離
一刻苦爭如長夜却先眠

五

燈前腸痛子瞻詩宿世他生自可知郵館暫未

還暫去蓮花聚首是長時

將抵家園作

却說還家樂今未無此情稍親宿累漸漸入
愁城歲月隨歸夢蘆風作苦聲令人仇鬢髮遞
我學無生

二

况是風吹旆那能石作肝一門冰水淚十里路
人寒痛絕椿堂雪孤他焦膽九郭西原上艸曾
是繡歸看

舟中偶成

何云賤勝貴賤死悲易止何云頑勝智頑者多
壽死暗女與妍天相去不盈咫欲得截憂愁先
須斷歡喜行年三十餘稍稍窺茲理視官如舍
御等子于衣履舍御非不仕斷不悲移徒衣履
非不看無心計華侈深谷既慳緣闌遶且停趾
出世我不能免作勞薪爾

二

嗒嗒豈不見見之如青巒綠肉豈不聽聽之如
鳴湍聽水無蕩思愛山無熱顏辟如懷抱兒罕
手弄金丸山雞眩共影竟死白波間

徐景鳳元禪叅訂

門人素舛度無涯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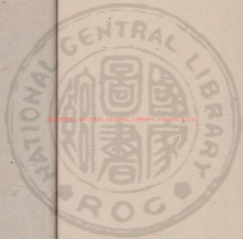
吳士氣相如手書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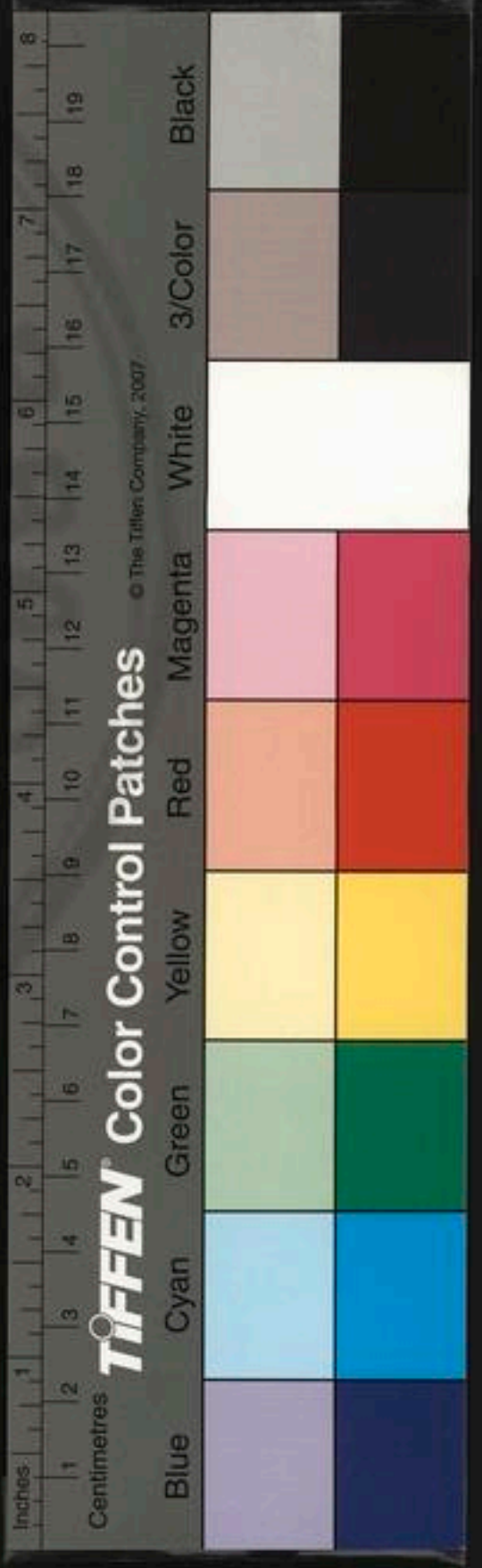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AMES P.D.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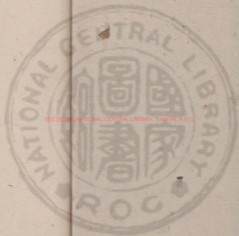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766885-12



滿碧堂集卷之三

持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秋

少時飛將氣如騰
老去常惡鞮上鷹
抽得健兒金鐵矢
等閒親角兩三壩

冬盡

怕見層頭殘窮年
逼小寒見人黑髮去
自檢白

石公秉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御閱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盤看好句逢僧得新懷
語客難雲山與烟水夢
著也成歡

除夕觀諸公飲

剪却殘膏聽閒觀
未了棋角杯窮酒事分
拈記花時白髮羞螺子
青溪訪釣絲買棹新作
笠江海任吾之

除夕偶題

螺甲香沉蠟焰殘
黃相歷歷耀青盤
朝來令節候官長
當去紅衫欲贖難

二

白酒青盃強作歡
長歌到底意推殘
當時京邸團圍日
只作尋常聚會看

壬寅元日

不圖宴坐與澄神
只要烟嵐過眼新
算乳開年得意事
袖頭隨著住山人

初正偶題

慣懶無心更出關
清時夢亦趁人間
幾回寺裏尋花去
獨自江頭看水還
處世漸同桑里子
全



家擬住玉泉山千谿萬碧何由見只是蒼枝也
破顏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燒却門符紙匝地競如蝻青眉稚齒兒堂上誦
夫子余也亦皇皇趨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
衣附行李是壑即吾居是雲即吾市逸思觸東
風吐若爭春藥冒霜遵脩途十里黃埃起

二

西肩東衝匡天公賜我履道達不能從玉泉且

經始幾年說堆藍未語顏先起夢中見青溪石
泉帶雷洗盪身智者洞扣我先鄉里鄉人說鄉
事真切彌可喜問我氏伊何作講堂者是隋天台講

堂乃春
子年作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斑髮今來是老成緇衣聊復大堤行見僧每憶
年多少觀水因悲物變更率爾扣門常悞姓偶
然題壁不書名章臺寺裡曾遊處古棘叢莖遠
地生



雷霖看月和度門柏時將發玉泉

一片牙光地南宮墨不成近窻花淡泊就枕夢
孤清予古前朝淚既幽後夜行刻期峰頂上踏
雷共題名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曾向昭容手內傳綠餅親押聖人前三千里路
秦宮月和雷和烟到楚天

二

盤中猶折半宮花刺鳳攢龍自內家不是國師

爭袖得也應墜破紫袞裳

三

曾是金娥印得成留將舊樣說陰晴等閒放出
中秋月併與春燈一夜明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故及之

又見一迴圓長江淨可憐稍談朝野事邊語感
衰綠萬井濃華歎孤燈沙雪前瓶梅香楚楚似
欲飄枯禪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夜深蟾皎殘月色淨諸巒近水臨窻語和烟帶
樹看貌兼衫影瘦思入井水寒辦得一番丸黍
禪也不難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十年不作沙頭客舊時昵好頭盡白偶然湖海
訂新知久語寒泉落幽石白沙著月水澄天一
面吳綃滑冷碧瓠聲沸盡火銷灰不覺西窻墜
寒魄廿兒啾啾弄吻舌豆火不光他自窄等閒
襟手量青天枉把虛空記尋尺天池九萬自奈

風不以烟鳩損劫翻

竹枝詞

龍洲江口水如空龍洲女兒挾巨艦奔濤潑面
卽驚否看我船歌八尺風

二

雪裡山茶取次紅白頭商婦哭春風自從貂屨
橫行後十室金錢九室空

三

百錢一尺買吳絳焦髮龍鍾舊玉兒記得庫寅



前後事萬紅堆裡揀花枝

四

東街晴雪未消泥南陌陰霞又漲堤恰似江頭
娼女面乍時歡笑乍時啼

五

泥深一文怯開門惡風惡雨惡夢魂繞喚婦來
又喚去斑鳩喚得也頑煩

六

長橋鐵鹿破洪濤水綿子花七尺高樓時蠻力

強三帚拋擲輕如一鳥毛

七

船上女兒薰春娥一葉飄隨水上波左手牽妹
右牽板雲冠不動青我我以上二首皆所見

八

吳兒纖臂語音儂壯容高簷項領重江西賈子
面如漆袴褶行纓伴老傭

九

陌上相逢畫楚腰涼州一曲寫吳綃鷓鴣絳纒盡



南湖月更與唱歌到板橋

十

玉娘一曲叫天驚此地曾經牙板過十五年前
細腰柳而今枯瘦十圍多

十一

一片春烟剪殺羅吳聲軟媚似吳娥楚妃不解
調吳肉硬字乾音信口吮

十二

賈客相逢倍惘然檣浦祀禘下西川青天處處

橫塘帝駕女陪羅償稅錢

荊州前苦雪引

鮫民老困輸銷苦私向龍宮販雲母百獸夜經
瞿唐門峽鬼騎魚訴天府鮫戶十竄九囚虜淚
不成珠天帝怒骨白粉焦委黃泥至今荊州唯
白土

荊州後苦雪引

東皇放晴亦不惡何事飛雲巧穿鑿入市不填
萬井穢積峽惟勒江神雲蒸盤日日嚼冰絲豈



有羊脂充美，雁撲空打慢，十日落千門，無路貸
金錯，厨斷烟銷，牙尚闌，下方自苦天，自樂玉娘
斜坐抱雙脚，仙官雲吏供，嘲譁東海威，醉黃姑
酌天狸，夜竊九關鑰，倒騎獐龍，搖金絡，羲和上
書翻見縛，丁令無官化飛鶴，吁嗟天公待民何
其薄，野人扶白覓溝壑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殘花殘木總精神，繞見寅年一日春，柳態美如
新掃髮，山容貌似遠歸人，閒追老袖三餘筆，更

踏冰池五六巡，江齋早須騎馬出，旋呼稚子覓
頭巾

春江引

濃烟抹盡春沙暖，錦雲炙日鴛鴦滿，斜嵐撲地
夜薰香，軟取車家黛，深淺古光勻，綠堆春蘭尺
闌題畫，折枝短柱，梳一畫破青，天籟取藤鞋踏
山眼

示度門

北平曾記寫，踈時黃帕親，封下赤墀三十四年



薄宦客一千七衆講經師藍堆山續開皇詔仙
掌茶抽穀兩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
泉碑

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
矣仍次其韻

少年沐新髮鬱若青莎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
三四辟如百里途行行半符至視老猶壯容此
少已憔悴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客寄微官復寄
身寄與寄為二浮雲時太空種種非作意鱗鬣
及鬢髮散時等一氣為樂供未頹及時勿回避
青山好景光花木鏡情致我有戰老萊勝之以
無累胷中貯活春不藉自然醉虞舟蕩遠波從
天作丹墜

教言效白

掉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樹下行減是殺非
憑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有身祇作他人看無
事休將造物爭夜踏芒鞋深雪裡自呼東郭冷
先生



二

賢愚富貴且憑他
山上髻鬟柳上娥
鐵網試撈
穿海月漁舟任截過
頭波齊肩大士辭
掌久禿
髮中書感事多
船上老郎江口女
咿啞容易得
成歌

三

鸞靴爭說上場難
衫袖卽當且自看
世路兩平
三五嶺人情八折
九迴灘
曾中毛女霞
千片石
上王喬藥一丸
夢去費番登岳頂
扶桑清水浴

頽盤

四

高人竊欲比無功
閒把心情托去鴻
易象有時
輸瓦卜騷村兼不
廢媪風謀生拙似
啣水鶴觴
事剛如蝕木蟲
莫放大鵬天上去
恐遮白日駭
愚蒙

五

抹却濃嵐作羽衫
撫松終日坐枯巖
蓋悲老氏
折衝斗馬謝莊生
脫轡銜青鳳
下來傳古字白



雲飛去後仙絨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木
柄攪

食茱萸時方正月

解甘侯與素盤宜簾殺萬萑與露葵野腹難饒
下蕩緩疑他名字叫龍兒

二

穀水溫風解凍時家家饌得雪玻璃憑持野意
酬君子飽食西窗讀楚辭

三

繞呼痛快忽傷唇積玉堆霜止一匙便與喚名
西施腕較他舌乳更清新

四

嬌年那得逼人清雪骨雲肌已十成校色與香
皆第一蕪經頭上擬題卿

五

族類業生楚水清前身未嫁湘夫人請君試看
殘葶上也有斑斑淚點頻

六



苦持墨派染龍孫只寫蒲簾个字繫寄語湖州
文與可機材爭似買盤歿

七

曾踏山陰雨後春貓頭花荀賤如薪陶家只揀
破塘買一日常番兩替人陶用壁屋稱破塘戶

卷中見曰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殘墨猶香落姓名孤缸情夜淚文橫公然墨髮
人持去畢竟青山約未成心事如水見底裡交
遊于我快平生柳浪湖上深更月料得詩魂近

水行

二

雲霞擬置別堂春其奈些兒露水身碧柳典未
求古佛青鬟嫁去事高真一生書畫皆債債數
麻琅玕也費人湖石逸南梔子北哭君此地最
傷神

舟中與諸上人談曰友潘雪松事詩以記
之

為向山僧述老狂這番清淚又沾裳薄紅腮頰



秋生臘湛君睡人夜有光阮籍一杯沈寤塊微
君千頃泛汪洋方言故事閒編集白水青霞洗
肺腸玄理每將泰國是真諱直把作家常終年
問道忘人我老去論交絕華行五十金閨纔挂
籍八年符璽尚稱郎虛心聖主憚詞正側目權
臣避矩方大易傳成玉弼死小桃園就洞仙亡
菊翁方丈新蓮社昔怕街坊舊燕梁司馬也須
楊柳在廣陵終作孝尼傷極知寶落樓真地不
是荒唐渺黑鄉魂魄若歸先洞府平生開口說

天堂他年京國西州路傷殺羊曇哭裝場

哭劉尚書晉川

記相識相識黃鶴樓當時稚齒青衿子平揖方
伯古諸侯書司曹佐飲手愁公也置几頭拄頭
飲我酒麋幽幽千枝如火燒紅榴東曉晴川西
鷓洲少年挑達躁如猴枕肱疊膝百自由秋杯
畫筇恣嘈殊爾時山翁問余言乘興遂作洪山
遊中間離合苦不定長別已經十春秋去年三
茅山東來道公貌腴骨力道百八串珠不離手



言談清簡風颺破未幾倚公病又傳已小瘳昨
者度門從淮返故里親見白旄黃腸出濟州使
我淚眼如江流三日欲語不得語枯咽喉海內
學道幾人在轉眼無為天所收去年哭潘去華
又哭我先伯脩河枯岳折星辰死鳳凰不鳴鳴
鶴鶴天公于世豈相譽或者精光透泄不宜久
高賢大才理當歸一丘嗚呼既知歸一丘何為
銀車緋袍白頭總着不得休

苦雪戲作

十日不曾開木扉強風苦欲弄殘威毒他媚媚
明明節只作團團絮絮飛琴客已聞將鶴瘦詩
翁又訴打花稀山人欲取畫中意故着紅衫戴
笠歸

徐景鳳元禪恭訂

門人袁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新買得画舫將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擬將船舫作菴居
載月凭風信
正如魚鳥教他
為侍史
雲烟呼我作尚書
居如老蠹身藏木
行似蝸牛首戴廬
下無卓錫上片瓦
致身今日在空虛



瀟碧堂集卷之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新買得画舫將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擬將船舫作菴居
載月凭風信
正如魚鳥教他
為侍史
雲烟呼我作尚書
居如老蠹
身藏木行
似蝸牛
首戴廬下無卓錫
上片瓦
致身今日在
空虛



二

囊中隨意貯青蚨歌吹雖喧不可無隱遠也須
添故事江山真合點狂夫隨身恰似天宮殿寓
目皆披水畫閣甲子不須頌鳳曆但看蓮發與
蓮枯

三

五湖不是學玄真且喜素衣不上塵家移碧嶼
鏡中住身是屏風西裡人關進船子咨行脚老
倩中峰作近隣一桷家頭萬事已無懷民與鳥

天民

四

鷓鴣魚杜作新知纔唱楊枝又竹枝風打白蘋
來夏口雨深斑竹過湘祠不愁入目山無恙只
怕磨心景要詩喚作朱公些子似當窩祇是欠
西施

五

峰巒曲折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暫為書碑
來禹廟緣因買橋上色山心關網密聊成嘆夢



被雲牽偶不開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存孔某
魚蟹未句是破公魚蟹詩

六

絲烟絲雨潤江湄又到花橋鳥嫩時杜宇一身
皆口頰垂楊通體是腰肢閒觀水態思吳壁暗
記方言證楚辭鴻鶴太文見太野就中潔白是
銀鷺

七

更無他物作進關但得心忘夢亦安渭水一竿

猶有待嚴灘百尺也無端魚龍直作鷄豚狎符
藻却如蔓棘看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
相干亦句用陳同甫語

八

舟居元不即田功稍與農家節令同縱小也妨
月額兩難暄不用卯頭風繞聞攤稅征漁戶又
說抽丁報老翁每被山民來借問今年湖社幾
却豐

九



全家相次入烟雲老鶴雅鷗共一聲使與青山
堅作誓免勞白水更移文澄江夜月連天泛古
澗寒聲徹歲聞欲把姓名通連場函書先達武
夷君

十

聊將幽思托芳菲閒月閒花總息機青艸益蹄
黃犢喜白波點尾翠禽飛江蘿不作牢騷詠神
女全拋整粉水縱有志和難比我我能容得鱖
魚肥

期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
以大人病瘡歸于其行也詩以訊之

江程纔隔一牛鳴人事參差此行枉把青山
來作夢孤他白石上題名花間廢巷查遺蹟雪
後崩崖戰水聲到日天台應寄訊講堂久矣待
袁生

花朝和坡公韻

絲絲新柳颺提門早晚南村又北村風信燼寒
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行來漸覺姑殘重靜



裡頻將此火溫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未必是啼魂

又是日新晴

一泓幽碧照蘿門偶為題梅過遠村愁去東風消凍液喜來春艸迸蒼藤鶯花又作新情看山水閒倚簾櫳溫東野浪仙誰在者苦吟清句當招魂

又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積藍

探春猶記出青門先問門頭第幾村近水只觀娥散影亘堤唯見酒淋殘花時乞假朝參少醉後醜鞭笑語溫是日把杯人已往雜鶯新柳也傷魂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為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同惟長先生作世人聞豐不聞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愁濁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道遠花典刑不與天喬論繁早根株虬曲幹橫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蠻腥紅蒲柳輕微媿黛掃孤清



始月婢春雲白石蒼崖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
菲忍令高姿伴花艸山中夜逢翠綠華騎着么
鳳上青吳

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絕倒夜深花嘆
似人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束繁二
者醜女折戴早三者頭上穿着老鴉啼不顧俗
子相憐好晒禪遺天主不知花落青苔任蒂掃
算緇立券坐花前無酒無詩選花老孤山事我

若仙妹君之視臣如芥艸主人百拜謝花神過
不即交如春吳

三

主人被譴如推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顏也作
花忠臣摘葉披枝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
山驕石佞君開早貺君和羹驛使之辭調平格
弱君言好我無紅碧為君妍莎臺莓榭躬除掃
宋硯蜀紙李廷珪折枝貌得花韻老榮枯開落
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艸艸月沉風止兩無言一



方積雷照冥吳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僧遊者僧實方
冷雲尹生也

戴將頭髮入禪關長得閒時也畏閒從此野人
功課定一年須上兩番山

二

全家都愛踏雲烟過去青山香火緣扶着白頭
拜真武被人呼作地行仙

三

朝水壘却繫烏藤白石青巖取次登識得素家
蒙東別紅旌隊裡一騎僧

荆門道中

山勢錯隆隆斜疇苦稼同看人登巫坂叱馬作
聲轟廢驛崩橋石閒花遠塢風私營與公事了
不到心中

二

十度麥城道三分漢壽侯蠻鄉松土瘦鬼俗見
鴉愁烈踏窮諸夏青山讓比丘毘尼稱弟子筆



血可能休

釋凡氣必後受成
天台故水句云云

峴山道中聞頌江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閑坐說循良青楓古影涼
橫身遮數郡一笑揮
推瑞通國嫌稱尸生男
必字陽小儒無大計束
手嘆非常

習家池

一庭幽碧鑲巖埋旋著春
茶試乳泉想得當時
醉山簡面容如赭影顏
顛

習池道中

深岩竄奔石花斑浣却塵
沙車馬顏足容競來
嘗白水幾人休去伴青
山雲泉到眼無多熱金
紫蒙頭第一關三尺磨
崖書大字人生到此是
清閒

大堤女

文窓斜對水香羅胡粉
薄施細作眉會向牆頭
看車馬不知裙著刺花
兒

天柱峰謁帝

除却善法堂人間無此
麗覺題鑄黃金玉版花



紋地羲和曳長輪
觀碧運龍轡霞裡
召仙宮飛
衝青溪翅
茫茫諸夏人
綉綺被山翠
踟呼夾笙
鋪醒却天娥
睡燭珠
薪水沉千里
薰燎氣長髯
老真人
晚暢天家事
逸典絕云亭
功高七十二
鞭山駕
意蓬一笑
秦皇帝

南嶽

望絕頂及五龍諸字有述

珠題嵌絕壁人可
依天匠峭綠疊顏
嵐青天怯
磨盪漾漾太始
雲曠劫相醞釀
一自闢玄宮
斧作仙家障
蒼巒夾歛竇
高天入盆盎
益終古容清
虛諸仙
幾回喪真人
將上升
先此規國樣
十二樓
五城某天如
某嶂宮成
付黃冠仙
御侈供帳
道裝俗鬚眉
只此輪天上

席耳簾逢不二和尚

幽巖幻出丈公面
瘦壁玲瓏點
慈憐百年一室
鑲青煙澗石
霜松幾回變
師言少日住
西山南
內風光眼曾見
武皇七年四月
時搭衣曾上
戒壇殿
白頭等死
入名山
四十二年
若流電掣
梅挿得大十圍
又見曾孫頭
似霰
夜深屈指數



朝賢青山閣人如御傳元美伯玉今在無可惜
聰明先編撰

題歎霄太子巖

多少真官學大還只將白雪換頰頰爭如淨飯
真王子巢頂穿芽大雪山

七星巖

紅霞一抹霧千重石骨如斑翠燕窩何事丹砂
炊不轉諸仙長藝竈門峰

八瓊臺觀

澗路曲盤盤聞香又隔灘巖秋天古拙石瘦月
高寒屢共雲封事曾聞烏紀官人間三萬日洞
裡不相干

二

一帕覆長眉深衣大帶垂無通名姓地有鴛鴦
鸞時為客烹烏藥教人悟白髭聲名與榮利膏
火露花兒

七真洞贈道者

雲烟回合救仙關萬仞斜通一髮山事往已迷



新甲子洞深忘却舊人間
橘皮鶴下遺雛去萼
綠花來採藥還白日餌持三五斗方腫如水照
丹顏

長生巖邊休癯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
踏遍桃花澗底春
一口也攢
為長物諸緣皆可作飛塵
純來白絮都餉鶴種
滑黃精每寄人番却
石壺烟少許深山暹夜禮
高真

遊玉虛巖

一罈繡烟霜石老
嗽露旣骨留空巖
青山也
仙去或纖削而清
或高古而怒瘦
過必成妍喜
極多由怖咽者為弄
泉古者為杉樹種種
出天成
幽竒互遭遇
翹首告仙真
此地好深窈
未必三神山有此竒絕處

陸中偶述

蒼藤老菽幽谿石瘦
鈣梭梭網苔迹
想得山中
抱膝時涼雲如水
樹紋碧山莎滿地
刺花紅艸
堂斜掩一池風
杖聲跼跼衝山鳥
道足鹿門履



德公開尊疊唱梁甫吟黃頭醜婦披釵蓬踏花
趁石窮幽嶮行盡溪橋開恠禽一朝籠甲騰巴
水盡瀉清江洗玉壘西邊郡虜東狡吳坐萊行
籌策回危晚年隻手扶庸主文泣鬼神戰風雨
炎火不光漢數窮消得英雄憤幾許五大原頭
石製塵烟霜蔽却白綸巾始知伊呂蕭曹輩不
及餐雲卧石人

秋日柝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純之見過得
蓮字

西風索莫午相遲一萬垂楊裊裊綠夢裡也隨
僧入社閒中多以頌為詩遊鱗翕處常分燕情
羽樓時不論枝沙碧水青雲激激木花將綻藕
花衰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閒丹閒碧長秋思水榭風軒分外宜老袖寄書
離岳久田家留語赴齊遲楓堤杜枕西湖廟餘
水斜通濯足此免使韓公唾真壤園亭是慶有
新詩



藕塘

藕塘風起散花鱗
踏徧溪橋不上塵
傲鶴偶來添半口
浮雲忽破現分身
每嫌葉遮簾子為
觸書書置淨中自
起澆莎汰白石清
閒賴足不
如人

山居

山居只索任天真
無作無營自在身
青葉髻呼誰弟子
白蓮湖老埭耕人
偶逢上座學觀骨
免與東方難腐骨
一嘆蒙城門下土
幾歸滄海矣

飛塵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蘆花風起雪平川
數畝荒洲倚廢蓮
小榜乍尼沙子岬
驚禽忽破水條烟
閒移竹影莓苔地
坐愛漢文苻藻天
且與鷺鷥相伴著
平分僧月載
歸船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趨之馬上
感舊有作

曉枕濃和發清噴
知是佳人呼我字
翩然一鶴



自東飛嘶得已江棧子至蠟花滿幅堆明巒要
我共踏青溪翠怒恍一掣截長波馬不待鞍搖
以轡頽藍疊綠瀉平田繡林稠葉點清脈當時
京國好兄弟射堂佳月城西寺幾年拋沒嘆吹
雲又作飛鴻留爪地老去怕逢綠燕人夢回每
說金華事欲知銷折幾番心看我衣衫重疊淚
玉泉寺同黃平倩庶子賦

藍堆翠撲幾千年銀浦何人也覆船龍伯徒來
方闢地垂麓綠此遠登天紅霞抹額將軍拜白

石橫烟幻婦眠閒與故人池上語摘將仙掌試
清泉

關公祠

智者嘗稱掘山玉泉為四絕
之二如餘山如藍為楚新尚

平驅妖國洗蛟潭月下高禪獨自春恥與攝山
為伴侶為他新尚作伽藍

智者洞用平倩韻

其下有龍湖潛通印度天雲嚙螺子地霧頂樹
王年就石為君枕迷津指我船向來神恠事勿
為小儒傳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宅

河陽三度放花春，畢竟拋他鳧舄身。左手直教持老子，空閨斷不哭佳人。苔深舊窳丹池冷，好胞發金臺白。柔新淚眼一絲能幾許，那堪分洒兩家塵。好西中品為白柔者先生

龍濟市

閒坐說渚宮，高臺集古楓。萬家寒鐵上一國水，輪中遊蛤秋。猿月歸蛟夜，戰風焚天波。捲去魚見畫，休空。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饑遂復動葷。輒爾有作用呈諸袖，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愛持空鉢嚼花寒，白水青鹽也自安。山色每呼樓笠去，月光只付橘皮看。偶逢白社新開釀，又學山公倒著冠。珍重晚年趙閱道，畧持鮓脯問蔬盤。

生女

聞啼知得雌，一咲慰衰羸。龜笑頻占鳳，家人屢夢絲。瓶花香饜饜，窻竹粉難離。從此添婚嫁，因



名向累兒

除夕有感

閒花閒月免繁神且樂明朝到手春前日柳浪
亭上客今來留得幾多人

元日書懷

只合住烟雲全家鷗鶩群軟黃將柳信滑碧上
溪紋花樹因窻作對田帶水耘湖塘三十頃自
著藕根分

二

商略正王事更番作野遊三童四冠者西嶺北
江頭水巷連祠竹沙村帶石洲官私與禪講一
味勸心休

柳浪初正 有留寄山子

旋賒白髮歸春翁舊業今綠次第空山鳥乍聞
新拓磔峽僧遙寄小玲瓏坐消纖雨輕陰日閒
踏疎黃淺碧風收拾方橋與蘭葉待看紅萼慢
流中

偶成



閒坐閱年光青楊倍倍長漸陞貧等級乍入老
班行僧說觀空法道言結命方酒人頻啟事麈
尾供心王

擬將

擬將藤杖伴袈裟賀却新年便別家湘竹廟前
盆浦口不知處看桃花

偶作

靜裏三三味多年得效方不知緣底事動輒嘆

冀王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選將驛驂車詩以
別之

一身直出雁門關踏遍堯封禹跡還收拾行藤
與芟子待隨徐福上三山

二

携將雙目入雲堆白石蒼崖日幾迴但得向山
先報我衲頭親自領僧來

三

三年拈却皂紗巾五拊家風一味曾領得龍沙



林帶印兒孫只作愛山人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秦炳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五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卿閱

詩

遊石洲

愛取春江一抹澄斜帆疊疊柳層層閒來袖得
佳石子付與山中好事僧

二

三番石上聽歌聲轉眼楊花一紀春座客十來



林帶印兒孫只作愛山人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秦炳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五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卿閱

詩

遊石洲

愛取春江一抹澄斜帆疊疊柳層層閒來袖得
佳石子付與山中好事僧

二

三番石上聽歌聲轉眼楊花一紀春座客十來



清却五更無一個六句人

舊太守徐蹟岳觀察岳陽偶道歛邑詩以
送之

江風澆澆綠條絲父老爭來拜戟支門外焦轄
攀虔子掌中貂序弄嬰兒肝腸似月冰皆徹惠
潭如春艸不知一片酒香亭上石摩苦重寫洞
庭碑

代送徐觀察

送者為徐公門下士

章臺春嫩碧苔肥又見陽和使者歸南紀霜崖
留政蹟洞庭波月澹容輝弱蘿有寄千尋直孤
鷄乘吹萬里飛三載少林門下士謬持空鉢乞
傳衣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緜青縈白幾千條胡粉聊將贈舞腰當日剡川
無此景強于雪裏寫芭蕉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乍雨乍烟作艷陽高齋幾度角杯觴偶逢竹冷
溪幽處只覺山心水味長松下塵襟經月醉花

間彈局一枰香主人恰似玄真子細雨斜風載
滿航

二

愛看幽鳥曝新陽
葵暈嘉陰卽倒觴
盡日竹烟消酒去
有時鶯語入簾長
春塘雨過波紋亂
花塢風回蝶翅香
行到碧橋深柳處
一帆涼月滿
吳航

三

蘿石森疎倚夕陽
主人投轄客傳觴
天高未覺鵬營曠
松老方知鶴夢長
山雨山烟濃淡著
溪紅溪碧淺深香
醉來一覺雲門路
藤枕樵笙泛越航

四

幾回傍檻折迷陽
流盡春槽曲水觴
竹色淺分溪浪滑
花枝斜照夜鬟長
清言屢射當場覆
艷語頻勾隔坐香
皂帽青鞋從此始
敢持瓢笠附輕航

五



幾番對酒惜顏陽
即為飛英送一鷓竹裏
萼蕊
尼容久山中甲乙
倍人長仙畦屢溉
新分藥道
帳猶薰舊賜香上
馬揖來無別語米
家曾乞載
書航

月下

明月照我身宿覺
熱吾貌來凡落柯
文臨風忽
一咲淨月貯空潭
如以照街照蓮互
發光明幽
陰沈晴耀面石張
枯柯自發凄寒胡
疾風傳遠
林萬類振清竅

月下偶成

冗懶遂成性人皆笑
此翁坐依藤架月行
傍藕
塘風萬事溪聲外
一生雲影中自從甘
曲枕不
復夢三公

雜筆

柳塘三十畝芙蓉
替其半寒毛與垢
癩蝕却青
娥面童子屬鎌刃
飛光激流電疾風
卷殘枯條
忽青天見照我池
上人露髻白團扇
菱荷一簇
風碧水千丈練送
能入東溪招蟹過
兩堰鱗介



拔簇行和有蛟龍遶

夏五雨不止

宴坐烏皮几藤屨似苦禪
夜燒防水吏街鼓送
神船野客團茶社山僧訪芋田
尊壘那得滿旋典芻衣錢

柳浪借諸客偶題時午節持至

榴花歷歷爛青枝又到分絲
剪艾時布穀語乾
辭社老寒泉舌長畏童兒
酒人每自欺新戶
整客頻來競險詩
花路柳關關不放免
符肉面照

清池

賦得風雨亦來過

寤寐高齋柳甯陰到亦多
雲齊千畝稻雪捲四
時波竹裡醺烟出花間
艇子過醉來即高枕夢
境也清和

戲題十姊妹花

燕中有紅姊妹花極紅

緜屏綠屋引成行
淺白深朱別樣裝
却笑姑娘無意緒
只將紅粉鬧兒郎

早秋晚行入寺



溪深菱芙蓉花落續經床露葉千晴拭風梢一
院涼白頭鷺目于玄飲烏梅湯轉入村林去瓶
疊只自將

秋夜獨坐着月

淨綠雲千樹玲瓏月一池就花來掃石宿羽忽
垂枝懶與烟霞稱閒于水竹宜山中招靜侶發
客似鷓鴣

柳浪襟詠

假寐日高春青山落枕中水舍蒼蘚色窓滿碧
晴風適性營花石書方去鳥蟲酒人多道侶醉
裡也談空

二

蕉衫烏角巾半袖半村民時樂常占日洗花每
刻辰澗毛分淨侶瀟水曾西隣辛歲學為稼樊
須也小人

三

得得尋花去衝烟過柳居見僧詢母字為客檢
方書幽夢通巢鶴閒心繫沼魚浮塵無可競競



得也空虛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冊

碧水青崖總主人呼他魚鳥作齊民山中不問
栽蘭戶廡外長留駕鶴賓官舍有時唯洗石印
床無事只生塵諸宮已國爭傳語看取天花暈
錦新

謝魯印山惠舟兼荅來什

白鷁飛來油口濱尺書啣得自脩鱗憑持貯月
籠烟水泛我輕雲冷石身濯足且呼回道士浣

花先約杜詩人鑑湖一曲幽如許賢老終當作

近鄰

已舊有子公注足此
及杜島亭近村派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

報

巨川舟楫竟如何不那湖湘烟水多荇藻自然
生遠吐鳧鷖終是樂清波環池市木仲長統細
雨斜風張志和白日黃雞底相惱玲瓏爭不為
君歌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掃却層雲去無塵可翳空鑿窓臨水上引月到
亭中八座鷗鳧氣吹水荇藻風開尊半白首寧
不借脂紅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竹氣荷烟冷不分石泉汨汨夜深聞每隨流去
呼杯子但覺風來掃樹紋百畝池臺唯貯月一
家生事只依雲廢菴朽木頓棲止漸喜從鷗不
羈絆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百年看月幾迴盈那得中秋度度明縱使清光
常滿滿若無勝地也平平朱欄碧榭垂千畝白
水青霞過一生醒即抱鏡眠即枕腮毛漸漸有
霜莖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一綫露雲梭微光漾青樹空翳與庭蔭榭被風
吹去虛欄當水心是月流連處頻夜厭清光衣
衫沈花露世間濃冶物到眼即成故無地不追
隨只似如今過空階歌瘦石寒影清而怒試問



月中妃雞皮凡幾度拋却射鳥兒億載救寒兔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自起釣書床爐烟細細長稍呼營酒客新試焙
茶方夜雨花棚綻朝盤豆角香親朋迎來往閒
與校頭場

兩弟自文戰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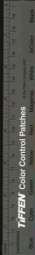
離却至公堂飛初出漢陽新水倚碧色遠覓嶼
黃香筵饋頻頻出文章字字商家傳弘天訣蘭
簡解穿楊

偶成

自將白水照衰顏也合長林豐艸間使欲易名
辭故國只愁借姓與青山溪邊酌月傾高戶花
下題詩嫁小蠻海錯一筮書半紙門僧新自浙
東還

和散木韻

閒適也相宜楸枰微暮棋晚花殘舊蕾古榻亂
蒙池雲脚鏡收雨秋容漸上詩家家貯新釀等
取菊開時



君監馮敬通休心壯歲中治生菱浦月送老石
門風每笑橫波目閒憐戴屋蚤禪鋒示妻子輸
我作龐公

二

只合卧雲休闍軀歎段段遊愁米鷓失滄夢裡鹿
尋丘碧水青烟市紅柑白果秋斗湖新月裏蕩
箇小漁舟

四

老無出處累也欲趁些忙月課脩花戶日攜着
蓑床晚風綿子落村院瓦松香過部謀新釀室
盃待夕陽

五

閒隨馬少游鄉里度春秋洗藥松根下分花水
市頭請雲遮谷口與俗割鴻溝一味鷓鷯去長
年百不憂

六

落葉蔽秋磯殘霞雨洗暉碎花蠅盾匿掠竹水



鷹飛白足道授屨青娥送道衣庖童覓贍去兼
買紫蓋歸

七

適識今朝士無如隱者親酒流種柳客圖寫姓
龐人鸚鵡司茶具獼猴盜角中贈君柳浪水堪
洗胃中塵

八

空潭獨影誰箇是好相知每嘆鸚心侈閑憐鶴
壘危眼光常照深面貌日浮危一往青山去還

愁鶴不隨

再和散木韵

平生四不宜携糞與圍棋強捉山公聲主填遠
少池窓前微點石花底小裁詩稍欲裝風景休
推臨老時

二

藤紙書一通裴詩王集中時清傳雅語拈婉雙
騷風麗體收花露方言辨烏虫綠緜閒時取一
示諸公



三

顛毛老去休擬伴赤松遊
盡室營新麓全身觀
古丘雲密閒品藻花月小
陽秋欲作天台訊東
陽有使舟

四

山居餽水石消得一生忙
夜雨沉丹竈秋花寂
井床古苔頑樹瘦乾膾老
魚香夢裡匡山路斜
帆指漢陽

五

稼圃也優游山莊又一秋
迎風收粟子過雨剪
花頭自洗蒙苔石聊道滯
葉溝閒中真本狎獨
念與忘憂

六

夜雨水平噴朝暎樹暉籠
中珍鳥語天外拙
鳩飛古杖藤花笠垂綠板
招承形容堪畫取
畫
作希溪婦

七

幽居長在定直與蘭編觀
東魯先夫子西方古



聖人侍兒來沈面座客鳥啣巾幾日僧寮去山
房一半塵

酒正合彈誰醉鄉甲令知睡魔揜五嶺愁伯放
三危詞客花盈斗錢奴醋滿卮清譚却撥去只
許雅歌隨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
散木韵

瀟散與秋宜枇杷樹下棋水紋粘艸地人影散
花池石室僧流梵霞江鴈譚詩空臺聊戲馬預
取茶羹時

二
莎徑許誰通香寮紫翠中窻街半嶺日院鎖一
池風認藥收花片闌題得艸虫玄言三五反小
欲困支公

三
折柬台僧休儒禪結伴遊藤心遮戒律觴政點
軻丘群冷啼虫暮雲盤怒隼秋小童閒理檝歌

板上海舟

四

靖節一生懶秋未有底忙妻兒團菊社賓客守
糟床西肆馳蹄燕東隣蝦甲香山中無姓字呼
我作高陽

五

白馬紫韁游溪光湛碧秋蛾眉司酒監大鼻領
曹頭袖點蒼花雪杯香芳葉滿山房閒料理菊
晚是吾憂

六

閒尋古釣磯樹影與波暉乾鶴一生喜焦鶴半
泓飛奴置亡酒具客醉唾僧衣又趁蘆花去長
歌緩棹歸

七

偶然深樹裏乍得野鷗親蔓棘衣閒路松風聒
靜人橋邊紅累子花底碧紗巾怕掠青苔去空
階不掃塵

八



獨樹扣鏗誰幽人覓故知斜髮溪女笑了路板
橋危山戶虫封蠟花鄉果鷹卮白公君記取是
處有僧隨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仍
用散木韻踐前約也

高科晚取宜先着是平棋潭躍新龍子天還舊
鳳池恩門侵曉戀秋卷早朝詩一點射堂月開
尊憶昔時

二

東華晚氣通南省謝詒中絕景霜蹄道垂天老
翻風酒澆退筆塚花坡蛭書蟲更念同門友藍
衫待至公

時王丁請友故落

三

嘉嵬破除休幾年禽向遊全家呼季子舉國歸
稽丘帝里雲霞爛故山松桂秋名成不受爵同
上五湖舟

四

讀書依梵侶靜裡幾番忙白骨通文字青蒲作



講床月花根幹走天女鬢髮香偶見題名處
拋燈感渭陽

先符御署御書士中卷三

五

四海論交游文場二十秋卷中生紫鏡東換
霜頭古寺隣宮月寒涼警御溝高堂微啟齒銷
却幾年憂

六

辭却舊花磯紅塵踏曉暉蠶心千葉走蝶翅九
衢飛愛紅纏高士濃竿餌布衣賢昆得第日走

馬看山歸

七

慷慨歌燕市依然屠狗親連山隨酒媪胡粉抹
天人異服花紋袴高風墊角巾緋袍一夜雨浣
却素衣塵

八

百畝青山誰孤藤即舊知閒雲投遠曠倦羽避
高危重疊花前板胡從几上卮滿板三五鴦季
也擲冠隨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鄉落也陶然蘿花古岸遶田翁捫虱坐溪女帶
竿眠小港蘆租戶低倉米稅船河刁與生酒興
劇不論錢

又九日偕諸姪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王
回登高孟漢劇飲

笑譁略卑尊飛萼送盃盃一灣茶棗市合旗水
雲村小管吹蘆葉魁罌卧柳根未須量斗石強
飲倍齊兒

和散木登高之作

落日度微峯紅霞帶碧林漁翁風卷目客哨晚
傳金波瞥勞魚尾雲拖古鶴心醉歸如夢裡款
馬路昏沉

贈陳正夫

學書不成去學劍拋却鉛丹買弓箭六韜不直
一文錢穰直終作灌園漢稻黍不叔叔羨羨
將方口救窮賤古紙烟黃書一通赤日方街磨
大規濇波尺沫濡枯魚十年不識孔方面記得



魁梧美少年手把牙籤頌書傳花前月下幾吟
哦朝書自掃白團扇高冠大袖走文場身經大
小百餘戰幾年面上堆紫烟直腰曲背垂脚縣
家園賣盡子依人不及西家老曾採身官磨錫
命驛馬五行勞碌君自見詩能窮人窮者工瘦
島寒郊無飽頓新詩字字挂人口不與妻兒充
饑燕如今貴者不讀書腹中猶如酒食店自米
好語出饑腸一字堪酬五十緡我亦辭官作乞
兒他時同入歌妓院

寄小修

鄉園是處有花芳不敵深山老蕙香十載交游
填上國一朝文字榜都堂玉因別足多酬價砂
到垂身始驗方社曲城南饒古寺休將名姓語
支郎

徐景鳳元輝泰訂

人素粹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潘碧堂集卷之五

潘碧堂集卷之六

石公素宏道中即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詩

村居雜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山花權作侑溪鳥乍
名奴隣叟詢難字田家掛曆圖老松饒韵楮屋
底近千株

二 全類自丙戌以來大題者一人通籍者
一人類書者三人八類校者幾四十人



潘碧堂集卷之五

潘碧堂集卷之六

石公素宏道中即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詩

村居雜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山花權作侑溪鳥乍
名奴隣叟詢難字田家掛曆圖老松饒韵楮屋
底近千株

二 全類自丙戌以來大題者一人通籍者
一人類書者三人八類校者幾四十人



村中坐倦尤多
柳書亦三人

稍似朱承巷兒童問禮詩一村垂大帶十里望
丹旗小榜依蠻市枯楊卧水祠樹皮如蘚石老
畫寄生枝

散水和前詩仍用韻

小雨潤苔枯魚叉集梳湖著書要惠子作帖與
官奴夜語天台約秋山瀑布國霜花看漸老著
意養寒株

二

山居無可好只是好吟詩砌葉封垂戶驢花戰
茗旗魚商填小市孤粉聚空祠偶到騎羊路紅
柑綴滿枝

再和散木韻

空階鏡舛枯山影落澄湖花下春雲母霜中課
橘奴移家求水石捨宅事浮圖一笑掀髯去
峰絕頂株

二

白石青烟夢空花水月詩詳推老敵精墨壁



高旗雲濕蒼叢嶺江寒杜若祠柳梅多手植忽
已見孫枝

山中舊齋

山禽漠漠墮霜翎戶外長樓老荻苓蒲柳根中
抽夏筍桃花枝上寄冬青竹蜂入壁垂千穴天
絲紫綠滿一庭猶有數行殘粉字古槐西角舊
傳經

集沈青平齋限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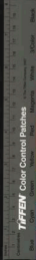
霜月寒衝瓦松風夜入爐麗歌飛楚雪方語襟
吳却閣裡藏幽鳥花間命女雛一窓雲氣冷白
水對清醑

二

角杯椰子釀沉水博山爐酒至中三令詩成價
五都茶花披冷艷笙竹放冬雛痛飲何妨夜西
隣有濁醑

齋中閒夜小集

久語綠觥殘重帷犯月寒尋常杯酒事動作歲
年看石眼穿花瓣霜巖碎馬肝靜思膏火理一



倍使心安

二

去去北山殘寒灰決定寒隨他花錦爛只作水
雪看空月舒顏面聞窓梧肺肝新居頻料理眾
喜竹平安

歲暮書懷得風字

拍板付青童東顏一咲紅斜波水閃日虛屋柳
啼風榭影溪紋路亂心鶴貌翁顛毛雪種種只
合老塲東

二

衰至學無功家鄉足醉中更無催老曆只有解
醒風日日落鬢白連連喚頰紅勝勝一枕去直
欲傲天公

次峯字韻

平常心遠處即是最高峰小關池三畝橫開室
幾重花枝宜古瘦酒味去甘濃莫道追隨厭讀
書老亦慵

二時小倚北書至



近沿添回道當窻卓小峰書來燕雪滿夢去越
山重谷水烹茶冽螺烟滲紙濃經冬人事減多
半為花慵

荅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東亭故宅昔曾過旋著新花剪舊莎簾遠頗宜
低度曲門寬兼得大張羅鳩巢喚婦真成拙瓜
屋隨身也覺多試問柳浪湖上柳幾回秋艸幾
春波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頓覺水沉麝幽香襲一湖瘦枝梅韻格解羞桂
肌膚月下高真夢烟中靜女圖主人無俗累花
性也清孤

水仙花

珠盡扶桑水作肌冷光真與雪相宜但從姑射
皆仙種莫道梁家足侍兒

癸卯初度是申示社友及兩弟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竹大許年
成老友梅開是度作同康但憑鬢髮稱前輩



覺聰明畏後生紫鳳檀槽香拍板聽未都肖水
泉聲

和僧韻因贈

山僧能險語酷似李才江坐久衣粘石人歸雪
滿窓看雲開竹戶會境寫花懂手把枯藤去孤
清鶴一雙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袖
在側

小髻催花發長眉帶柳來醉憐迴雪舞老怕失
年杯笑鬢生春暈禪心話冷灰一尊一板去村
舍幾題梅

穀日小集五弟春艸堂得穀字限韻

七尺捐酒杯一笑三萬六紅袖間縹衫烟水疊
絲肉花光薰冷雲溪紋緯春穀寧為去水鷗不
作在樊鵠蘆波捲青天高堂墮寒玉鐵板鷓雞
絃長歌倚脩目柳浪千本柳腰肢舞不足誕傲
貽衆識達者以為穀

和穀字韻



江波日夜鳴，頰綠眼底屏。山青六六茶，花冷萬
燒春。雲酒暈生腮，紅照肉先生。吟詩新履道兒，
童童硯，舊鈔穀只覺，營生讓怒鵬。未許甲飛奪，
倦搗水警風枝伴。楚吟濃烟淡月，隨魚玉鏡奇。
角險建騷場，徹夜燈花守魚目。規紅縷碧，推好
手入地搜天快，神足詩成佳。惡自平章除却，黃
穉留嘉穀。

看梅用前韵

海上佳人字萼綠，一笑會傾三十六。古來相女

如相士，莫使精神掩豐肉。洗却東家惡朱粉，不
御人間閉銷穀。一枝素豔倚蒼雲，夜夜諸仙返
龍鶴。騷魂冒雪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群玉氣條
繁，蕊亂高清引滑。時流妄標目詠物，寫生同一
肖。不貌而工神已足，孤山昨歲附詩簡。千里函
題寄不殺。

代廣陵姬用前韻

為在土作

低鬟柔就宮雲綠，麝裙曉展瀟湘六。揚子橋東
梅嶺西，歸魂幾夜銷香肉。輕粧淡抹淺規眉，愛



著生衣棄統殺一身飄落等吹花千里家鄉任
白鷓東鄰移去復西隣那得王昌與宋玉梅花
終作處士妻海棠暫試詩人目賣珠補屋是何
人方領長環窮也足但得夫婿不從軍同向沙
田種麻殺

集五弟春州堂

草堂紅碧盡離離輕熱輕寒正好時種藥且收
曾教子修花惟去最低枝窻間蕃舌聽言鳥堤
外風鶯看小兒欲與少陵添故事入春先作海

崇詩

看紙翫

等閒一葉破高雲一簇妖童十里塵便與富兒
償酒債不須更倩部仙人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練水拍平橋流連暮復朝都将花歲月收入酒
料條溪閣千場咲風柯十里腰玲瓏歌莫止面
上怕紅消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一灣澄碧一絲縷洗却平泉艸木塵溪上唱歌
隨孺子樓頭作客盡仙人鷓鴣帶月移西溪峽
蝶分花過杜隣白石青山從此始不將替帶惱
居民

二

溪光掩映暖紛紛漸遠喧囂漸不聞塔下每流
無械水窓間時有不歸雲糟壇屢建三章約花
社新頒九錫文一曲垂楊十里板醉中偏倚石
榴裙

賦得溪上落花

碧溪香重水鱗鱗飄雪回風舞最新欲止又飛
如照影乍開忽亂似分身愁深孝女江頭月夢
逐陳王枕裡人欲把遺芳付仙子任他楊柳六
街塵

余友黃鵠生與所暱相去二舍為置符以
召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
詩詠之

剖得銅符與小蠻一回和着一開顏香封字字



花題驛錦駢程月作關雲裏快呼王母使雪
中愁上藁砧山劉卽謾恨仙途遠流水桃源咫
尺間

二

蕊珠新節出仙官使雨召雲也不難油壁車中
呼小小善和坊東取端端江頭作押逢青鯉花
下移文付彩鸞縱使黃河如帶水雙鴛依舊碧
琅玕

清明

弱女紫綵篋藤花刺路傍柳絮風絮亂波淺水
芽香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頭茶與鮮笋刺
日待新嘗

雨中集龔名廿平遠樓

江千絲雨洗殘春瘦朵濃條取次新桐葉烟中
遮去艇麥苗風裡數行人鐘彝屢辨商周識縮
帖閒翻晉宋塵碧艸青蛙煩指點尚書高墨卧
麒麟

樓在石馬橋近王麻蘭墓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



書戲得猪字

柳瀾滴瀝潘春渠牡丹已老木香初黃蕉白統
蕝香廬唾雲沫月課空虛刻溪十丈雷不如長
眉癖支手自舒波折瘦硬結淺疎細如春翅濃
如猪書成詰曲不能讀牛鬼蛇神者誰歟天竺
胡兒解我書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苦瘦角詩容題函半尺封夜沉歌板怯窓冷印
香傭醪渴杯光漉燈分字影重若非文戰苦何

以約諛鋒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
者皆被落因及之

無翼而飛無脛走辰發幽都已南斗一九紅蠟
半通函喧殺青童與白叟珊瑚未盡鐵網慈霜
蹄暫蹶麒麟吼了知妍醜任瞳人未必臬盧真
好手柳浪千頃雪粘天月下窵尊花下曰隔年
兄弟校眉鬢面上浮紋添八九南郭種蔬西郭
田山前着屐山後酒少年愛惜等佛名今日公



然破敵帶幽窓日上簾紋紅絕勝朝參與卯酉
顛毛那許更烏紗花鳥雲烟共白首

四弟梅檀館即事

淙淙石脉溜春渠長日關門掃地居蓮葉漏中
傾研汁木香花底讀方書荒筠傍屋多藏鳥小
市通江易得魚洗墨焚香幽事了蓮莎增艸任
澆鋤

和散木韻

暖風吹雨澆花畦茶屏何勞問木雞窓下止容
三畝月門前親著一丸泥功名且自輸諸弟家
政却將付老妻碧水丹崖身自領黃柑斗酒伴
鶯啼

二

廢垣枉得作春畦幽客時來載黍雞蜀蕩細裁
三尺雪吳瓶遠餉一封泥全家過未封胡弟半
百高柔菜子妻蔬水雖貧聊自解幸無饑苦使
兒啼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百畝春蘭蓋碧畦玲瓏且莫唱黃雞青絲屐
鴛紋水紅袖頻麾燕當泥峴石坡前山簡客天
花場上淨名妻千枝萬朵黃家去聽取嬌鶯恰
恰啼

散木方鰥普不要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漢陰無侶灌蔬畦枯枕寒缸坐曉雞未許少湯
能沃雪也知狂絮不粘泥家鳧自伴龜蒙語野
雉聊為牧犢妻割袖今堪聽徵悔辟將黃葉止
兒啼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丹壚成砌藥成畦枉把刀圭事犬雞料得此身
雖曾毀辟如土偶乍漂泥寒山宛爾稱兄弟龐
叟隨緣示女妻未轉枕來殘夢了晨光又動曉
鴉啼

竹香

溟雨拖煙濕幾荒空階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
高寒氣洗盡千梢豔粉風深院鶴醒人去後孤
雲僧老鼻觀中松花栢子美相得纔有微芬也



不同

二

削畫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
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裡只消風引月夢
未唯覺水休雲穢材寫盡湖州派清冷知他聞
不聞

喜小修至自燕

時病方去體

藍衫脫却乍歸鄉心了無官也不妨客過試開
陳白釀病餘聊服地黃湯緩進舌底新朝事且

覓山中舊睡方拚取大甌與長管一齊闌入少
年場

竹林限四韻

百回經眼地倍倍惜高寒遠屋香成潤摩天碧
洗瀾花頭豐似頰枝底嚙如丸縱是酬名客頻
遊也挂冠

二

百畝亭亭綠風梢作意寒只如無市井長似有
波瀾適性琴三疊尊生藥一丸蒼髯白麈尾都

學晉水冠

竹林為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
主矣余頻年興作故復半以自箴仍用前
韵

閨人如郵舍夢觀意也寒年年山易姓事事水
催潮免作勞生計都無駐景丸東移復西改似
沐猴而冠

偶成

去去白雲層空江理鈞曾竹方曾受荆樗老不

堪絕靜悟競兼雀閒觀撲紙蠅辟鱸聊易米粢
却舊吳鎔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浮榮歷盡嘆膏花曉起方知髮有華私景道成
矜白日樂天老去事丹砂聊開小閣延方士拚
取深閨鎖夜叉雲外鬚眉烟外語一瓶相對社
前茶

甲辰午節觀競渡

平湖新漲滑如油十丈紅氍統樹流我有敝綈



三兩幅也符裁去掛船頭

二

碧酣樓下水平谿濯足池邊日正西橋上橋下
人如燈只愁翻却孟公堤

偶成

白頭學得一無成倦即拋書飽即行漸老始知
窮本艸多聞方喜讀湖明東家流水傾庄買西
角囊梢遠屋生擬與樂天為近舍借他歌板佐
鷺鷥

湖上碧酣樓落成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四脩閣子四度看
荷花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雅川徒自累白
首戀丹砂

暑中舟行入村舍借冷雲及明教居士

深林棗實紅沙鳥立陰中曠野雲燒日平川雨
洗風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漸看河橋上撰
攜有醉翁

二



拋却舊衫紅披蓑向此中微雲縹碧水深樹綠
沈風官稅粗能給山資了不豐撲頭隨袖手猶
可作龐翁

初入村居

割愛聊芟竹雜蕪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
前朝澗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恠者不
達小道遙

二

一泓松蔓路聊通曲木橋山空孤女嘯樹古鳥

王朝花入玲瓏榭溪分婉孌條不知鴻近遠尸
覺去人遙

七月六日

瞥眼花成實驚心鳥作橋婆娑正現笑齋沐老
僧朝薄月疏煙竹回風怒水條餘生施靜嶠轉
覺世途遙

山中

是處堪銷伏深林半沼臺水繞驅熱去月適送
風來滴歷松間路幽澄雨後苔十年前後事電



火與飛埃

山中限韻

山氣親藤杖花光耀酒鐺好風排日至佳月徹
旬明僧院碁頻覆田家座屢盈騰騰清睡裏證
得小無生

吳生貧甚所遺軼奇詩以送之

踏遍吳關楚陌塵榆花空對白羅春如何四海
袁居士偏遇人間憔悴人

二

謝氏青山入夢多騷人終是惱湘波白公有語
君聽取命壓人時不奈何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粹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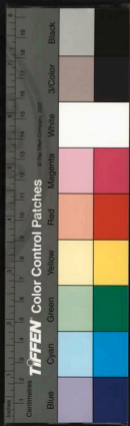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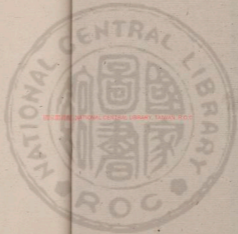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RU) P.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ub086 v.3



瀟碧堂集卷之七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覽



詩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袖予及
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一帆斜月圍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老至青山
為眷屬生來白社有因緣幽探處書成卷淨
侶年年載滿船料得浮蹤無定止住如竿影去



時烟

舟中望黃山

識面三十年登臨繞半次濡雨出層巖未嘗留
一字青山笑主人何事近相易墨濡汗曉屹數
畫他家事主人忽沈想為君構幽麗兀然三四
峰反覆無可記孱陵一萬家家立生翠倍速
倍高寒淡冶如鴉睡昔我登却樓微茫見葱髻
越三峽而南十里盡平地見培塿則喜何況發
姿媚見色不見山此是山三昧

中秋偕諸袖泛舟洞連

市地雲銷盡平湖絕點青瓊瑤天子月香水海
王城怒蛤排帆立神魚掣行山僧精觀忍一
倍發光明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
四偈示同行諸袖

少年學得颺胡神十地三賢眼上塵老去無端
呈敗醜倒持霜必與他人

二



流水高山只自聽白雲終不礙峰青會他一口
龍潭沫狂却金剛般若經

三

雷走星流也是遲龍潭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
牢籠取正是金剛出世時

四

棒頭有眼師辨取響裏尋文我不知前日少陵
祠上過秋花秋鳥恁如詩

秋夜宿德山絕頂觀月前此看月江上頂

有善卷壇

江月峰頭月清光說家多稍能增漱澗終是壞
嵯峨深谷高巖在蒼顏白髮何古來師善卷未
必解塵羅

龍岩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
感念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咲舉觥相樂
遂大醉

十年一瞥意蒼茫話到青山且盡觴免與泡漚
愁起滅聊從烟水決行藏聞吹玉笛翻新曲醉



倚天花入道場試去武陵谿上照頭毛白盡老
蕭郎

龍岩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中甚
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回巒頻轉映郭郭偏
生成溪盡田家出山迴又尋平遠峰稠疊起蒼
翠撲軒楹

二

閒即攀蘿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鷄犬入

層烟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屋主人心但了勝
作苦形仙

三

買足青山地幽回構屋居暮烟慈竹嶺秋水菊
花渠煉石為方藥磨崖寫道書丹砂如就得拔
去即仙廬

四

閉却層崖道人間了不知漁樵分氏族花果認
千支滴露新梧子叅雲老檜枝龍髯曾此去巖



總被閒驅使登臨也未閒霞光紅漲壁水氣綠
浮山適入雲岐路熱觀石面顏似曾經眼過想
像不知還

峇龍岩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
不得住故末句云云用博一笑次篇聊為
解嘲亦可作一段公案也

雲巖已是屬閒身高下青崖日幾迴看盡德山
好烟水只緣不是武陵人

二

眼前巒登任高低身裡尋身却是迷正在武陵
溪上佳不須更覓武陵溪

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脩感而有作
未亡亡去竟何悲勝斷坡公卽世時今日德山
峰頂上吞聲重作哭兒詩

二

山北山南累亦多愁緣不盡奈他何花源正好
深深去又聽人間瓊露歌

別龍岩超君御兄弟



青鞋不破武陵春
歸去西風一面塵
新葉山頭聞杜宇
余村原名新葉山
桃花源上別秦人
深村稻熟泉當戶
廢炮茶香寺作隣
可是無花無地主
祇緣無計得分身

夜深不寐起視星
文選成謎語戲別君御
兄

北斗闌干南斗橫
竹林今夕夢難成
願邀織錦天孫指
譜出陽關疊外聲

答君御諸作

碧水丹崖不自由
無因闖入會仙樓
布帆飽趁瀟湘水
幾處青楓黃葉舟

二
溪鳥溪花盡寄聲
花源無路只空行
陶潛老被漁翁悞
枉把青山紫後生
未許朝余不入花源

三
溪流片片疊春紗
紅樹前頭又一窠
寄語青門種瓜叟
種瓜先種枕頭瓜
未許有種瓜青門句

四

打疊歌鬟與舞裙
九芝堂上噓如雲
無緣得見金門叟
齒落脣枯髣髴細君時
五柳溪出金門也
九日登高河湫山

高閣俯蒼崖
下有花源路
料得避秦人
入山從此去
潭水洗山膚
膚盡紅霞露
老蛟扶瘦石
千古盤渦怒
溪上畫漁郎
誰識花流處
事往白雲新人去
青山故柱却
茱萸囊長噴
倚丹樹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
壁影拂船涼
和月和烟市
金山全水鄉
萬雲排鶴路
怒沫嘗魚梁
若箇垂綸客
漢頭舊姓黃

望綠蘿山有懷江綠蘿年兄

好在青谿曲
巖花石乳新
空聞流水引
不見綠蘿人
明月層層岫
烏紗面面塵
十年求道侶
能不憶仙隣

題桃源縣

開慶雲常至
僊來鳥亦隨
仙人成邑里
煙水作城池
山有容空地
溪無不怒時
偶然巖翠起
一



縣綠離離

八 桃花源

溪雨濯雲根花林水氣溫
鴉常守月仙犬欲
遮門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
人中幾甲子洞裏一黃昏

二

白頭丫髻子花裏去如仙
烏弄雲霞樹人耕芝
朮田庫年看紅藥生
尤在蒼烟認着鱸香去
翟童火尚然

三

花戶當雲闕驛門臨水關
何年騎馬客踏斷採
芝山古井沈烟霧空潭沈
面顏丘陵一變海一
度到人間

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從此分
看君如水影要我似
谿雲花氣熏崖戶霞光繞
嵩榻住來江海上鸞
鶴與相聞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青山憔悴故將軍
昔甲年平印水紋
受盡蠻烟與瘴雨
不知溪上有閒雲

二

行盡沾厓水上頭
曩疑方始得心休
閒驅款段隨御里
我亦君家馬少游

穿石

溪上望穿石款懸
如窺子石底望溪山
山山如鏡裏
平平翠疊中
一峯天矯起
淡與奇相值
幽絕忽無比
鬼斧鑿天真
刻意出新詭
一處幻玲瓏

瓏千岬燦花藥
虛室不受雲飛仙
無停趾
翠有地藉風
終古來遊止
時時隨落花
飄渡秦人水

水心崖

猗龍負巨山
一往冰潭睡
春沫與秋潮
沈盡青山
峴石層鏹水
光遞互發清
麗轉矜分瘦
妍生動各有
意我欲舉鐵
網拔出珊瑚
翠付與種桃
人置之花深
地他時携枰
來石上聊一
戲

桃花源和靖節韻

一筇叩烟巖
白雲今幾世
桃花不肯流
溪水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情遊竅開潭池亡撲散義黃廢青山一舍郵仙
家偶未憇白頭老黃冠爾手事耕藝呵呼隨里
胥鞭笞了官稅岫老鷓鴣斑駁淺琉璃吹日供
冠裳歸寧曉菱荷製緹想紫芝人膝雲笈相詣
洞府蕙堂深雲霞空凜厲天人一番旦人間百
餘歲宇宙何不有謾勞作聰慧迂儒飽世情俗
腸非境界紛紛辨偽真等為方內葢常聞列子
風可以駕烟外長驅入仙林徧覓心所契

桂花流水引

中記源梓庭山思華樓枕上夢
中如有香得命曰桂花流水

引亦仙家
竹枝詞也

華陽巾子碧縑環紫府簾前舊押班阿母庭頭
爭一擲醉中輸却小蓬山

二

路逢蕭史不回身風裊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
清格少但憑閨艷作仙人

三

袖却紅雲侍紫皇詠諧長是困東方乍來不識
天顏笑只道頻靈列缺光



夜深仙犬吠花關私過雲英與玉環天上看來
偷律重玉桃一顆謫人間

四

掃斷紅霞陌上塵青鸞白鳳集仙真吹笙搗藥
皆麝品要作蓬山罵坐人

五

關州筵前霞作堆花宮無事濫驅雷麻姑向說
水清淺又過扶桑看一回

六

東海群兒拜木公腰間常繫鳳籠絳裙一舞
三山去驚起扶搖滿翅風

七

光碧堂前催賜永少年天女弱腰圍而今花樣
新奇甚不用銀河織錦機

八

盡到朝元會上來春風坐遍小瓊臺閒聽春詠
輸龍語引得諸仙笑似雷

九



十

洗盡銀灣水作田全憑奇僻做諸仙老來猶自
耽兒戲弱水洋中泛鐵船

托龍君超為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雲石村中且卜廬憑君為買一峰餘全栽芝菊
為疆界盡寫雲嵐入券書門對仙童浣藥地巷
通毛女浣花渠聞中每愛天台去好與劉晨聞
屋居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

一溪纔順一溪灣一尺纔過一丈還船子已愁
箭括水兒童又掄帽兒山

此云黃山黃州必風
河名一箭河水勢

二

蘆花枝上水痕新南市東村打白鱗只在梁山
山背而梁山何苦不離人

三

武溪蕙翠獨稱梁正望黃山一點蒼三日風頭
兩日雨謝公昨夜拜梁王

黃山有謝公祠梁山
神即漢梁松也俗呼



王為

四

儂家生長在河干夫婿如魚不去灘冬夜趁霜
春趁水蘆花被底一生寒

送寒灰入叅上第訪陳遇卿

青峰只在兩眉間何事三回不駐顏信是黃冠
多俗品不曾俗却謝羅山

蘇軾三過山

二

玄編檢盡靈魚殘不載雲官與鳥官未識上真

真本末君行試取藏經看

三

摩肩簇綺佛如雷早向天門道上采為語別峰
佳絕處玉虛巖底出瓊臺

四

少年擲却做頭中老去常思箇裏人蔥嶺走來
無階地莫教踏着一微塵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
登高二聖寺用扇頭韻



昔去逢秋至今來送九歸菊殘將入枕綿老漸
裝衣定起書黃葉杯闌語翠微禪翁兼醉侶一
種不相違

二

竹裏將雲去窻間看鳥歸酒香沾淨具花氣着
僧衣老圃推先達星壇禮少微塵勞君莫問問
着與心違

服御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御
再至遂用韻贈之

千里勞君至三秋俟我歸柳殘多葉字蓮解一
池水逸格臨杯見新恩入路微雲山心摠在未
與宿根違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韵奉贈唐昨
歲出關

夷馬向東馳青袍傲許時袖中三尺雪夢裡一
竿絲泥酒呼鸚鵡披詩想荔枝武夷若再至為
我道相思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唐從貴竹來



滾滾飛塵踏蹄輪相伴居燭杯洗瘴月顏州雜
蠻書弔古悲無忌憂時託子虛蕉衫涼似水騎
馬欲爲如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克胤王以明劉純
之王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
成字

竹外閒風雨滿溝又滿城杯行蘭炷落話盡酒
壺鳴巷石軟蒼瘦寒花倍老成喜逢巖錄事三
五令申明

贊當谷七夕露坐

山亭漠漠冷秋烟只在懸藤古石邊眼裏何曾
離好竹耳中恰似有鳴泉稍開僻徑通斜月坐
看明河憶去年已水正長天正濶綠楊門外有
酌船

徐景履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滿碧堂集卷之八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送唐克廉赴上

蒼顏白髮克何成
醉裏酣歌指帝京
喜與中郎
不姓字羞從桃
簡覓公卿
健鷹每欲
辭韉去俊
馬唯須帶骨
行君過酒人
壚上看荆
高到底氣
如生



滿碧堂集卷之八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送唐堯胤赴上

蒼顏白髮克何成
醉裏酣歌指帝京
喜與中郎
不姓字羞從桃
簡覓公卿
健鷹每欲
辭韉去俊
馬唯須帶骨
行君過酒人
壚上看荆
高到底氣
如生



燈下觀荷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清娟知無敵，故麗實可憐。易方唯月裡，難寫是
風前。才子影皆好，傾城昔亦妍。趙昌真粉本，一
洗黛螺烟。

二

一片蘼花語，吳銷墨未成。何人工點染，添我作
湖明。月浪沉沉路，風香淡淡情。騷魂多念汝，夢
裡屈先生。

三

只與屏爭飽，全憑幻寫真。光能取影，葉葉解
分身。羣月思前世，松風夢故人。黃荃信好手，沒
骨有精神。

四

淡月莢莢碎，微風剪剪疎。折從樂大乎，寄與化
人居。藻葉菱文浪，雲官鳥紀書。烟光與焰水，一
種繪空虛。

五

舞影將流地，顏香乍可聞。玲瓏千朵月，碎瑣一



窠雲押以無絃韻吟成沒字文長時真箇兩成
恐近夫君

六

山中頻領畧得意是蕭疎半訪佳人後一簾溫
語初嬌顏生畫意蛇開悟願書離即成三昧起
超寔起余

七

靜語一堂熏兜統屢付君蜜窪捫水影游戲寫
風紋倩女暈時魄巫山嫁後雲莫根如滅却亦
可喚清芬

變體初從墨名家但姓黃空花新女弟烏有舊
兒郎画作仙人謎和成羽客方得生塵妄等一
倍感歡場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東陶孝若年兄

缸花吐盡醪杯重惜別綿綿話曉鐘雙鬢奚奴
肩繡裊一鞭驄馬出芙蓉但知作叙千皇甫未
覺龍鬚笑士籠寄語歐公門下士青鞋符過紫



芝峰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學
王闇然王連玉劉純之方平第觴其上得
清字

隱几牙籤橫蠹魚漸泐成花枝合范影騷雅一
樓屏租薄盤殮瘦人閒笑韻清蕪東香未歇展
限與湖明

閩省城急報

黃鶴磯頭紅染淚手殺都堂如兒戲飛檣疊騎
塵碾塵報書一夕三四至天子聖明臣欲于
胸臆決盡天下事二百年來好紀綱辰裂星絲
委平地天長關水叫不聞健馬那堪持朽彎書
生痛哭倚蒿蘿有錢難買青山翠

閩九月菊

殘黃疎白也堪憐舞向先生屋角邊一與清閒
為伴侶鬢香滿散厯風烟霜林已是呼先輩秋
蝶無因織暮年拚取家醪三百盞葛巾狼藉枕
花眠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瑛王尚父小酌
艸艸命窪樽秋花瘦滿盞題詩紅相葉坐語綠
槐根僧懶遲鳴琴鴉昏不過村開簾見樹影月
在橙蘿門

月下坐小閣

雜女笑吟啞疎簾委委斜酒澆清苦月詩澗奔
窈花影落回風鴈光分坐樹鴉侍兒供茗碗幽
事在山家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瑛韻

冠珥墮絲絃清言了不聞龜焦鳴暴雨杯香卷
春雲醉眼常疑柱顛書亂掃裙主人苛酒政起
立誦禪文

郝公瑛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白板與烏藤相邀訪定僧君言未合齒吾屐已
先登但省乾無事何憂百不能如臨幽澗水雖
小却清澄

二

幽院日清和墻苔與徑莎到來聞星少始覺頂



毛多病亦強人健愁猶勝客歌且休談出世入
世又如何時美在牝病

過法華練石

瘦栢多連架寒花半入餅山僧輪指語幽客倚
牕聽苔壁三年墨燕園十畝青茶烟細細起竟
日錄柴扁

夜話清梵閣限韻

蕭瑟葉滿窓楓落話吳江坐久枯蒲燈言深倒
酒缸寒泉鳴巖圓隣月影高憶碧橋方塘曲吊

藏老鶴巖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烟勢分層岫寒梢瀉綠籬鸞毳拔地洗龍羽撲
天降雨押釵頭重曉回个字雙隨根米灶舍燈
影入西窓翳日葉垂鳥敲風吹小瓦簷頭懸渭
水屏裏繪湘江曲路通斜閣交枝覆斷缸微霜
天女粉垂語梵仙腔椽苗知遺族漁竿識舊樵
染成雲泛泛可以碧淙淙自起操三弄時來倒
一缸主人那得比唯有鹿門龐



和五弟韻

霞地蒼雲濕垂天綠縹濃窓開生翠疊箔卷
烟重妥尾千梢鳳擊空萬部龍入風旗纛亂敲
月碾環從嶺谷迢遺律簫簫墨舊蹤高寒排雨
氣瀟颯冷雲冱漾壁頽藍水遮門浩碧峰湘娥
斑瀲灩莊叟藉于喁銅絲平欺栢霜髯欲傲松
橫分清偃蹇側辨醉龍鍾鐵畫唐鈎鎖麓村杜
刃鋒華書豪蔡格箭枯美吳儂碎影疏璃榻解
香珊瑚鐘他時裁夢薜蘿規製取芙蓉

過田我在鶴臺

小窓低檻綠氣盈門外車駒了不聞五畝池臺
三畝宅一停花竹兩停雲蠻姬借引樽前笑濁
酒催舒面上紋為語窮顛王老子殺人開口得
如君

看諸友夾

竹影風軒外楸枰石子聲暫憑閒胡度消却苦
經營烏情連花墮紅雲嫩面生旁觀亦自喜賴
是學無成

二
窓下欹襟坐無人
不看來時聞飛似
雨忽有笑如雷
得意天山捷
沈思槁木灰
經營定何許
九地九天回

初冬夜同郝公瑛龔敬本閑譚

雲樹蕭然丈石居
清壘通夜薦霜
蘆住言屢似飛香
屑往事真如繹
故書窓外影閒
雙睡鶴燈前于冷
一編魚寒花瘦
竹差相得白首承
明夢亦疎

風林纖月落

瑟瑟殘規吐泠泠
小簾吹偶然
低遠碧恰好透疎枝
冒藻勾華去
蘿烟塵露垂
歸想與去
離處處杜陵詩

二

輪淺虛籠樹
弓斜乍避鸞
一痕光淺豔
萬井氣森寒
耻作粧奩
喻聊為烟水
看江湖多釣侶
時與校魚竿

三



碎影平侵檻寒稍半妥輪裝幽未隱舍布景與
詞人只在風簾曲長依水石隣東郊西浦上不
信有飛塵

四

簾卷烟條重窓分翠疊澄詩要林處士圖請趙
吳興活景通千壑閒觀倚一藤匡床誰對話合
有韻高僧

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
遠而近雅作詩亦然余此詩從似而入意者
也何遜之題梅也似而意者也于美之章不
折來意而意者也李群玉之玉鱗癖癖可謂
工似然亦不俗如林處士之霜禽粉蝶俗矣
至云珠影橫斜水邊蘿落可謂意中之似若
李錦瑟草直誼而已如雪詩則云欲舞定隨
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火此可
與工意者道哉謂之似亦未也唐人詠月多
矣如云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深沉古雅
非于美不能至云暫持弓并曲番與扇俱圓



此惡道語也似而俗者也

夜話春艸堂限韻

刺日春杯醞消時芍管纖問風倚卷語備體襟
香奩山水堆脣角烟雲上指尖世緣如散子遇
著偶煞拈

二

螺子春生藍蛾眉老避纖祇宜供剪尺不可更
粧查時綉袖綠嫩新花出樣尖隴西見弓矢一
見一回拈

三

陶令情非治廣平賦偶纖鸞臺朝洗硯春艸夜
叔奮倦翮猶思隳村眉也效尖白頭伴毛穎灑
上亦時拈

喜蘇潛夫至柳浪座上限韻

入門簷鳥亂紅葉照青衫童子初馳笈花驄乍
解銜窺頭傾灑漱卷裡出巉巖屢舄贊音至秋
來信義絨

二



側帽花垂髻翻杯酒污衫
髻墮為佐領麈却是
兼銜話久風掀席恐奇
笋出養半官酬和語題
滿一封緘

三

小友呼藤杖微暄去皂衫
花頭當檻落鳥影入
杯街對日浮三鬢他時
老一巖曾未猶有紫佛
語口須緘

集方平第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率爾生幽意非關對水山
苔枝垂酒盞垂葉墮

烟鬟只此雙眉黛舒開一
座顏婆安醉老叟頂
領曲如管

却人來言楚宗事久未得肯感賦

皂囊飛羽掣風馳不道天
闕叫亦遲漢法自應
裁大尾淮南何意袖金
鉞黃蒿野望千家哭白
髮心傷一路危王業艱
辛二百載湯符九鼎綴
輕絲

二

塵頭飛騎竟茫然望盡雲
梭日角遙稅使遞來



繞兩載楚人機動已三年從知鹿死非陰地轉
恐烏橫欲暮天國體落規俱莫論老臣塗血也
堪憐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火避之十餘日矣兩
中集劉純之高齊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百里三回約無朝不晴未未曾離口齒忽已到
池臺酒病花銷去詩心竹引開黃蓍舊老圃莫
州去塵灰

賦得裙花六幅滿湘水

細簡勻勻疊長牆靡靡潤風回千級亂花逸一
拖寒洛水羅呈幽謝家練比看兩般俱死水爭
解舞鸞鸞

賦得歡場害馬

惡態頻來見清談事每差杯微合春客庭老晒
禪花過月長扁戶登山屢憶家每當歡飲夕三
五散如鴉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淺屋低簷下春花滴小槽著闌思蟹足話久覓



飛炮竹語調刁切雲啼猶狹高等閒歷寒暑頭
裏換斑毛

集小修簪營谷偶成

東家貸倭屏西家貸華燭營紫錯中冠歡場稍
穠縹虛窓浙瀝風四圍遮被襍涼月陸棄枝十
畝莎庭綠主人季次貧衣馬欣馳逐三秋客渚
宮百金倚吳肉歸未變羞囊風枝掃空屋微伎
列樽疊情侈歡不足幸有萬竿莖寒稍濕春涿
蕩盡管絃心豁開烟嵐目何處覓清歌微風憂

修玉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容所餉松蘿茶
碧芽拈試火前新洗却詩腸數斗塵江水又逢
真陸羽吳瓶重瀉舊翁春和雲題去連萑葉與
月同未醉道人竹影一堂修碧冷乳花浮動雪
鱗鱗

大石居小集送蘇潛夫得風字

底事心難盡窮宵說未終半槽平口水一葉打
霜風寒月衝煤燭枯林照粉紅別來元白語多



分在詩筒

代

隨例東門柳那堪折贈行早知雲易散何忍夢
難成小玉終無匹江倫只有情別來林處士貴
視買新聲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聞王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
肝肺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
堂老鬼佩變幻風雲新妖詭兒女黛古鬼哭幽
塚羈遊感絕塞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廢化工
有遺巧代之以覆載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
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紛紛學杜兒伺嘗任
鳴吹入山不見瑤何用拾瓊瑰

王回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侵曉三
弟來云回病且革以為戲也急往觀之回
奄然逝矣遂為長律哭之

道病猶疑詭那知畢竟非命輕徇粉黛形老態
甘肥事業憑膺立家園信手揮分身衝酒陣一



笑解愁圍黑白人人是恩仇而面輝半龍心入
竅輕巧語當機望節朝團社聞歌夜款扉乍未
乾鵲喜忽去飽鷹飛六月絞紋袴三冬葛縷衣
預愁耐少直不畏室啼餓而古堪搗薑耳頑耐
刺譏戲中無糝粒袖裏有珠璣世法猿愁檻歡
場馬脫鞵醉猶喧夜月死不待朝曦破屋連遺
薦寒蕭倚素悼一城俄冷落四衆半厭厭在在
盤殮滅門門笑語稀樵懷詩客盡氣運酒家微
貌熱人頻夢名輕鬼不感鴛已魂宛變蝶死蛺

芳菲猶勝西隣艾黃金帶不歸

送却公瑛南下

雪子落絲紛鳴濤遠送君夢回牛渚月書連敬
亭雲俗薄休懷刺交浮英定文王充如有論應
使蔡邕聞

和東坡聚星堂韻

凍鳥無語儘寒無晚起漫塔五尺雪穿簾撲慢
綴斜風插碧紗紅景幽絕醞膏乍澹紫菽生研
冷煤枯霜額折千梢擢壓鳳翅垂萬瓦齋舖烏



鱗噉近牆老鶴不知人却生覩覩如被掣月圓
三百沸溫瓶盈碗漚花瀉文頰高禪滿坐穩
床佳言街口梅檀屑楊岐偈子再三題龐老叢
鋒時一瞥東坡先生寫雪真不用煩言與喻說
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鑑

甲辰初度

偶然臨水見蒼顏且喜安身紫翠間老去無心
防白髮衆中開口問青山文書狼藉恣情看賓
客逢迎學語閒三十七年恒河眼試觀那似舊

滄浚

二

閒花閒石伴疎慵鏡掃湖光屋幾重勸我為官
知未穩便令遺世亦難從樂天可學無楊柳元
亮差同有菊松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
青峰

三

弟兄相對黑盈顛便是逍遙地上仙滿碧堂中
雲委地柳浪湖上雪翻天長繼古褶緇黃隊皓



高賦
蓋修眉水石邊不道為官無一可為官無此日

四

溪流疊疊逸山麻手植檉楊許大圍夢裡不思
龍尾道閒中聊弄鹿皮衣要圖麴蘖千回醉且
作檉榆數步飛濯足亭中人姓呂踏花晴過釣
魚磯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任運闌年光不識支千易但聞蠟梅香知弟生

辰至二十八番花一開一四麗詩盡古人書識
遍天下事家世安國學鐵硯工文字無射不穿
揚一往看聯聯屈指兔目花黃時甫再歲千里
宿春糧養就天池翅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州堂得文字

寒月高齋子鶴聞竹烟梅雪冷絲絲偶然筆落
珠成字誤被人呼鳳作群萬石厠膾香史冊八
苟杯杓走天文眼中紫鬣繼翮去任我南山社
嶺雲



又次三弟韻

文藻如今更老成風流人識小馮名
曾中早有吞牛氣卷上時聞擲地聲
五字詩催筇管亂一簾香散酒籌橫
他時得第煩天語幸免鞭笞及老兄

立春日偶題

此年閏九月

秋來喜遇雙重九歲裡欣逢兩立春
重疊也知天好事流連無過老閒人
山茶吐暈紅侵肉寄酒吹香白到脣
水榭一區微料理湖光趁取玻璃

瓔新

梅花

空階綠淨影疎斜戲把清枝壓舞華
老去已無兒女態春來猶愛典刑花
蒼雲白石長相對明月寒塘自作家
捐却麝香與尊酒幅中聊試武夷茶

二

瘦枝逸格總天真不屬東風誇旆塵
尚有蠟梅為佞倖可無修竹作同人
花前乍許孫登嘯座

上唯容靖節中國豔名葩
廿豈少祗緣無此秀
丰神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紳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八

瀟碧堂集卷之九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乙巳元日

湖柳侵街水接門東風緜緜澹微溫
久乘下岸無官韻乍着紅衫有摺痕
皓首頽頽俱入市碧芽新鳥又成村
婦來且坐梅花下倒却鬢黃四五
罇



上唯容靖節中國豔名葩
廿豈少祗緣無此秀
丰神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八

瀟碧堂集卷之九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詩

乙巳元日

湖柳侵街水接門東風緜緜澹微溫
久乘下岸無官韻乍着紅衫有摺痕
皓首頽頽俱入市碧芽新鳥又成村
婦來且坐梅花下倒却驚黃四五罇



外甥毛雷花燭詩時年甚小

玉立映澄壺兒郎洵美都看舍新豈蕊花引嫩
鵝雛索小頻過額烟粧欲散纏章門素業好付
與外甥盧

人日自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
蒿萊是貴著倚美是或兜冠佩是靜非杜門是
講非教海是釋長鬢是仙擁眉黛饒而枯瘠
林條而喧蒼閣蓬花即命歌遇酒輒呼釆一身
等輕雲飄然付大塊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
曠哉龍屈伸頽烏方外內下惠本介和夷逸乃
清廢

寄黃平倩庶子

任他吹霧唾青天割水求脂也可憐謗篋堪
助道品羞囊休問買山鏡金華直冷披霜入瑞
艸談深枕麴眠一靜一忙閒比較試思誰是地
行仙



百年身世付疎頑，只在溪花浪柳間。已分髮毛
捐白足，但憑牙頰佞青山。夢回已國雲千里，書
到城眉翠幾灣。龍不隱鱗真可恥，漢陰甕裏省
機關。

寄曾長石太史

天祿歸來且道裝，高齋八九瞰瀟湘。花前白恰
新雲亂，枕底青山舊日光。竹影侵溪朝洗研，柳
梢披雨夜焚香。故應禪味如鹽水，宿世曾為青
州堂。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
雷大作衆皆辟易余興益豪至于夜乃休
夜暖不成寐披衣聊起行一街絲雨暗半隙
燈明壁上烟黃穿甕頭照滴舞乾蓮與烘荷倍
覺有心情

二

天意蒼茫惡奔雷，駕雨風書翻入甕。內兒走匿
床中拍案山，公叫雷唇兒盡空歸。迷那用燭電
火照人紅。



曾長石詩未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湖上腰如許那能不繫人到門青李帖屈指求
和辰芻蕘抽蓼嫩旗槍戰火新雲山無處少只
少自由身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湖光搖碧柳拖黃青帝如何尚縞裝似與天桃
添粉萍聊同飛絮聞輕揚斜穿霧縷露鶯濕亂
蒸風鬢誰嫌忙擬寫欄紅深雪裡怕人誤作朝
川莊

苦雨

且莫問提壺春風一半孤暮雲帝滑滑曉樹語
吟吟夢繞飛花社思牽綠柳湖無方可醉得濁
酒生灰壚

乍情述懷

竹葉新時喚羽雛幽人情緒遠江湖偶因訪集
借縵侶久不吟花長白鬚社日雞豚誰社里醉
蘭荀錯夢東吳春來背癢誰搔得方外閒尋較
猶姑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坐柳浪遂
有三峽之約

寒潭水月澹鬚眉話到鐘沉咽冷時綠水攜來
尋和者白雲叔去贈相知閒耽碧柳新莎地認
取長林偃鳥枝謝容已堅雙履盡峽猿巫雨任
追隨

新晴

鷄鳴聽遠鐘淒清入寒嶠曉枕氣微暄絲簾
鳥笑花香乍襲人窓溽一痕照溫風淫露光塵
飲青天耀逸思如繫鷹繫解心澔澔出門見平
湖流水清而貌村醜白櫻杯沿堤呼所好

送惟長先生歸空途中偶成

板橋綠柳黃泥路曾是從公送人廢麻衫掃地
額沾沙蒿里一聲公又去長堤雨晴血滿衣
旆遙遙捲飛絮白楊無數鬼啼風三十六人唱
烟霧人生要死何用愁白日紅輪攀不住赤髯
黃卷懺他生結蕊清歌樂朝暮薄留風雅駐歡
場高築糟丘驅大怖一斗慈慈睡寶池大士心



許佯頓起少日倔強老更顛料公拍手卷羅樹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
令門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其末

蘭蓋坐銷紅長吟短噫中濺天車軸雨撼地石
卸風夢去雲連峽詩未翠掃空習家池上酒何
事外山公

二

山鬼莫吹燈羈心感少陵話中江渺渺卷裏岫
層層歲重千畦袖雲開九節藤聯床今夜雨空

對嶺南飲

泛舟使河

一棹碧蒼茫蕉衫碎影涼風音和鳥語水色與
天光岸老蒲根出沙平荻筍香萍輪何濛濛對
面即滄浪

二

禪板佐尊羹青溪曲曲迴魚閒知浪靜鳥喜覺
風來漠漠新雲樹荒蕪舊銘臺一番見高塚一
度使眉開



送蘇潛夫赴上

去去日華東，晴霞似火紅。
好辭杯底月，莫畏馬頭風。
謝客休耽屐，張融且豎銅。
緋袍白手板，魁矣偶場中。

遊章臺寺和小修論

飛塵冷冷消人語，隔烟暹雨洗青畦。
道風薰白芷，苗竹深存廢。鳴僧老話前朝，
霸業荒殘盡。塵名只細腰。

二

碧水瀉忙去，紅葩引笑開。
兔葵傷故國，狐粉嘯空臺。
古屋晴生菌，深房畫鏤苔。
松音與梵響，一洗大夫泉。

三

雲捲三分地，塵飛六國王。
自然歸滅劫，不必問巫陽。
古壘荒遺構，澄波照冷莖。
廿年雙屈指，頭白話兒郎。

四

碧渚新琅玕，入門辟影寒。
么絃將水聽，青黛作



烟看且樂時花盡休悲故壘殘南威他自美興
廢豈相干

平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金鱗拆日天搖波壯士虜虺鳴大蓋黃頭胡面
錦袂額疾風怒雨鬼神過渴蛟飲壑祝觸石健
馬走坂丸注坡傾城出觀巷陌隘紅霞如錦汗
成河妖鬟袖底出中冠白顛髻下玄青娥朱閣
玲瓏窈窕窻輕烟倩語隔紅羅北舟絲管南舟
肉情盤景促歡柰何雲奔浪激爭撫掌亦有父

老淚滂沱諸宮自昔稱繁盛二十一萬有相磨
西酋中噓橫戮載羅不西成女廢投琵琶費去
了官稅健兒半負播州戈笙歌沸天塵捲地光
華盛校十年多耳聞商禁漸弛緩努力官長獨
頰苛太平難值時難待千金莫惜買酒醒君看
至德中興後幾人重唱天寶歌

夏日同龍君超傅仲執蕭季星龔散木彭

長卿崔晦之小修王小白延舟便河得橋

字



好作烟林譜，微霞帶水條。平平鋪碎浪，速速出紅橋。天圻雲鱗見，江澄暑路消。山光與黛粉，一種是逍遙。

又和龍君起韻

白板赤欄橋，石根繫小舸。風傳初稻信，雨應熟梅潮。柳密暮烟重，棹枯帶蘚深。細沿無定止，只似野雲邀。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速水輕雲盡，孤桐野鶴心。消磨歸酒政，游戲入

花林。趙姊雙名燕，盧郎一字琛。龐公見亦悔，湘水錯沉金。

龍君起徵集，章臺以看花。臺為韻，偕遊為林。伯雨傳仲執，劉元質蕭季星。崔晦之小脩。

碧簾當烟出，朱華帶渚看。佳人吳笑語，公子晉衣冠。始覺歡場盛，爭言雅道難。經時覓快友，纔得許如蘭。



一笑爛雲霞青娥鬢髮華車臺新馬足洞口舊
漁樵秋水人人月春風面面花不同愁宋玉蕭
瑟對東家

三

天際颯輕雷濃陰潑比來葉中避粉黛樹底卧
蹲臺數點將穿屋移時忽泛臺只疑舊歌舞化
作雨雲回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婦鎮中至敬邑
殤其令子遂瘞焉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麻衫如葦別并宮那復哀殤容路中幸免西河
夫子恂稍存鹿博古人風腮毛換去三傳白相
葉歸來十度紅富貴幾何愁苦劇令人翹首眇
飛鴻

二

十年塵土故衣裳瞥見昆池舊景光無佛稱尊
雞足老與天融大夜郎王蠻娘乍隱漢花笑番
客遙懷瘴艸香秘藥如山砂似鐵試探何處有
仙方



七夕偶成

天上一畚一旦人間甲子周年不分黃姑織女
夜夜烏鵲橋邊

二

兒女紛紛乞巧先生老矣何求不用巧靈烏鵲
唯宜拙守斑鳩

病起新霽見月乙巳中秋夕也

病起初逢月雲開笑亦開雲隨殘閱去月遂好
懷來墜葉疑清露新香瀉綠暗冶心雜校淺仍

是欲然灰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高父謝道人小
集偶成

涼月下空踈蕭蕭靜者居休心花事斷忘蕪酒
舡虛竹外披烟鶴尊前帶子魚盤殮聊復爾商
略古人書

送君超兄還武陵

碧江波疊曉霜肥換盡生蒸細縷衣榴火爛時
諸彥集蠟梅香裡一騎歸精壇博社輕揚入鶴



侶鷗群自在飛，枉渚陽山憑寄語。道人魂夢又相依。

二

山水心清謝永嘉，斷澗殘石漸盈車。高齋是處鶴棲墨，桂閣頻令燕作家。袖裏新書驚燕子，卷中逸事困張華。烏藤白恰仙仙去，知入桃源幾樹花。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汪師中龍君超皆有作。

楚前有戲揆，凌巡角底魚龍且讓新。逆往順來吳道子，乍非忽是李夫人。宮城隱約琉璃國，冠帶飄飄颯颯身。水沫乾坤成壞等，空中風蔭火中輪。

二

華燈膏燭月玲瓏，聖手當場欲繪空。出像楚騷兼爾雅，返魂班巧與斤風。綠規綉折塵三昧，萬臂千頭小六通。喚醒人間石火夢，無情悲喜片時中。

三

造物聊憑意匠成，縱無筋骨有神情。木人自覺
機關少，務本輸他笑語生。世界認依陽跋海，鄰
封知近閩婆城南。詢童子，泰何晚，烟水風光第
一程。

醉婦口占示凡公警衆道人

不寐即狂歌，蓮花漏水多。醉來尋白足，定起喚
青娥。梵唱換吳肉，荷衣剪越羅。亦知風景熱，爭
奈老顛何。

當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蓋諸勝

十載青溪約，今番始赴期。如雲投舊嶺，似鳥念
高枝。藍塵仙翁井，苔深鬼谷祠。單將一喝去，拜
取布衲師。

二

一澗珠翻慶，千山玉照時。東衝西邁酒，橫版側
崖詩。僧老扶雞至，鶴驕帶子隨。掌茶與谷水宿
世也相知。

登遊遊塚有感作示凡公警衆道人



古塚新新道業原漢漢楓荷衣蕙帶鬼燕麥兔
蔡風頽疊高陵變分趨逝水東莫言空不得何
事不成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
之

童子語喃喃雪花打皂衫雲低天慘淡霜老石
巉巖怪鳥鳴枯葉空江立瘦杉青溪騎鶴叟聊
且附書紙

代青溪道士見招

青溪月和霜和冰發萬仞沁寒潭冷盡玻璃骨
青溪花傍水帶烟斜東曲謝蘭香西曲萼綠華
青溪水雲根洗清泚朝浸角里芝暮烹王烈髓
青溪雪萬頂千峯撒隔浦喚仙奴夜吞雲母屑
君之來採鳥笑雲為舟風為棹鬼谷罷談孝先
徒窺騷風與駕鶴知非君所好吾為君招赤城
之化骨及絕逸之髯君為我歡然而就道君不
來雲山慎

續經羅漢贊為黃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難指月觀起半滿字風起
雲流烟高石翠是沒字經諸佛所契

送雪照還吳

洗鉢焚鈔去曠雲倚棹歌離鄉吳語變入咏楚
騷多五老峯頭瀑三江雪後波履衣樓笠子袖
手看嵯峨

又代作

四載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談排嘿照獨往賤
多聞江面瓶心月山南嶺社雲逆風香自遠無

路襲芳芬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

霧卷復烟披嘈嘈話許時大和尋故侶莫是揀
高枝半嶺雲千態疎林月一規夜寒風泉泉歸
夢在天池

二

霞碧與山紅烟林繪縵中乍啼綠見月半妥為
梢風萬點鑄沙異千畦帶惜同莫愁三市若猶
勝在金籠



三

渺渺辭沙嶼
嶙嶙帶遠空
分行朱樹裏
送影入池中小
艇烟江月高
樓晚笛風佳
人天末許同
此照歸鴻

乙巳初度口占

南郭讀書西郭田
一竿秋水一湖烟
蟹歌社酒時時醉
不學龐家獨跳禪

二

白石青山到慶緣
月高梳櫛日高眠
無聞已是

慚夫子四十于今少二年

乙巳除夕

十畝負江田
婦耕已七年
稚松雲偃地
雛女髮垂肩
貝葉翻符綾
倚衣著屨穿
貧鄉何可戀
大抵為林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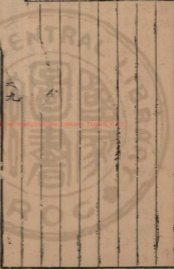
徐景胤元輝叅訂

門人袁科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滿碧堂集



二十九

滿碧堂集卷之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詩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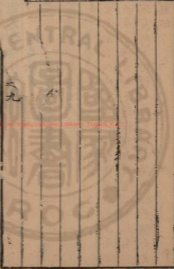
交游南北控成翁
忽地相逢柳浪中
細雨小添流藥水
落花時逐渡溪風
長堤雲卷千絲碧
高閣霞舒十里紅
七載東來唯頌酒
知君猶念老無功

滿碧堂集

卷十



滿碧堂集



二十九

滿碧堂集卷之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詩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交游南北控成翁忽地相逢柳浪中
細雨小添流藥水落花時
逐波溪風長堤雲卷千絲碧
高閣霞舒十里紅
七載東來唯頌酒
知君猶念老無功

滿碧堂集

卷十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倚李澄之王尚
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得心字時度門難後至此

數里碧陰森高祥靜亦吟赴花未遠澗聽鳥入
平林厯盡推車坂稍存繞指金浮塵都歇盡未
歇唾壺心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嶠歛復北上有姬
在燕也

蹄輪汨汨幾曾聞髮髮蕭蕭塵滿顏卷裏携來

三峽水夢中吟去九華山一江春月浮輕舸蕙
樹濃花念小鬟世態飽經鹹苦盡爭如婦卧酒
罈間

馬字

幾回聯絡幾回分整整斜斜自作群龍女波中
呈樣帖天孫機上出迴文長戈偶散平沙月春
州時盤塞北雲翔鶴驚鴻徒有語家鷄那得健
如君



長鋒短折布空輪筆勢蕭疎絕點塵萬轉豈能
無別意千行何事只書人青腰玉女霜前膽大
翻先生化後身浙水已江從此去溇將老健敲
清新

三

常時風卷復霞舒萬翥勻勻點點疎雲裡豈煩
蒼頡氏空中誰請典噴書鸞溪展去綉十大榆
塞回時載幾車毛穎禿未今在否月天試問老
蟾蜍

四

綉素無功法不傳我將封事達天邊青山卓似
含鋒筆碧霧濃如滲紙烟體勢已超鸞翥上契
書知在鳥官前明霞淡月疎疎見染取成都十
樣箋

五

瘦盡娟娟半欲歇分如釵股絡如絲千行寫盡
黃姑練一字題成碧落碑南浦逆風文破碎西
江披雨墨淋漓斜霧蔓引黃沙去譜出胡笳出



塞詩

六

暮烟劃月過瀟湘
流麗森疎綴發行
裊客辨米知半滿
儒生記去識邊傍
回波影出雙鉤榻
暮雨催成急就章
鳳鳥不來河洛隱
年年編錄為誰忙

七

秋風漠漠散毫端
謾道迷煙逗浦難
細去雲棲如界墨
密來星點似鉛丹
纔從夢筆驛前過
又

向造書臺上看入
夜幾聲嘹唳去
梧桐枝上一鉤寒

八

輕飄亂洒入纖濃
掛角羚羊那有蹤
鶴點紛紜呈惡札
鷹蟠險怒出狂鋒
征國每暗蓬婆雪
退墨虛留石廩峰
我亦頻年有蠹癖
扶搖猶可一相從

九

一行行起布青天
只在明沙遠水邊
孤點乍隨



如帶墨數奉中斷似殘菱鶯黃借與填新曲鳳
史頗為記往年英道書成無電燄江南洲渚有
秦烟

十

儒生習氣摠難除萬轉千番積墨餘入地也應
為帶艸化虫依舊作蟬魚江南塞壯難移性兄
弟妻孥摠解書一掃雲間狂蹟去研光千尺展
空虛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誌

把酒新聽百舌鳴蒼烟盡處看君行梨花雨漲
春流疾柳絮風香盡業輕寶劍危冠真國士高
牙大蠹盡門生秋來怒翮天池老不怕垂天化
不成

諸衲見過

閒即過來采衲承對酒樽袖中懷米帖花底請
離騷箔卷纏烟細窻寒石疊高簷家無可供誑
水與露毛

哭江進之十首 有序



乙巳秋聞進之兄卒于蜀余時伏枕傷矣
絕嗟乎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
進之死卅誰復有定中即文者已矣猶記
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
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
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
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
之粟何也進之雖然起曰是已後為余叙
故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進之才俊逸爽

朗務為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
其比但其中尚有矯枉之過為薄俗所檢
點者往時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
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亦不
意進之之去若是速也慟執卽君幸盡以
諸藁屬我我當為進之刪定藏諸名山以
俟後世子雲也往弟有錦帆鮮脫諸集皆
屬進之為序甚獲我心然彼時詩不通而
文亦散緩今弟刻瓶花滿碧二集安能使



兄快讀一過為弟叙而傳也慟執弟文遊
徧海內而性命文章十居其九至如寒潭
皎月透徹底裏如吾進之者指不一二屈
也進之有佳兒能讀父書可以自慰知進
之所未了者高堂白髮然魯孫滿前老伯
無大苦也中懷作惡苦不得佳語欲躬致
束芻值有邑乘之役素車白馬未卜何日
挽車十篇即君為我朗吟進之靈前或墓
前亦可鬼未必即通為讀數十回可也

石火乍飄紅絮絮四閨中才名巴子國史蹟館
姓宮洗海澄天月催芳爛蓋風不留長把玩叔
拾與虛空

二

案有君遺蹟時時動我悲夢中呼白也卷裏哭
微之骨似疑冰石心如靜水池大玄那得比屬
累有佳兒

三

一笑凌雲去高寒自少塵騷魂皆楚鬼平容盡



秦人作誅傾南國移書祖北辰斯文凋喪盡何
用死麒麟

四

偏是佳人少鶴歸白日鳴應劉臂早世異質竟
虛生雪澗寒當戶漁梁怒滿城憐才與惜寶天
似未分明

五

蜀魄悲鳴後巫猿叫竇初峨嶂徒有黛巴水不
成書女鬼行雲侍仙郎賣卜居浣花溪上叟情

切舊鄉廬

六

好手經爐冶匡時正老成文通才未盡元靜職
猶輕妖作長沙鵬帳空澧水螢花源留蹟處莎
州背增生

七

節節未余夢溪雲湖柳邊浪仙神尚瘦米芾鬼
猶顛花國恣題品珠宮任纂編閒時出諧史一
笑譚諸天



八
湘水濯魂清，絲絲蘭芷生。桃花仙路豔，薜荔鬼
衣輕。喜去朝虞帝，悲來過屈平。沙蘆村口上，夜
引瞿童行。

九

作者心良苦，悠悠世豈知。近排綠綺繳，取態任
斜欹。江濶無澄浪，林深有贅枝。向人言似夢，無
討解惡癡。

十

薄俗好檢點，因循媿少藏。只疑如豆目，未達似
空心。琴歌孤音絕，林荒破宅深。期君二百載，雙
字雙南金。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江流澎湃處，一曲是官衙。小邑城三里，荒垣市
幾家。斗湖曾載月，浪柳也吹花。踟躕真如繭，能
葉念若耶。

二

且莫聽啼魂，烟嵐路亦昏。山連內史宅，水到賀



公門曉月蘭橈市春風黛綠村箇年題壁履霜
洗舊苔痕

曾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
詩見示次韻答之

醉乘烏藤子自扶閒隨鷓鴣過澄湖一江浩雪
浮其舌千畝深蔓露頂顛且與青娥削白髮休
持五嶽換三孤烟巒好在清搖侶慚媿虛名老
顧厨

唐翻謂公安地恐如其否見吳志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雲嵐深幾曲五月氣猶寒月下兼花下林端更
水端愁來詩監押老至道遮關識得藏身計塵
勞也自安

二時西太史方外詩錄男女術云可得仙

勸我早經營三山海上城亦如憐素女其那忤
方平青鳥曾經約丹臺也注名竹枝江上雨難
道是無情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併
以為嘲



霞光猶繞菱荷水紅袖前迎速客歸玄鬢還來
猶可辨丹砂健後却疑非三山誓許鸞臺入一
鶴終隨弄玉飛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
多肥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嚴母余
不信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
且求消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
志之

積雪峨嵎路三年渺去鴻岷江惟有浪巫峽祇

聞風驚絕西僧語慈深太史簡予瞻定不死吾
已料天公

西僧來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西望嘉陵信迢迢半影鴻黃州元不死白傅已
無風小近臨卽黛新開鄂酒筒僧言真實否吾
欲讓龐公

後二事皆未僧語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
之魯入都歌以送之

瘴雨谿烟痕滿面去日拄風打霜霰青鞋踏遍



武陵山溪流不泛桃花片千崖霞綺繡盤盤自
是蔣人眼不見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裡黃金醒
後變宵寒枕上疊征衫曉兩街頭典行卷囊空
難買沙頭春一騎秋風走淮汴袖裡慵開北海
書匣中自洗端溪研杜甫南此李白樓屯圍臺
館靈光殿七十老翁健如缺駉場尚可背城戰
大耳紅頰酒百盞醉來猶枕桃花扇朱家門外
季布髡信陵席上侯嬴賤碣石天高晚月寒路
河水滑秋雲灑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

匹絹

附險韻詩

初春暮熱過靜者居限韻

花氣鬱春蒸下馬脫吳綾坐看網格下時有撲
紗蟬螿口與木筆非時聯作朋雜莖茁雁齒皆
葉被蒼藤聞蝶趁風廊香鬢沾其膺似彼青城
子夢亦戀花繒盆池供瘦石斜幌隱氈燈迴風
逆香縷棗裏青烟騰研丹窠今文時執裂軻曾
雲山刺騷士穠香惱定僧



法華菴同諸開士限韻

送雲歸老岫荷篠量幽潭古榻連池損癡禪著
健奈閒膠踏石屐小主探春驂竹路編龍子花
時過長男艸侵紅版谷蕉短綠天菴角焰抽寒
穗纏絲吐睡蠶農人占九九童子契三三溪鳥
藏深澗潤毛露浸鬚蹤經通老衲書額過精藍
欲訪東林去陶家借竹籃

又次前韻

恠石含斑蘚幽雲抱古潭茶勳憑水策詩理入

祥桑白恰紛春社紅衫過篠驂純書沈篋筒紙
筆付兒男鼯鼠全河飲蝸牛一殼庵有冠徒似
范自蕭可惡蠶瘦削山容獨酣沉柳夢三近烟
紅淡洵着雨綠盤繁香膝煎雲母溪光瀉蔚藍
僧來仲紙看一幅古魚藍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卧觀殘帖蠹閒撥冷池灰洗碗供梨汁分爐爇
芋魁雞斑穿砌笋兔目長官槐謝州吟三復支
堂看幾迴思深泉透石吟苦將衙杖敲敲冊膠春



鹵花箋汗晚煤鴉飛頻帶子鳩雨不通媒種藥
愁沙溢增欄值岬類茜衫官長過小服野人推
木壁塗番像丹房裂淨苔松青欲放滿自起箭
旁菜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宦網馳三面禪心積久灰歲功聽瓦卜天紐問
杓魁老蠹穿香節寒蟲叫古槐江花排岸出沁
水到門迴割裂窮已衍俳優畜馬枚沉思竭廢
井火語墮果煤子鶴難為父妻梅不用媒立窻

石皺瘦圍雨竹簾類花社僧參訊鷗都長可推
附舟求洞藥置檻養盆苔作意為農去湖田怕
長菜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苦發寒墟竅聞書折股釵珠雲裁月逼儂白絮
紅臂筆悞翻缸落金清入梵諧分闌時一賽驅
閻幾回徠古硯文全蝕廢鏞耳半埋泥耶多口
老閒引散花娃

卷中閱經示諸開士用前韻



乘急黍娘女戒急性聞叙香篆截河流一非刺
衆昏閭觀百喻經奇勝千存諧八十翁憐兒莊
語間設俳我願作書魚死即識經理勝彼火坑
予以身殉粉姓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谷限韻

骨交荆讓蕙氣交和水鹽魂交破幽石空天徹
捲簾十日九城題秋水高方奩鏡毛刺雲山巧
鏤百戈銘東風鼓翅竅發我小言唐兔角妍
嫩青娥突老髯櫻桃本凡品况乃經燻醺高枝

蔭寸毛貞名濫宮闈鑄銅哭瘦島一往何李瓊
搖頭缺優孟豎兒口可籍女態非瘦肥茶韻出
香甜瀉我傾腸波燒細如可拈應龍采高雲細
鬢舞盤噓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一室閉冷雪花月滿無鹽兀坐生泉石捐風吹
水簾花斑繡青銅夜吼紅燵檄言破塵縷厲
彼昆刀銘野夢牽壚落松寮麗省詹空潭侶水
影垂竿拚枯髯往往抽栗尾拾鮮棄其醜當其



爲發時叱旨排馬鬃秀句傳活水死語遭爽礮
騷密心恍惚玄子曰吃蕪異物乎今直時味飽
軟甜窮恠鑄丸鼎等以一毛拈尺水昂巨鱗吐
沫聊自驗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敷何社
中遂以為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斫紅裁粉竿作意綴春物長短稱身難貧兒貸
朱綾百晚貯虛空買破秋烟鬱莫似雜花林卜
菴典古佛會本詩以神法爲名曰雜花林

二

鑿地出方空日費十蠻力東齋招鷺鷥西齋捕
錦鴛束腹轉青畦園租雲母食墻屏列胸中日
夜幾雕刻

三

螺子洗春雲空塘緊瘦鵝柳烟不蔽條遮得鴉
雛不裁剪湘波紋蒼根刪古玉附僧覓紫綿筠
籠客西蜀

四



石鑄局春風蕪棘森戈矢閒雲不隸館任意遊
門審天花爛僧祇逼眼霞紋數縷水裘小蠻弄
茨亭薄母音樓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天女呈新頰寒梅著典刑
巖沙溫凍局擁屬讀
仙經蒼跡紛殘篆枝濤怒遠聽鶯
鐵卷似蟬蟲
窈宇如丁一國琉璃視千枝
發刃矧鏡開古水
照涎熱老龍腥漏跡埋番夾
寒澌結騰瓶
降稿木僧夢怯巖扁卧客全
肖螿寒姑早驗鶴

皓姿三十里清遠隔吳涇

二

蒼茫沉地魄吼怒峭花刑
壚冷荒菴講年豐
糴經王正書法首國令免
庸聽入樹占男女候
晴卜丙丁棟臺書破字古
繡結殘剛岩闌魂先
入水窻夢亦醒分箋疏白
事溫水護青玕撥闕
頻呵局思山屢啟扁歸
号耘舊圃餒矣憶原錫
欲訪佳人去寒舟閣淺涇

雪霏後仍用前韻



帝女倚花信陽官布省刑簾霜淋故額窓彩爛
殘經軋軋聲初亂烏鳥樂可聽題書邀寶月祝
面憶添丁薰帖防新潤磨烟散古硯茗花香後
澁艇子過時腥走樹波千溜寒梅月一瓶粉光
勻水市青黛撲門扁玳瑁啣盤鮑連錢玩小鏡
面暄酣白戰決口滄河涇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陰虛如不掃風伯有常刑樓閣雲初坼玻璃魄
乍經沙容兼雪看蠶響入泉聽近閣梅題選橫

江鶴姓丁詩魂將化石霜額發於刪河鼓呈天
練蛟宮匣冷腥夜光辭嶺蛤舍利瀉吳絜窈窕
宮腰圓倉琅帝子扁穿林眠凍咒觸葦叫寒鴉
濯足求清瀨剛腸惡濁涇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妖觀樂芒神荆俗乃不典縮頭亂牘中通身如
藏蘭面窓理瓶梅幽香度前編野心似綠穉一
夜遍春畎勁風破長雲飛片落如剪霜管刺春
容鐵心寄婉嬾信手抹溪藤霞舒而雲卷坐俟



山翠淡青天葉疲寒花艸與翎蟲作意為敷演
夢裡題玉泉枕上百迴輾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立盡寒枝影佳人宵不來揪帷拋斷夢撥蕩寫
殘灰南郭頻愁賴東林每憶雷樹晃啼猶欲雲
凍失丘魁江滄奔瀾疊山流臘綠顏精靈憑化
骨神力假于慧一掃狂靈去千峰萬嶺梅

二

積陰負故臘莽莽壓天來白馬酸冰渡蒼猊死
凍灰祝晴頻夢火詛雨詛鞭雷撥悶憑毛氏洗
寒命艸魁垂頭花擁腫裘絮袖籠顏看帖遮愁
眼噓天鼓怒懸青城隔帶水負我一窻梅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
詩悲之

寒花如古玉未出屢遭刑幽魂訴冷石怨入楚
騷經置驛報花安未曉心先聽夢到訊不到澆
炙瘦園丁雪心膠蠟帶亂結如頑剛安得鶴膝
枝一洗龍腦腥掃室待天女潔水貯空瓶枕上



見羅浮諸仙門反高菊格與蘭韻於汝猶鵝
絲紛誇桃李奚管渭與涇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素耕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潘碧堂集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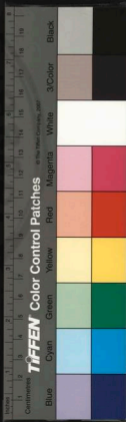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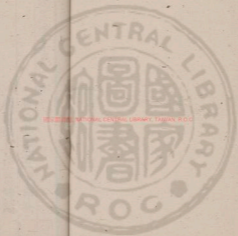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GROUP I.C.L.G.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706088) 64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石公素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御閱



叙

序高氏家經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
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
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
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



澗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顏吳不能設色也淡
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
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
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
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馮氏毋有文譽而遂
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為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
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
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
毋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

公之文笈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
如響搗其句畫是也而韵致非故不類公以身
為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
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
人或不至吾不至余東髮已知鶻慕公近者吳
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畫公及馮氏三世之藏吳
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為
令以伉直著聲聞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
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



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
廉公之生甫廿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
吳川自出機軸氣為語快博于取材而藻於屬
辭比之蓬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
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纖筆而蓬溪之後雲
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
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
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雖龍父子三世然未有
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
而恥言文輩為惡習獨馬氏能世擅其業噫彼
安知烏衣諸郎為史所豔稱若此也

叙曾太史集

嘗恆退之論文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
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矣取人
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
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
文昌輩猶有遺營其嘆伏以為絕奇不可及者
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



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說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贈及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咲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益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儻傷其氣不以法撓其寸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退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

為刁斗為樓閣叙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脫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蓋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



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
老衲所舛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
曰汝見登場愧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
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
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
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胥之歛也為政
者儼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史事嗟夫事誠

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
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
何也實漢者易楚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譽
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
物也經世之實畫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
士行為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
私猶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
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
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荊湖首



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
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
役宋之恥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益
珙力也使一甘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
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
生哀本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綠叢少襄
薨庫隸執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荆土
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者如繕城浚隄
興學積貯清屯恤鄰量於湖去浮糧等類皆王

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
大都惻悞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
以是見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
深山松栢飽歷風霜愈見道古蓋公之才識卓
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
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
僉晉御秩其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
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其實政于
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



公衆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取一編次付之荆廁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陶孝若枕中藥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也入思婦為藻于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

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蒼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歷凶革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



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僮夫而謝容無
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純綺終也唯云詩能
窮人大似有之管城題而牙善味一不合也氣
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繇仇
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崇三不合也有
一於此皆足以窮而況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三
朝廢饗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
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
年初于歆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

詩相質力運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
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
談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
嘆曰謝卽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
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主也有致窮之具而與
子瞻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
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
嘆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
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

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斫余亦從此改業焉

識伯脩遺墨後

伯脩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于一編而卧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焚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脩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

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脩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齋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為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脩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長林之下兄偕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



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
年山林花鳥大約依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
載夫兄以二老為例故以四十歸田為早若弟
以兄為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
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
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
槐子樓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證分派別若
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墻
壁可以入道大鑿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即
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魔也一切五位
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扁筴閉鑰以防盜
也而盜之竊籬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
而彼即竊吾干櫓以未故曰為之符璽以防之
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
或帛爪以示不可測而偽滋甚然終不得廢符
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謂符乃



蓋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
以為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為
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
知今之請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為古人
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蓋然百出
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
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
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
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堽經符
之始也中頗有贗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
之愈故畧刪其贗與其佯而複者要以天下有
道守在四夷雜符亦無所用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艸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
好方人處處覓方或畝蘭冊或田翁野姬或叅
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密
之證與不可救瘳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
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平歷試諸方無一驗者



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治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詎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編歷方藪備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為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

人者容予里善談陰陽生剋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為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廓牗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繩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剋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郝公琰詩叙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為贄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



詩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
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
之什即今之憲課也今代為詩者類出於制舉
之餘不則其寸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
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重而習之萃天下之
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造於
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
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執之沈宋也至太倉而
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為家太史是為錢劉之

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
不可勝窮矣公瑛為詩為舉子業取之初以逸
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
晚以刺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瑛年少
而寸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寸新故非逸
於詩以自文其陋者今所著詠懷詩具在清新
雅逸絕無贅語浮詞極他日寸情之所合嘉州
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瑛哉

張茂寸時執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寸張君時執若干求評余
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
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地也聞兒輩讀如聞三
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
佳若使余以為佳則彼亦故撰老錦非復入樣
花繡也余友潘去華為場屋老手往年官壘鄉
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
悞君君以今日之表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
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
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
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寸文請
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
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為非
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
則與其不知也寧為可知遂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奇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
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固欲死不得一薦紳憐



之曰是子雅數奇豈能崇人耶因茲名之一坐
畫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庭中人非病
則蹶無一免者嗟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
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
詩蓋窮而後為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
要不能厲人願今之為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
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石公泰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叙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稱善狩者不擇稼也是故擇物
而誠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氏非
臚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于張復之而華于
代者民非怙張而醜代也比屋而祀者猶是民



之曰是子雅敷奇豈能崇人耶因茲名之一坐
畫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庭中人非病
則蹶無一免者嗟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
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
詩蓋窮而後為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
要不能厲人願今之為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
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石公泰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叙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稱善狩者不擇稼也是故擇物
而誠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氏非
臚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于張復之而華于
代者民非怙張而醜代也比屋而祀者猶是民



抱積而從者猶足吏一日更其所蒞遂伏澇頽
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無夾險夾險在人蓋
余邑之病今久矣而餒侯未改始舉邑雜蕞爾
素稱劇一城如斗大江水利其址且半廬居繁
立巷陌凹凸然市盡冷先聖無宮邑大夫無後
宇郵署之積不芟溜不覆軒轅之使旁午於道
今日夜持手板不得休齋騎牧卒以充往來稍
不如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足得過胥
徒冠而域畦朱紫令詰之不游俗操悍快訟相

輒以穿輸公帑不以時鑄索之聲琅琅道塗持
籌者盈縮其類餌其半公家之藉不如令甲令
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提役里閭騷動滑民點
史倚為窟壑而提類削如故諸青衿覲其旁持
短長高步闊袖令煦煦然如慈媪之于孺隣故
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為余言前時有楊侯
稱能史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
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
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即邑中士民亦謂茲



邑果足以厲令雜室于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
措手也錢侯未甫聞歲數似之宮巖然官寺區
署故者更蠹者飾江上為層巘縱橫之縱者以
捍橫者以衛邑人士紳士之心始定市肆漸豐
樂入塵之曠以歲月至民供輸無追逮者耻不
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餘下備僑呼無他指
使旋辭者匿而去訟寔常虛日高春則已教衙
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向摘字商移甲乙不
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

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懼則以情寬譬之
其人乍慄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兩至
如舍供具侈饒吹騎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
指使廉得其實以治行眾聞于朝會漕使者亦
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頭猶昔氓也高冠長
裾猶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而窮奇之腹非
有厭也羈縻絡繹不減於前錢穀薄書不縮於
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燬今也熙昔為瘠茲今
為腴御影表維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為人豐頤廓顙精神舉體操
潔而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
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賢志
瞻舉邑侯有烏大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
個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
故無苛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厲之
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蒙爾
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邑益州
並倚高第云乎哉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帟者張甚郡邑之良注
而就建侯少年肅任事人皆為侯危侯笑曰不
然此蒙莊氏所謂養希者也粹饑則嗟人而粹
飽必且負嶠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
驕馭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荆
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却使者
撤下如雨計畝而誅討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釋
者哭於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



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論父老曰是釜中魚
何能為戒一切勿置且曰柰何以一小逆獲吾
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
聞之嘆曰今天下為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大
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
群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切隱吾務其張而
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
於小人而成于貪切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
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夾

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
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
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切倖
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為人豐頤廣額一見
知其巨擘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
元善次余弟宗鄧元善才識卓絕其為文骨勝
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偽
者余弟實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為師門之
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



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畧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為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既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駱犀之後官務百勝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剖烏士之執舉于業者盈庭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蔽者老者偃而杖者

蒼然集堦輝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法餌畧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圯者無不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蕪心也而吏幹若是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因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誦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語曲無不極情之所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誦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史事一道也



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為史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為篇章與有簡之文而復不暇故時執與古文詞叢載之則文病漸靡寔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為文飾之為史純尺之為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邃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載之者也今公仕轅而子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倨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弊而公亦若謬嗜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公馳一函見示云入秋不病病而漸以癯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起曰太守癯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國哉異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為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



者曩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
右禮樂其執行則天下恭教不行則天下塞非
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
得與長史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
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灶面而奔走之如其屬
親兢兢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為弟子負者
又多高心濶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
其賢者可以理諭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
難視馴百姓倍蓰夫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

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
而帥諸嬰以扛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
吾邑諭邑諸生畏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經以程
朱之脉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
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埤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
先師殿祀君毅然捐月俸議加脩構直指而下
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
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
儒秩饗者以為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為但自去

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
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
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錄他日或為校文
但不知措大運何日脫耳余亦以此嘲君他
日其為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
衿錄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忌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每與余
折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難去華未嘗不心

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蔽邑兩佳士其一為姪
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為余同門友故雅相
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為恨既官吳閭小修弟來
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識歲戌戌伯和弟森
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答例司關者與主
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
荆巖邑令維豐紳屬則猶唇齒也山居以來守
龐公禁不敢以一字通顯者故維素所傾渴如
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

余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催璫折筮
水其身而利其穎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
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隕域
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閩郡邑
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
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
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
尹者誦辟之古鍾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
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前亦士林之欽識也余
雅重之故特述以為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為關尹者若人而獨與今
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
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絲理周悉如攝之于髮
甫下車即除一切厲畝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
之若慈父母或者虞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
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
嘆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



操天下即操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衆府通
焉後之君子輕談其才于錐刀鐮鋸之間故其
術止于秦私羊劉晏而其究竟為士林之不屑
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
而其心近味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
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輒
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問托為舉子
案以暢舊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竅奧以至六書
四韻皆辨析毫髮雜紛龐雜雜之中而幽閒自

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
也操天下之密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于唐
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事實使君此行
試以審心籌所以復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
單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
禁其事向未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為今
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
矣光潯書聲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
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
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
也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為堯舜區區嗜好之
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
不喻抑心未審耳行矣仗君天下事煩君者不
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事單且暫釋
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
七襄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
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願蓋為一言以
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
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干雲薄露
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為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
孝廉弟蔚然就禁如花果之方葶椶榆杞梓之
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

天下之為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
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
指王父行為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
相禱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
數也屈指大人行為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
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為母氏者若干人也
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為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
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為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
門佳話也為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

族屬分三大支而長從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
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
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俦鶴峙
瓊芬蕙列又長支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
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
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以脩
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為長一切國課
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屣啾啾治辦宗
人以此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



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卽世家日益落母改苦茹
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別取上第撫異母子如
己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
貧好施不贏一粒一緡與諸啼呻者共是母之
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叙也
請以是饒族先生啟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微
斯實錄也夫閨房之權非文不傳小子歲之以
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
賓從飲飲極謹酒行無筭而退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
玉鋼鐵之資于世也而其脆為石蓋必有冲厚
鎮奠之質而後能孚天下之材以為世用菌之
生也以朝夕洋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
托者脆也百圍之木必于崇岡五年而一輪十
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椽榑之用施于朝廷而被
于天下故凡物之為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
大春秋者也余及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袞精



神炯炯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書也乃在強仕之後蓋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于黃耆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場屋老手托于堅而寤于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盡然一宣暢而其里千霄非一兩一膏之滋息所能校榮潤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恒驗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發遲

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為高陵喬嶽也獻夫為人開爽敏捷果于任而敢于言胸中有奮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為主獻夫之用母余以氣決之非臆斷也蓋天下唯至翁生至張山以翁為體而天喬以善為用故唯母之凝結乃獻夫之所以發舒也母女子曹而夫怙眾早言笑不出于閭以女則泮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而聚順以媿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為母顯儒以



母則式母蓋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
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蓋
于山之蔚然鬱然者觀之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舛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

卷之十二

瀟碧堂集卷之十三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御閱

記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盤折然猶未當山足
速公與而卷之宗當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雜微
徑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為稻畦數年前
忽秀白蓮一枝晏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



母則式母蓋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
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蓋
于山之蔚然鬱然者觀之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舛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

卷之十二

瀟碧堂集卷之十三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百御閱

記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盤折然猶未當山足
速公與而卷之宗當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雜微
徑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為稻畦數年前
忽秀白蓮一枝晏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



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啖則坐不
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為雲所蔽稍露半髻獨
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冶波鱗鱗西望
良久乃去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峰寺而上道愈峻青崖蓮谷匝疊而行絮而
粘屣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
絛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緜紅紫碧蜿蜒
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嶺怒而兀忽如憚夫之

介而相憚者曰鐵船峰數里一息羸崖而亭之
者五路嶮削杖而躋過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
石里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
盡梵剝出上霄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
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階下稍定乃上文
珠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烏雲縷縷出石
下綠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
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
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



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朝傑碑亭東下為佛手巖石叅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為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黧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畜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峰稜稜如珂雷聖僧導余入小脩從

山僻直度不鐫亦不礎壁畫石匝空而城廣博巖整適鏤調御菩薩像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峰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峰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僧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馱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鶴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



能翔言既肉翅張怒獸盤旋從洞口出光彩
燥地若有侯者二脩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於
蒼邃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為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巖幾處骨義倍膚
色何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嶽嶽轉快
至遇懸石飛躄下盪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
躡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為與性命衡殊無謂而
余頽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

昨指以為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
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寡絕壑一旦遂
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
巖石更道旁僧過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
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筇剪蘿躡澗中
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礮
空出坐候泉熟試厓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
獅子巖石骨拗折頽效已出互相壓而少避避
者遂為菴址緩船峰當其面紫鈔凌厲兀然如



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鬮困力敵不相下則
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鬚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
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子巖從下下不極則石
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
子仰視其巖巖與奇適相值豁澗近則鳴悲激
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為天池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曠
遊者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
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卷獅子下三
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
捧出之竟無酬其穢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
之左存小室撈而度然蕘齊甚僧亦無復居者
矣

由天池踰會幡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
已奔注吾胸如與澗友期將至測烏眇蒼履之
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與人三
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



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却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舍嶠鎖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壯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而壁而上歎息登舍嶠之巔長江泛激濁波一鏡嶠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巖或如蝕犀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綠莽叅積尺吳寸楚少烏霧作長風捲

湖而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與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樓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湖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觴方怒怒得平石雷瀉數十丈底規而末垂水潄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斗疊忽落為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雷落響震山谷聞



潭面皆膩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施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立必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惟或臥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咆澗研激噴毛泚泚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雜小奚亦瞑目佇視如與之間怒烏石遜消然黛岩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峰屢疊而下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睛於幽碧舌燥於叫愕踵蹇於企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偕遊者倦甚枕流水卧而暮色欲來以水澱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躡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之漚為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關不勝久乃



飲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
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
相質余曰詎扣諸泉又問余曰詎扣諸澗客以
為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義出者也今夫
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
虹飛龍矯變而為練漚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
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恠翕忽無所不有者
蓋為之也今吾與子歷舍瀑涉三峽濯澗聽泉
併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

賦幽奇恠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
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嗚卒然
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
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
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艸割人面少
進石愈嶮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
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
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
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

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
殊塔觀深溪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寨萬仞峽
風逆之簾捲而上怒馬橫東放西帶諸客請
貌其似或曰此蛟人輸箱國也余曰得其色然
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蕪公白水佛跡孰勝余
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
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縱開先來歇剎十餘里
上鑿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
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

汰而不宥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
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虜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
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峰踰吳障山而返

識廬山記後

發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
履奇與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
杉寺金竹坪黃龍潭赤脚塔火場慈雲嶺三塔
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
月天靜室淨業堂白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



曰康王谷三壺泉僧遊者曰漢陽王章爾僧實
方明空程生地主為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
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
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石公
泰予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
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
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

余適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
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河連接水光千里生平看
月此為雄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
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委卷崖綠巖日
有丘焉如覆鑄掛藏之根穉穉若瘦臂擎石而
上兩巖之凹為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
院踞澗後負高峰而面層巒蕙菁多古樹院內
外皆田兩巖相讓而却物讓為澗再為院為田
叢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為佛廬



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竒大辟如阿
房舊址是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
而右多芙蓉幽崖相蔽折而上即峰頂頂有善
卷壇崖柱盛開芳香襲一山數畝宇祭其上敗
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尤景意勃勃從烈日下
望里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仗有佳
士撤其冗室間為亭榭軒橋固德山一絕景也
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
徧覓諸竒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

可亭法堂洒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
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棹尺圍之萱亦非他
處所有也山後而陽山有地空濶河流漲其前
直見雄珠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
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為僧郵也
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
盡三日夜乃罷別後著煮火作蓬坐山中與諸
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請兩龍
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為數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
君超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
也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咸稱花源
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
命舟逆而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湫山次日
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遙兩霞石映綠潭甚麗
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

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
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激接閣閣間吞烟吐霧是
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聞譚余生長水
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
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耶諸衲不對乃
就枕

由涿羅山至桃源縣記

江上望涿羅山如削成巖峭綠疑將壓鳥從
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

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為浪花之天山南即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巖宮甚敞道士迂於門指數與僻處曰某丹臺某淪鼎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探魯論不覺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為之却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行路幽絕一黃冠簪筓皮白鬚頰兩頰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肩冠裾倚

揖之未數步弱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為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峰淡冶入繪觀前為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即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艸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雞一語遂以為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廬蓋不足道矣甚矣夫物儒之陋也出洞已暮黑是



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蓬窻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起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藻繖苞讓梁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倚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輿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主數十仞正側面皆霞辟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

五見拙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系漲倚繼令健夫引繩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為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雜棘榛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厯厯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峰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窻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起突出諸峰上根



鏡而却未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
南北穿如天關門高廣略倍山水如在鏡而綠
青縈白千里一觀真花源中一丸物也一客忽
歎有若莫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
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舡又十餘
里至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
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歛怒波澄黛蓄避相親媚
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
相得略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憚水亦

漸洶湧為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畦見水落而
灘見為仙人溪既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
泊于灘之濁石上灘昏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
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叢見水心崖如在舡
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
江岸漁網橫橫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峰骨
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
狀側如墜雲或為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
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與通古之極對而



諸小峰亦有佳色為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
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
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遠崖三匝而去石公曰
遊仙源者當以綠蘿為門戶以花源為軒庭以
穿石為堂奧以沙灘及新湖諸山水為亭榭而
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板諸山之秀雅非穿石
水心之奇峭亦無以殺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
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為余言靈巖及諸山
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

此中為第一義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素舛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滿碧堂集卷之十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碑

荆州脩復北城碑記

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為平滿為勻適今有人馬慕倖衣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夫夫費耶不然則病靡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滿碧堂集卷之十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碑

荆州脩復北城碑記

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為平滿為勻適今有人馬慕倖水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夫夫費耶不然則病靡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O.C.



時楚熊渠長子康圖向盟即今江陵疑初置始
此楚志以為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脩之考
史亦無確證然漢洪武載唐元和中裴宇瘞石
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
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于地中而猶見其
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
有所受更闡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
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
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為附贅無

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為快史斯土者議藉藉
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嘆曰夫荆國四達
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為具一旦有警無
寸險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
雖曰城其實壘也舊址固高為壘蜿蜒皆地骨
辟如戴齒于齦可以取堅今城皆窠田畦之且
漬葢盡于唇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容芟
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填城中不足
而何有此外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閭井



蕭條冠帶之倫悉滅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為
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求其氣是謂
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集祥此天地自然
之節宜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况
其無用以實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
徐公今守贊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
月日而告成以大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
制凡用金若干餼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
事念念皆經國長計抑邑失政無不舉一特

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
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校也撤脩則甚監
脩則甚督修則甚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
制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盡為三說以上一曰避
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間井以就高而公
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
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



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
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
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
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
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
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
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
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夫
為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

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
晏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
不可以需則為邑出錢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
損費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
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乎與曰
以狹道使衆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為出資以貸
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
疊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留而則能為諸祥且
於邑為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寶也是



役也興盈庭之歲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新修鐵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于莫夷我赤子蹂躪我城郭而水之害正等故捍衛之功比于折衝邑故窪澤割江身為都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回幾撼地軸白浪躍雄傑出居民里之搖搖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軋移惶起若此者十餘日

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為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淅瀝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蓋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村之水直衝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而雖高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為夢囂必且為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蟻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數十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中革而慈谿錢侯胤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葵積



舉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疴不盡其靈不止也
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
之無遷俸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為遂先
以提為請而革議者有數殊畝虞其廢輒欲踵
故撤侯陰恚之偕今丞周君壁躬自按行見進
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揚二提址雖微可尋
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提之一
翁冢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柰何侯顧
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為導可

謾也叱騶人後去與蓋與丞偕步荒村間顧謂
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即為堤徑行至關廟前率
曠土無半畝群輩以為神皆股慄反丈量之得
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
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
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為臺使者言狀使
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為出餽趣具議上而一時
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于上而難今出于下而
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革也



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
頻却大似南渡之踰踏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為
長城開侯又欲疏北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
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維甚重而無關
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為存亡堤與我民為存亡
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關外之寄唯
命則重余之比于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
之勒也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
亦然使天噉噉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
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
勝天下之為道者岐矣其道皆竊吾道似者也
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
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
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
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
儒乃有為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



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琴而為名法，
比而為楊墨道，而為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
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
觀所行，譽所誣，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
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
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濕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
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
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是聖人未
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

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
故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
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
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敬彼亦且樂
為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
安敢出而為吾害。唯吾自挾其道而與之角，居
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
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
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



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
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播天下皆皤皤然而
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
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
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
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
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
學公杞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
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彫飾已又出書儆

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衛道者與
蓋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
吾道徒為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冑衛
也夫介冑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
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
異戴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
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保聞之甚喜曰是
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
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



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赦
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肯
某得以文字溢其猷是皆不朽之藉也公名雲
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舜子今者持祠
黃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感惠不具
載以誌異日志規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訖其址宮遂遷邑頻歲苦
陽洪假持蠹過者屐炭蒸慮其壓則以孫木替

之又十餘年而替者蝕其半邑人相頌嘆悅竟
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縉衣緩帶
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縷而緝積塵而蔽邑之人
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緩其議
以俟天子之命更夫令鄉校雖一御其始蓋有
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
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稟
於天子外烏者避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
更今夫佛老之舍朝而祀焉夕而呼於市市之



屠估傭保操其典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
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微舊宅白居易
論奏以為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
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
之宮墻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
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為
治者政學出于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殺後
之人特以為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
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經而其事僅

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
為蒼薜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
是亦為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姱之節
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
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即
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檢無
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莫悅而不敢
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既成邑錢侯率諸薦紳
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



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御也則又曰邑公之
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
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
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
後之作者知其重以特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
宮墻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講蔣氏有記傳者以為天
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

商舶事與記畧同然撮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
乃東晉永和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政別有所
見耶抑偶得于傳聞而遂據以為文耶按記永
和五年有廣容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
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
遂輕是夕現像於鄧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
仰如睹慈母千象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
鬘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
三人導之飄然輕舉遂歸長沙後屬賓僧伽難



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為遠降此
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
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
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棘髮不可見字長沙
寺者郡人滕駁捨宅為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
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
以不可知為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浴國如視掌
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
形容不及為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為直無而

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
者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
釋氏幻誕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母代有升降
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
窮而靈恠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
曾於神故恠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
有祥雲異氣珮玦流宇之恠則天不畏地不有
芝艸靈木崩乳震塌之恠則地不靈夫天地非
故為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



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
典彝也聖未始不惟如儀鳳落鳥出幽躍魚金
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國亦世儒之所怖
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恒為恠以攝天下是
不然辟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
則人爭異奪愈難人愈恠使花而常萼花將不
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
賢之微旨也郡侯徐冕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
尼謹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母王政所
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蒞
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
其廢非區區為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
事余故不贅

席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為古尊宿也既而閱元
美伯玉二先生集徂徠道之始知為近代禪伯
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巖事之度其時皆壯盛
二先生既悠游以老去春忽若干歲白楊可棟



而師白髮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故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繻水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雜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為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為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摩耳巖穴而穿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為屋稍剪夷其積閣數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紫紫

如盤巖上蓮池二澗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絮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踟躕悲啼而至者不至希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為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里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摩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諱石豔雅韶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



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膏肓之著聞未有若師者
也然師務為密村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
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孺子金錢湯而至拒
不納有贈督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
山跌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為奇談
說學者賭其類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
其老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
巖間師貌甚腴頰陰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髯
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清健望而
知為有道會 慈聖出內藏金為師治塔塔甫
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
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
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
而志之今未暇也

徐景鳳元輝蔡訂

門人素許度無涯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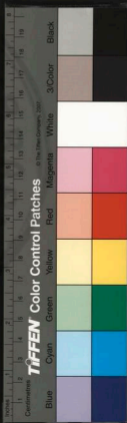
吳士冠相如手書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CL) P.O.C.







2005088 05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滿碧堂集卷之十五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誌

余大家柎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黃移南郡蓋武胃也至王父左溪公
行而族始著課子弟輩向業冠里中至余大人
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內者一籍
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黌舍之間者幾



四十餘人計高祖不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
羹三千於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
不能覓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
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
能道其略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
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劍馳怒
馬着鞵鞞承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寇盜數十
人怒領家僮格闘立斃之遇歲強則糞廩以飼
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

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
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為
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
夫門所交為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為貧
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舉進
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寤達知人
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為家乘
未果去歲使回大姑奄矣欲就枕蓐聞詳而私
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為正德



之乙亥歲十月廿長而歸于袁嫡姑丘嚴粟艱
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
長姑己亥丘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
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舉余封甫數月耳釋
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
二孩絕痛婦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
家偏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
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恸
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即世

二姑蕩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
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為
諸生有聲歲己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
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母之矣尚何言哉
歲己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為一開顏丙戌試南
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為
大姑乃輟然喜曰素氏二世無家婦矣余畢世
為素氏勞薪攻苦茹燥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
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
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
甚康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
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著數日爾妹冠進
賢拜床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
弟把書勝為之裂時伯脩直東華日講國本未
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脩諉事迫余
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
曹即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

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床下則猶喜
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計亦
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
樹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塊皆姑積
之筐箱而納之辟統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
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栢干霄翳日者皆
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
貧則憫之而已性忘人過非知有捐愆之義與
市德怨則消之而已憶此聖賢也冰霜以厲之



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
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
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捐墓
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
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
一為余父 勅封翰林院編脩孫羅五長即余
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
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
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

安道子曰椿年丘大姑子一為余姪士玉女一
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羅四馬鬣而封者三
中即王父其西則丘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志

科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
公而母別七歲失冢母丘母於封公母余大家
弱好弄挾瓦注走里閨酒後耳熱出所彈雀炙
之適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
封公止長一歲任家奴而公嬉狎如故性癖馬



鹿中皆良駒懸高賞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
弄間風聲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蹤踏齒脊鬚嘶
鼻語以為快未雜鳴輒起拂沐衣冠而立庭中
命減獲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飢飽芻秣而
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嶽齒而笑為人魁碩
長悍壯飲食日攜楸枰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
雙田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
一刺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
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

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丘姑之巖而封之
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
道乃搨菅歇秋而為之銘
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
荆之嗜黔技

詹大家曠記銘

余在抱即多病母不忍自有托於詹大姑恩倍
母甫六歲即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
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吳大姑



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為之乞休者三語在去
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飯緇緇為大
姑求福冀以白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
城隍額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白然
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
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渴却得改婦
未遲遂入政京絕授又不獲婦然大姑益善飯
闕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歸大姑白髮
攀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既事竣遂乞病杜

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
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
封公哭之恸謂余曰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
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已女以乳左手襁石
執水樽浣馬糞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
僮舍凡餅餌果菜之屬辱而出朝而飼烏朝而
出昏而飼烏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汝
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



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傳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
主而汝母即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兄
登賢書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曾復去
世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為嗟夫袁氏三世皆姑
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
肖孫宏道哭而勅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翁翁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
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為先庶子伯修兄總室少庶子七歲
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為孝廉既官翰苑遂封
孺人隨伯修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
稱未已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
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
妾媵以恩伯修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
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斷棺治鬼衣若遠
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
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



距丈許遂為之銘

銘曰原之右為姑若夫原之左為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溫而貞不媿姑也操嚴而潔不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歛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焉歛生怡是為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李文鑑公其仲

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為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為里閭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買私搆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返伯叱之曰世豈有牙叢壽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茅煖夜則鉛槧如秘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養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恟哭曰天乎奪吾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為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



業以詩書為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媪面而呼
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為
代償又買一姬幼帶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
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貸之合歡帶帛一無所問
有貸其資以贖者日走青樓中費蕩盡以居求
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
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
倚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
勃常有流泉連澗不願聞人間鶻絃缺撥聲也

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容先一道
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
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為儉素淳朴所餘
輒施修剝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
輒心違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唯誦極
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
時日不利奈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為汝等一
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携我入七寶
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即



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
年辛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掖州庠
生皆以文藻知名于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
余侶和最久異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
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己出先公十年
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妣文鑑謂曰汝父
母數俱畫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
是冠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庄而乞
銘于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
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夫那國之善士而蓮
花七寶土之祇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弄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
高祖妣水壺公建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
即德興縣戴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即解綬歸優
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母相於贊徙避
不常孺人佐妣為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



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為甘也翁晚歲獲享
耄期壹觴肅詠比于陶白者拜與孺人之力也
拜有隱德捐已之急以卸困至于橋梁舟楫便
即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僅力嚴慈
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
不嚴迨康子秋伯子宗卸舉于鄉里人乃竊嘆
曰是乃若夫婦所為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
生子某某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
而孺人卒是為甲辰春年若干歲定于先姑之

右宏道曰谷拜世出賢女康子之捷三人余家
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場于谷者也偶然耶抑
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為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或胡不耀之三光而叢
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符
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里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碑林



是夕建三聖閣寒月揚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
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寨也吾兩人乃復繼之
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
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栗
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
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
曰公暴卒余不獲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
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寺
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警校蓄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
之力也性寬厚和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
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
好古圖畫及鐘鼎五虫之宅花竹居半恠石枯
松纒纒几席間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
日更作疏題未竟椽椽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
不屑也嘗從河社使還見道上柳條孌孌公愛
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
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

林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與類噫此可與灑穀俗先道耶以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策舁所可言者公之粗述至公之自得處惟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舉于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為美譚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為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

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既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遷菴居士角巾散帶之朋亦髯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惟母壽僅五十三年殫指排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歲公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殤亦卒時己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悲恭謹事姑婢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己出好施樂善與駕却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



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牒甚謹委家僮善書者另錄一紙僮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狂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尚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也雖然安人恐將蔽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幼失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恻安人生已酉壽踰公四年安

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于某及女適鄭氏者皆庶出而次于某早卒炳聞于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持丘東山之原而余注為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實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于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翼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黃唐之言也以問素生



生笑而不荅既而告曰汝見夫擊堂而直上者
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
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
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母家了然
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
家以死自矢朝緝暮織為余叔督家政甚勤苦
拜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

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
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
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徒聞家之風可以愧
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暮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
卿大夫罕賀侯注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
誨不肯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



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
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勩諸佩不肖兢兢龜恭之
下車以來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為諸大夫辱
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戾之所以福我
民者先公持矩平戾剛之以程物居心淨戾規
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
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藥劑也
良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
下拜戾起謝未幾戾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

余唯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
顯君其先家于鄆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徙
蕙三傳而為滇少參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
珪珪生缺缺生儀即公之父公生而顯異夫估
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漸與交多名士
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
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
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舉場屋諸公每
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



之遊如唐君其鍾君其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
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為條利病及諸曹史不職
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恒事耳今乃
知學之所以仕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
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媿多矣鍾卒內召為
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恒抑抑
即年當耆艾每一遭及則涓涓落潑下嘗叔邑子
羨金有乳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
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聞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注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
夫婦幸得瓦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為君子若孫
燒也公佯為不知者而避之其既以振人之急
不自為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
之深也公雖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
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我余曰公之學不
可見見于門牆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
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揚王孫以藏葬而傳
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



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
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
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
二日卒子三長即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
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
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策名籍
俱長出名科名挂名柱供仲出孫女三亦長出
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邑東之鄧山乃為之
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該而該諸子滄滄者液如波方駛近
則四明遠雅若水平萬之後必大請普諸砥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滿碧堂集卷之十六

石公素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康西鄉闈

疏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為言
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
始與今聖母塔即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
士故舊事多畧而塔碑剝蝕盡遺事僅見統記



滿碧堂集卷之十六

石公素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闕

疏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為言
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
始與今聖母塔即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
士故舊事多畧而塔碑剝蝕盡遺事僅見統記



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格耳亦不知碑
為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慈文獻之殘闕後
來者彌求彌敬他日摩挲藏骨也焉知不為卜
筮者所奪畧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
釋迦也以兼通別圓判一代時救而教意盡以
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啟以十疑釋西
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
微言則鳥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
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

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
述也叢爾小邑生此大聖碑彼皆龜值浮木乳
而卿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于此
余及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
場宇堂厨之類費青銅持八十千合衆佛子之
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勉為之雅漸而
恆乃可成

板橋施茶疏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驅奔泉行人在道當其



炎則酸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
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馱
遊人踏沙而過羈絆之客傷風烟之損異而漁
光之為塵足也煩懣之時忽此一杯眼若闕而
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散泐其羈
縲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御傳餐之旨王政
之兩先也秦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
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富夏冬
三之二諸居士寒夾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
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
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
得不厲夫官為民策早潦正疆溢是官未始不
農也夫商為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隘貨是商
未始不末也夫工為民陶冶鼓鑄織紵創作是
工未始不繕也今夫僧居則辦道行則奉禮無
鉢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為應供為利生者百不



能一而坐而蠶戾粟者十人而九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為蠹國使天下之為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得者同比之方

維口最為淨食使蠶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為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沾孟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

大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為五老泉為瀑布巖為獅子文殊澗為青玉峽玉閣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蘇其與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



泗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嶮奇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卷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縷分身作十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人獨能說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禱者道隸其職同行教衲為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檀自惟漸鄂去匡為近又余友孟常兄弟

及吳阜倩在焉而揮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為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梵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者儻而濯者覽而汲者皆道此卷卷四雨則滯久則汲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積若膠段脛少者至磨討執其衣者一春常費擬二緡市人雜赤足其柄襠衫裙污浼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繼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饕殮不時婦女眺至見其



哲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屢故議者欲覓此卷
以便往來蓋非獨中衫者當惜其革至於閭里
屠估下逮膏粱傭兒女子護其禪而醜見其脛
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
已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蕘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
生補其亾通禪暨諸居士飾其積而飽蠹朽者
尚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

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因於遠閣既困于治積其
合力者不過兩三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
宰官謀為連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耻
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卿大夫之
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
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詔有舍僧有叢林與即次之地也郵有
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與掌理之人也郵



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僧舍則
皂而提者呵斥等於餓隸投逆蒜則震唯一鉢
又以其緇而覺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
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鱗不投一縷
故接待之難比置卷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
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譽令首詰奸
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袒逆者比比皆是是皆
龍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威時每數十
里置一僧邸而荆最要故叢林稱威今淨地與

民居樵而僧習為市已不復知雜髮為何事大
士之堂每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椀是
何今昔之懸絕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
命名于黃太史托于辻來僧某歛而粒之以郵
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荆之宰官長
者興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舍之業此其時也
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



席其期葉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
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
人募齊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即藉名簿
上其人為具供如法單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
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為之供故行
脚之人使之明僧舊有足額青平居士代為乞
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額而已則如前所云
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額易單明僧弱之

募建青門卷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
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基置而文章禮
樂亦甲中夏夫水繞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
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
其習固也往余為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
頂而緇者則群指曰楊墨稍長請于史書旁及
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與氏舌而是時士競探觚
業以飲時目故亦習于史及揮毫之淺易者士
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踈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



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亟蓋儒釋時出
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聖人
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精能談者揖而坐
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蓋禪室者遂
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
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
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薰聞
見與燕甘為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為修雅將
開禪舍以容桑門余頽其頽曰青門志里也且

以識下邑之文漸將止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獲
者見人投種則惟曰柰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於
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
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時碧樹與岡巒相
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
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
剝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蹟未朽過此則為



畦為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即太歲岡也寺本供
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
伺者知其不合民感於福田而躋寤於奧此下
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輝執勝妙喜曰
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為則如來以天為部辟則
臣妾域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
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
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為通
展為卿藪是在諸檀越取之曰子曰必也正名

敢為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強曰子名某世為
里中望族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修談僧御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
而姑蘇之王路菴為最余友死心適從越來談
未合齒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
川書各一通為贄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
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額王余令吳時贄諸
目山居時贄諸耳師來又復贄諸兩宰官贄余



不敢為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
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跋

環荊州之精刹以千數而二聖最古具異濟川
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有宿莫有知者余童
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入
也後讀五燈始知為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
者微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
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未姓名

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
予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予貞少陵之屬
稍名之已而蓋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
為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穎川
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
有茅穗油河事可為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
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為誰家封豨耕耨耘耨
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為鎌刃殞石者或亦聳將
軍呵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



碑中故不贅舊址為江所齧自拊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桀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不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蓋以速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庾而下諸大宰官容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超者使來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嚮累所以勅四天子於明

募作板橋

十一月杙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茲紅板輓不得方木糟塊圮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啟囊無偏無頗米者堂堂題藉伊誰曰東省即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經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傅
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為余言余笑曰是昔
為無祿足王國土今遂為慈氏樓閣煙水是同
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赴入燕
適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婦雲浮山願居士為
引其端於是石公為之說曰 師遊雪浪胸有
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伏維雲浮山徧吉所相
霞光烟霧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
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

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為法中特稽首大檀歡喜
是里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荊州碑所
載與統紀雜不甚合然震其名與其故蹟智者
為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
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利六而普光報本南
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夫
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剏造台



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
安始遷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
學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
耳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寥寥文采著聞不
得一指中間闢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
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頽久矣近
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
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為光復且
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他舍以告

素子素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
考之則可矣

善提寺跋

善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剎為淨今之所謂
剎者名雖精藍實則禽豕豕和也又其上則糟
血漫汗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
以奏淫哇而善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
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為引余曰
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



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嚴巖寶地曩曇現續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
家鄉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
伏大士光勳念即泥羣速不隔尋常以我念不
淨致彼却茫茫群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
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未權德山金聚拜空王
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鍾存古閣募衆若
烏翔菩薩生繡題溜雨馭金床行道猶不忍給
孤豈相忘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露電理歸
盡繁華夢幾場大足飀戟林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
雲物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持德山妙嚴關名
為毘盧設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
柯慈容現浴月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啟我以
無取觀觀處離林樾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
我我大六條金土恣裝捏花冠耀青髻寶水披



古摺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窮于臂慈父百
城間經塵無實不由推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
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逼辱陵城故髮大士
伏劍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泮沙石腥青
猶猴驟川波平難題紅栢碧軒楹鑄金冶鍊玄
宮成霜摧雨折歲屢東擦梁額上菌芝生行道
過者滄浪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鏡赤灰出箱

藍綿絲一縷沙一星毘沙天子作証明紅髯碧
眼靈官靈

題光中鳩材小冊

珊瑚為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
倚花立番鐵拄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把
棹披楠被天黑青髯白面盡擅越老去兒頭少
作客舊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駭杠梁不飭塗者死舊鬼嗷嗷喚



新鬼小人無和君子耻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
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車宅蘭死叢枯竟不得一丈艸深
樞朽寒竇池波湧車碾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
溜澱面髻堆灰談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
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澱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
柱蒿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談
介烏紗作檀越積露為波江可得東隣北里賢
相識山自銖怒大千伯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却
莓苔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
汚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于
井閭缸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
懸空盡赤鬚淨侶桴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



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爾余踵填彼飢壑仁
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蘭

書檀度和尚舛卷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為站過五里為黃
鐘堡有居士額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
郵徒一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
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
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
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

袁子聞而笑曰有是我明春入衛瘼當借教衲
過汝且觀汝新奴又觀彼土居士信根生熟如
何若果善人多也惟不佞亦願擔瓢款笠婆娑
乎其間也

髯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花塔
等山齊走遍諸宮與湘潭南中冠帶簇如雲誰
是堆沙老阿育衲衣三度放秋風又踏峨嵋千
仞碧蜀山銅鐵走華夷高柏林林同瓦礫是中



應有大心人索可傾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驚
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册

衆香國裏花深處鷓鴣迎陵旃檀樹子山樓北
色堆嵐中有峨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
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
洲渡二十一蕩肩摩國揮汗成雨秋成霧戶櫺
一鏡丁一縷板梓豫章頃刻具赤面修葺怒者
誰布金長者務相遇

雙田寺册

雙田開山自李唐雲焰推為瓦礫場萋菲誅祀
作雲堂鏡水不波菱茨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刺
株為佛如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頸腮不辨臂
怒張腰弓背曲色沮藏皺皮皺目苦薺裝黃面
老子面不黃雪山行苦骨巖冠爰有大心檀越
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淚傍徨融膏冶
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索囊
東村西社皆蓮鄉



滿碧堂集卷之十七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庫西御閱

雜錄

題出世大孝冊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
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
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巾冠
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



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
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當不勝彼冠中耶夫世
間冠中多矣豈必皆曾參我今之議僧者不過
曰南參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
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齋暮衛至不得緩席則
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踈闊矣彼三千七十
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使今之世有一
夫子者出儒者必議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
數百千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為

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巨也久矣道巨
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
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
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為
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
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九
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
安養為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



耶此即天如之執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
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既已
圓頂而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題澄公冊

澄公叅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
之高僧以止念為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
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
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雅昏沉冥嘿亦
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雅朋從爾思亦靜也求

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未始不寐也
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波而求之無有也
起而俟之金見九十沒而求至暮不得牧之父
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
兒因罵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
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既已
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其有
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詩有夢中遇老僧
謂予為彼公後身故來取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為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耶然坡公答叅寥以為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

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使急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葉澄公方請西赤壁賦余曰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文學究著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釘飯歡笑自茲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于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點弊而



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
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
為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
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未
報得魯鈍慈澤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
久之

題寒灰走袖冊

窈音云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
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
謂之任病有斷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
不下權設話柄說佛既久窠臼從生即此話頭
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効遂罪
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
曰不可學也子試為之盜踰垣而入穴聞及床
主人于方寤失物怒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
窘欲出不得私為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
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藝



為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
在是矣若自有之吾豈能赦若執夫先辨機緣
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叅尋有
年試以此求之

雲影字解

即明叔居士之別稱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
心也莊生曰吾之罔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
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為有物倏同太空以為無
物屯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

屨也少為為美人為蒼狗為魚鱗鱗似有魂魄
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窈何
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池
影雲即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
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
影上覓心則兔角鳥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
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紀夢為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葦十五白絮如丘積問



之曰王路卷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為此卷伽藍
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
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
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為當代
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談一笑有晉
人風騷壇之士儔為口實朱顛而後一人而已
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
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盡荒唐法下至薄技能之
入妙者若其實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西

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
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
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
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
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
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
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
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為
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于乳變而為酪變而



為暇明變而為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
儒大僧偽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
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
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
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
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
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為之識
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為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冊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精菴居士建明一
通又移檣并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背魁然也
今遂如削且它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憍長
為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為有漏因遇諸居士
得少卑初願今乃思名山遊持發匡山過余卿
之三茅憩烏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
之顛躡海而南放于牢厯覽齊魯之勝蹟杖策
日觀峯觀日出烏菴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
盆求所為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觀曼珠于清涼



禮編吉于大哉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眉
雪與居士談百城之緊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
載為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
邂逅何山余既魚服師而日黷恐不聞嚴亦復
不相識矣

為寒灰書冊寄鄧陽陳玄朗

邛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進過余柳浪膠
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為訊余告之曰夫二君
子賢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為一大事而先

師云朝聞道夕死可也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
者溺于章句縱有餘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
能孝能忠廉信節即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
朝聞孝弟之說而夕為蓋棺可乎且七十子之
徒其中豈有不忠不弟其人者而殆庶止于子
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
有孝弟外源本矣而又不信生死事大夫聞道
而無益于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
也死而等為灰塵何若會榮觀利作世間酒色



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畫之生
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
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軒江
輩出始能扶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罕擊
文武鐸以錚叫一時之聾聵而世之儒者疑信
相參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
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
之學脉絕而其脉遂在馬大師諸人及于近代
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于今所謂

頓吟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
不聞其語矣今寒灰于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
而儒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願有以益我寒灰又
言鄙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經內而心托方外
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
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袖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或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
來暇日乞字于余余字之曰習之談語云習見



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
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己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
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
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
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
畜習明以剛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
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
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
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
動智適沙彌擇地次尊宿處呼沙彌沙彌應諾
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
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
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
茫然處會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耶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
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于余余因字之曰明
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性即宗也教即體此宗者也俗
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為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
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
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
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于是閉其眼
塞其耳卷其舌疑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
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
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為參之也故先佛云一
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色身即眼耳內即

思慮也儒宗出諸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
物有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
天地位萬物有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
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
赤軸也不殞則不住不住則不殞殞與住似反
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
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住若此固知非
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
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



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倚後

往余為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窓花紅紫也成血
又云叢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凶者
形影相弔必至哀婦呼天而鄰母獨以不波殆
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乳杜海小兒女聞父
被收了無異色杜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
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可奈何故安之鄰母
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為方
子公婦年二十喪兩天今將六十年公手書其
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為識其後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素紳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20250101 10:00:00

國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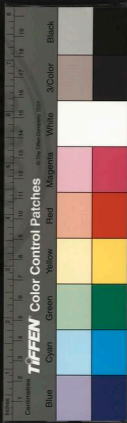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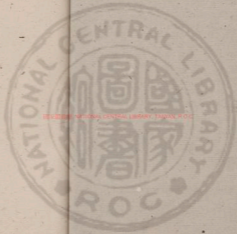


2025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2008.11.14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尺牘

黃平倩庶子

第以午節後挂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巖邃谷
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為最奇伯修素有
登臨癖恨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
過也海內道侶零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



可聚第此回亦欲入山後會遂不可知雅履親
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絕宦與
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
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
兄歸道也聞欲刻阿彌跋鈔於菴本有疑此不
難辨但檢玄裝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為後
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為後人增益非疏則
說也

顧升伯修紙

別時卒卒不及吐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
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稻田殿前後一片地為
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死有同夏
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
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即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
花鳥之寓目自辛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內
編踏匡山水石腹絕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為此
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尼才
識蓋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住



惡情態真不直兄一咲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北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別耳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無一可算者也兄有字有識又有膽獨道念未切或為眼中粗感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橫暢快無量始知學人不能辯寔決不得徹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語衆多以寄為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

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猶兄早自警發他日意也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欺也

龔惟學先生

某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鄰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晴頓忘搗冰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曛棹小舟以一椀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



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欲
負金放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偈和不拘聲律
聞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聞歲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為苦懸鞭撒棘浩浩
然如處花林齊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暖何恠
尊之樂之也然為歲計則願必世百年為主人
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
者之間課山水之興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

口即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某與遜菴翁負笈
先驅者也夫尊豈戀戀一官者哉雖然白香山
七十致奴自以為達陶彭澤八十日為令自以
為苦兩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某近
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
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
充餘則施之是為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
一分興作園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為孫
子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栢欲楠田則欲膏欲沃

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俸其長且久此無
他資有餘而心為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
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為矯談今乃信
之往曾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
冷舖中乞兒丐僧勸勸如雷吼而白髮老貴人
擁錦下憐乞一合服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
驗矣

何客部本江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王

泉叔堆藍山色飲仙人宰茶與地凡宿經由他
日入沮漳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走頭陀鬚
髮如敗草身若豎銅飲巖卧石語人以目不以
口者是必我也凡去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
不然與鹿麕同馱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
西人從匡山道上來輒問問輒無有不快快數
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



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
入城府亦歷歷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絕某
雖極承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
皙之佐史能遠若曩者之惟呼譴浪乎此某所
以未出門而先決且也觀至此得無捧腹而重
笑其迂耶一介之訊聊復申意伏惟照察

黃平倩

泰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况此山
奇絕其石則崑崙玄圃其宮室則祈年未央其

樹則孔明廟前老栢也匡山之勝以瀾以瀑其
他不當香鑪一峯五老差敵耳未知我肩真能
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
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緘魚於壑而放鳥于山
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持釋子戒口斷
葷血身斷治姪心中斷却了子孫田宅之想諸
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當事
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
道猶官也官有及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



兼得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誌訪冬夏則閉門讀書而已既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談之愈哉古人學道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隣里鄉黨則密必名山大刹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有不覺不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窮子恐南地寒暄不常耳

陶周聖官論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真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備遊天台鴈蕩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艸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閻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母事性僻而疎大非



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葺十畝稼田
已付之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薪仕途弟
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
不肯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
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為苦出門維
做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
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堂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雜家
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難俗亦

快也靜虛兄恐已歸兩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措
不知以何為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
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蝠鼠亦
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
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
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
惑為色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
悟入皆身見也兩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
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蕭允升庶子

海內交游如兄夫之於不肖兄弟有義夫世有
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荆萑之儔也氣交
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胡以
至此若兄夫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
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大
論難疊出足為千載一時曾未幾何而東零西
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射堂秋月有若隔
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
意尚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
株相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
下為園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
繞了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任
不則去亦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兄信我漫一及
之不可為不知者道也

馮尚書座右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且
慶且懽者無何而 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



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雅 主上獨斷抑亦
吾師之持願者潛而速也某殊慳緣不獲一親
其處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堪入甘肥場
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
唯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海內如師之愛門
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
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
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某獨何心能
不填胸剝髓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富

一官百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
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古轍謹錄
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比于誣談得師破
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
筆研人生精力幾何若為以有限之精神事此
無益之伎兩也即此是名根未盡山中人不破
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
此獨難捨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
春登太和皆奇真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



試海內奇山水計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清
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
鄒魯之勝坐日觀而扣雲采與師評天下山水
佳絕處以當卧遊此即某之所以上報知己者
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師典會典具
載謹遺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
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學似亦朝賢之
所許可倘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
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

裁之

荅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為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
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去而易解
不去是未嘗抹却語言也此即犯妄語罪若以
論說為建立易解為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
即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羣業乎居士何以
自解不解則無以曉喻迷人解則復犯語言建
立矣豈惟居士伏殺文王便是招頭矣故走謂



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留却且滿遣閒日
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即拈下記尚未成時方結
夏料理樛蒨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走非畏
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
易解數本今已盡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荅陶周望

藤床具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
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
復遺處徃尺以稽猛為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

課指猛是熱鬧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
走冷淡則難此通之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
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其異同處只
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疑
前畫不是而今要求箇是處此事豈可一口畫
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慶隨即劉統
今日之劉在明日又為重慶矣遊山若礙道則
啣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
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



求道耶

王則之官諭

別處十年餘矣亡兄春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
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薊絕不
陶周里是真實秦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
量也黃平倩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
卿王行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大振力參
究此事恨弟老懶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端諾
決尊兄往來南北當有兩邊實證據慶幸一一
示我弟雖不敏尚能剗骨滌血乞半偈書作持
未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馬蕩公案若
尚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
之當滿頭矣

王百鼓

每逢吳僧未輒首訊百鼓聞動履倍常則大喜
謂風雅道衰尚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
蕩取道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
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舛鞋錢也綿竹僧



以緣事入吳便致遠訊惟有以開發之一

荅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于五泄將留台陽普特以為後約
仁公既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
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修篁萬竿
頗足自快干霄之幹以障風露朽中之木以當
菴廬蒼髯之藤薜皮之石以為友朋此樂非仁
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不以為癖且痴者山
行注一路程本乎也何足煩大筆政復劉苞之

嗜明公或偶同焉使夫鄉里之士知癡而僻者
亦偶見賞于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也干
旋北矣野人卧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
為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畧形體以事
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辟
則王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
置小似羊欣書仁公何得遠奄有之不佞下里



雅語耳尊叙獎藉過甚將無蕉葛乘而古錦襲乎夫尹夫人之望邪也此猶以色却也今使夷光導而媒母御能免太冲之擲耶山居已兩月去城百餘里微來札亦不知板車之過谷也山資之乏輒爾饒足自惟無夷門咫尺之義而橫遭長者之施頓頽甚矣既不能長揖道傍隨諸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虛儀為將雅有北望九頓而已異日者或撰為佞言以歌揚休明是刁州茅之所以報耳不具

與歌中丞拜臺

往過白下尋翁臺愛至溘比歸山中欲具箋道謝而所謂致書郵者非山人則縉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侯者故箋竟不致不然其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而不為一言以通也某歸來無所事登臨之暇輒復吟哦如夜蛙朝鶴叫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燕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思倚據真壤間者要無足為翁道但公還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嗑瓜無益音

節大為發譁之資也。因舍親楊知事之使附上
求教，幸有以繩削之。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髻耳。問王
先生近况，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屐齒
輒躍，遂欲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
往往見，勸明年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
王路鳩村僧入楚，不能得祀棹，擬摘之一不佞
稍為區置，使獲蒲柳下村數十株耳。其實湘中

富室不能敵吳之窶人，僧云東洞庭有陶朱倚
頓焉，且與百穀為戚類，得百穀布施蠟花葵一
幅，未識可否。山房數窺望，走手一揮，便付去袖。

袁無涯

不肖詩文多信腕信口，自以為海內無復賞音
者。兄大為之梓行，此何異瘡痂之嗜，幸謹藏之。
真為不肖，護醜勿廣示人也。至囑至囑，戊戌以
後，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錄，寄附去廣莊及飛
花集詩各一冊，餘俟怡山還教之。明春當偕家



弟南行或得相從帝丘道上也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尺牘

答陶周望

細經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其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論人以定力之虛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



弟南行或得相從帝丘道上也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尺牘

答陶周望

細經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其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論人以定力之虛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



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
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人天眼目相
許耶白蘇張楊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脉絡也
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拏得兩餐饑夜間打得一
回坐便自高心肆膽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
擯斥乃至大慈中峰亦被疑謗此等比之默照
邪禪尚隔天淵若過呆公豈獨唾罵呵叱而已
弟性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
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

小修舊見弟如此商確亦以弟為弄蕩今不復
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錯走宗門
與教原自別派永嘉云聞說如來預教門恨不
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執羶而悅之者如蛆
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真可恨者也願兄高著眼
莫落斷常坑也令弟邸中相聚亦一快事與兩
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期故言之不得不力若
以為此懈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
順不敢復道之矣



蕭九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澁介不宜入春明門以是雖有便
郵不敢輒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
九方也以是舍第雖在門牆亦不敢以一字道
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
屈指十年之間故文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
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厭冷也山中蔣花
種畔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絲肉絕
響奇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弊弊度日然泉石
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
亦畧相當舍此無可關懷者也此近日未盡習
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慕以希懺悔

顧升伯官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長安也然
村鄉自乏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屬養允
才那得不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
意東下北遊念尚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
何歲月而隔絕若此假使再見亦恐兒白鬢黃



閣老矣舍弟感念殊甚此自仁兄交道弟亦不
敢言謝

金給諫

弟之懶而疎兄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觀弟
疎節濶目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
責弟弟為戾人矣然弟已自知骨態之不宜蔽
長林而嘯水石殆將終為龍鍾偃蹇甘與鹿豕
為伍則其人果不可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
蓋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世或見責之無益遂

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兄丈者
也請至此能無為弟發一笑乎新却人甚少年
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
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都不一言
又責卿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
足與言耶抑老髯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
前矣倘有便舟當備數納八峽一觀元夕後不



雨當了此願也又第每遊必挾多衲不知貴士
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腐膏肓因諸君子也
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着此騷雅不得致
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間第一樂
也夢寐以之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士山川勝絕人士都雅弟領想
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泰學骨清而氣
細求之朋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

奉塵尾周旋也做卿塗泥為市無卷石寸壑可
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網前施
我一架築地弟不啻如渴驥之奔泉也讀佳詩
及諸兄詩珠玉滿把去後甚追恨不即和柳浪
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即與仁兄同
鄉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
遺形去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黃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



以入賀里旋此紙亦常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
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
造亦與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
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僧兒市賈亦好雜花五
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趙諸公以儒而濫僧
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
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
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妥無遮欄無委曲
于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

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擔子勝去却通
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
日者寫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
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
非以舛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為近道也客冬
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
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未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



搗一千二百餘利益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
為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從舟北行入西湖過
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
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
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義果于
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易視天下人處
世者之深忌也昔蘇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
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
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閉則自不受瞞可以應

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為應迹而
應之者也如周漢漢龐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
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為濟者佛圖澄陸法和
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為濟者張子房狄梁
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鐵不露鋒刃又
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虧至矣化矣有以濟為
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
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
得過者比也唯實參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



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請寶錄
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
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
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
有則急以報我

荅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
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棟棟以
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
之別所則又痴重類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
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輩而
致之費之唯恐不著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
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若
增毒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
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
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為幸多
矣敢復僣塞不聽驅置邪弟行矣

荅吳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
不愛富貴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
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
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
不忍以此鞭弟使樂就非斗則可若云趁此色
力勉就勲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
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妄想也古人
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

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
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
弟明春持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
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
何

劉行素儀部

夏初附疏稿及短箋上仁兄求達竟為舍親蘇
潛夫所止恐箋亦便浮沉也弟拙懶之性最宜
山林而饑寒所迫亦時有元亮叩門之恥王居



士有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決意北
叢或得領大救也

李湘洲司業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
夢想如啖橄欖畧有酸氣至回味時却勝崖窻
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
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容也山尖秀
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
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為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

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冊
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霽
大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為惠多矣升伯
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
看竟乞轉致之

曾退如編修

新即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
固溝漁也豈能容許大缺網乎雖然南荒邊地
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盛醜何得此有



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獻夫道
足下當未果不弟且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
能割却被窩中惡愛耳柰何正欲寄訊適小李
蓬頭云持東見曾閣老便書一紙付之

荅費太府

叙記皆免屬紳附呈求劑其實不文豈能供役
又重之貶益惴惴焉懼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
自門下授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賤
士做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鴉唯其速

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荅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薜蘿林每焚香展快
清言彌日彼豎一義興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
將至典刑既遠西華道上頓爾落莫碑如息佳
木者忘其濃蔭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
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
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
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能為枯竹



嶮石不佞將班足下于王蘇之間世當以為知
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為雕鏤神情都失賴宗
匠力挽其頽高牙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
心里岫既辱遠就媿感寔甚六年夢想夫之一
朝殊惘然自恨也

荅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先行役已抹馬矣而先庶子嫂孺
人即世為之料理後事家改步午還延至今有
負門下慈命然入春即當北上斷游之殘豈容
雕飾抑堂上鞭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荅李西卿

弟三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
鮮不晤聚首不遠得諸兄擬挈此大事弟之至
快也梅長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
以邑乘見役欲為窮鄉少許張未免檢括諸吏
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
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來書云錯死了梅衡
湘此間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恐羅亦用他



不著留與世間照景而已兄根器如此何憂學
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
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裡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蓋八年所仁兄五馬身城而弟猶碌
碌豐艸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
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
之佳麗也然唐時為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
水歌黛與烟嵐共翠茹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
為守每出遊時分育徽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
以為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刺日東下為有
美堂中客也笑笑適敬年友李廉陶孝若看花
六熱附字奉詎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經始
犀林耳非有干于東諸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僧未珠玉幾滿棄頭青開函而齒弟及里
中少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
一笑也聞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蛾生子老



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
有秘藏術不則誑我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
復有斯人致聲表無涯濠中之魚豈足復救而
橫被之鱗也敝同年陶孝若聞令同社友也慕
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自識之

潘茂頌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際隔若此
今仁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
為書署魚鳥以為存民筋力奕格以為令甲自
分迂疎之性其為經濟固爾不中繩之擣于世
竟何益也家大人追弟甚入秋當強顏一出辟
之胡孫入籠豈堪跳躡或者剝狎之久頑性頑
革遂復見役于人亦未可知山居既久與雲巖
熱亦復可憎人情遇時燕鮮果取之唯恐不及
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恆態也

蘇潛夫

近日刺瓶花滿碧二集幾賣却柳湖莊計月內
可成帙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



矣住柳浪甚好與談兒話頭有著落不富貴場
中易汨沒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
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話似有滋味終
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
吾鄉有饗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遠呼婢曰為
我淨却酒注于饗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頌之
主人復呼婢曰注于洗却可急為某家送去饗
兒神色頓覺沮喪始知誤認以為有宴喜也此
語聚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

漢也王則之不及作書幸便以此字示之八月
初間弟當赴發往彭丹陽曹謂小修云若過限
當乞一病狀不知在本縣為途中也弟此一條
懶筋真難拔大人頻以為言自思入仕十五年
絲毫無益于白髮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夫
弟豈以靜退為高者哉一亭一沼討些子便宜
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為高則弟之服
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八春見邸報喜甚謂今秋社發可得合併不意
仁兄竟以疾辭黃平信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
病者然亦不確昨遣人于通途往訪尚未回復
果爾是天之厄道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
語山居久不見異人思舊遊如歲青山白石幽
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語雪蕊娟眉能為
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厭離已生唯良
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為性命真不虛也
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裁此高興不知何時

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
地披掌抑浪為請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荅鏡雲門邑侯

護境王竟邑人始無蚊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
讚歎不足况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
如田父老語農桑土音而已門下至此之作
又分俸以助其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
見督教不疾驅天氣向爽秋清為期耳不肖非
以退為高者只是懶筋不易抽出一慚不忍覺



摩詰斷案未易出脫也容躬布謝不一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媿之就李乃近時
佛國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
折之也以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鍊床銅
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鬚鬚于氣方有少分相
應也如何

答陶周望祭酒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

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及冷
無論他人信之即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
為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
弟舊日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
幾分切己若某某則物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
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平易實實與道
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為高而不散學清士
名流自以為非吾不能學道也而橋屬太甚終
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道者不學學者不



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
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抉聖
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
登進士猶為僧有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未
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返
吾故吾故吾出而真空賢真佛子出矣此別佛
之正脉絡也弟少時亦微見及此然畢竟徇外
之根盤據已深故尋變而為苦癖若非歸山六
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藏所在至於今日亦持為

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徇外者豈真謂借
此以欺世哉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
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為性命而其學則為的
然自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
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尚有不親切慶海門居
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字

數逢茗雪僧報問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
脫屣一官乎聞窮且微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



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澀不能出乎之素生
耳豈能發身而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
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
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
也歎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
八行以見平乎

荅曾退如

秋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真法
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

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鼻陶也凡此
論出可以解朝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
弟不惜為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與而弟猶
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
習為佞者也志序尚未見先兄傳已借華名作
之代大匠斲寧不傷指今附去請教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龜為之殊覺脫略然
諸傳非聞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做班氏及



南北史多于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
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為擬者已僻地
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雜組一篇逸事僅有
災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削正之

汪觀察

往附即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狂州也
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整
德位俱高東林蓮漏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
善僅乃能濟世踴躍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

行徑兄勿聞弟言使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已
容而寓荊者走清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
使君便可作郵并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
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
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蜜即檀波羅蜜笑矣

素無涯

北車已賸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
泉喜躍倍常深蒙睿跡之攀媿汗無地僕碌碌
凡材耳嗜楊之韻而竊佛之膚腐莊之骨而鑿



儒之目醜聞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
為徇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甘同其事
至於詩文平謬尤多以名家為鈍賊以格式為
淨唾師心橫口自謂于世一大慶而已而孰謂
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
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
日凡夫顧力過於吳今故成毀頓異但實地既
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
耳幸為凡夫道之執花滿碧二集寄覽又觴政

一編唐人舊有之略為增減耳併上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秦焯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瀟碧堂集卷之二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語

古鄧張五教明教編

德山暑譚

小引

甲辰秋余僧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
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
古棹樹婆娑偃蓋果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
茂密騶談如洗榭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
既絕標雜闕跡聞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瀟碧堂集卷之二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語

古鄧張五教明教編

德山暑譚

小引

甲辰秋余僧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
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
古棹樹婆娑偃蓋果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
茂密騶談如洗榭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
既絕標雜闕跡聞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



次而編之既遂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為之譜耶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甲辰冬日石公宏道識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惟聖人亦有可能慶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為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于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漲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



心則克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為夫子
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
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
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
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為明燒日
下孤蟄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
答格物物格者猶談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
今人盡一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
物格耶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
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
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
井以驗之然令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
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起于是非



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
文字入曰聞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
念故明即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
知此即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蒼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
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蒼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此知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蒼山
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

見蒼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願心地豈易平哉
魯子之絮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
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
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向當如何解蒼知法常無性
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
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
空一乘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住世間相



即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
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住解者大
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
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緣非尔久暫
如二人同在此睡眠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
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
分久暫耶

往有問伯脩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
者伯脩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于諸妄
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
病于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
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慈所來問者皆極細
事有何緊要答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
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
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



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慈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荅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因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問權教豈佛誑語耶荅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累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為不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荅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眼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荅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為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荅此



以定為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為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倘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即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為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未聞未免有疑是為不定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于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即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為某事今日

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即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于八種識內何屬真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為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



蓋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己之見
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御謗詈此土人此
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
可見怒者是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
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
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吝貪
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
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
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
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
昏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維持一切種
子而自體齊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為自然
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
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
八識為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邪答前六識即第八見不



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味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米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雜礙如孩提喜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真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真答七識以我為介既云我矣豈有我真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果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為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為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



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
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
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
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
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碍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
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
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
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
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爇火則不寒
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
七大摠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
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
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為趙甲則
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
識眾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



各各不相到。若兩個別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雜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雜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圖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問儒與老莊同異。荅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慶。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惡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束約。而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



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
所言絮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
理字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
理上絮去必至內欺已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
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
為理故去治稱速

一切人皆具三教儀則餐倦則歇炎則風寒則
衣與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
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
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
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問古來諸師何為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
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
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
已所能者為本等已所不能者為神通其實不
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



是及其後即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
人情可以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
人不可為道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夫難堪處能
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
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為天下國
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已鼻無滋味必
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洒洒落
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會嗔癡也因明故
有會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
恥搭糞豈非明之為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
用少不得處皆是一個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
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
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同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
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



初學可到荅譬之諸公長日在教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定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謝生多髻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髻不相干非要忘其為髻始得自在也即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為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辟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拈五陰光景為兩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子否荅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為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為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為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磨西來只剗除兩種人其曰齊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剗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剗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
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
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
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
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
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
者為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
女六根纖膽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

未其母骨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
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
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為有道理其實那
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
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兩常行略加節文使叫
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常不同如今吳蜀楚
閩各以其所習為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
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
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謂無一定之理容你



思議者人性執着道理束也有礙西也有礙便
不能出脫矣談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
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
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
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
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
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為
粧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

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使目為異矣問此與老
莊自然何別答這裡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護之不可思議耶答知者通其
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
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喻子極妙
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笑燧見
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切時偶有應酬未免問斷答如好秀才



落第歸來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于工夫上有點點放不處恐
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
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
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
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
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無疑
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于疾病臨身便覺厭憤如何平昔
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
得力不得力茲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
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雜悟明人有病亦知痛
苦其臨終亦或有厭憤者皆不足論蓋昏憤與
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
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
益甚况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
學道人如何亦德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



人此便是行險僥倖人三塗的種子噫自為己
知義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為門面者多
矣不如那魯憤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為病即今好
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
欲聞聲以至欲食欲永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
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
真欲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
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

推求渾身所惡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
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
自不乏人我嘗不取我只要個英靈漢擔當此
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
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
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邊捺者是
鬼關在意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



者是鬼關在行事上極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苑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苑提



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若透關的
人亦分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
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
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
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脩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才經綸上求
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為子決不可用有語
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
認渠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
有真辟如要北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
若本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
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
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竒過高是多了的若平常亦是
多的

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汚染則不得先生曰
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



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荅曾聽曰這箇是汚染不是汚染僧復擬荅先生搔手曰不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荅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服荅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筈破問從上祖師亦有死于刑戮者何故荅死於刀

杖死於床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

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著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豁光飲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

若遲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



TAFEL Color Control Patches

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于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為福始勿為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徇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撥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真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盡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



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
從惡此意羅旴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
自居小人甘心為人兩遠耶夫君子不屑為人
仗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
心為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
皆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陽明
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為說法

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為答所謂無為者非百事不理
也漢文帝稱無為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
武受賂金飲愧心此無為也舜放四凶舉八愷
亦無為也故曰無為而治其舜也缺問有效有
舉何名無為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
為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因即是自
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
為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



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惡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笑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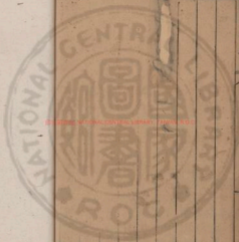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在甚慶譽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惟屠兒熱子開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晚涉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珪度無廷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